

钢铁的凯歌



www.duxiu.com

北京出版社

出版說明

“鋼鐵的凱歌”是北京石鋼廠史。分上、下兩部出版。本冊是上部，寫解放前石鋼工人鬥爭的歷史。

中共石景山钢铁公司委员会厂史编写室编写
钢铁的凯歌（上部） 费声福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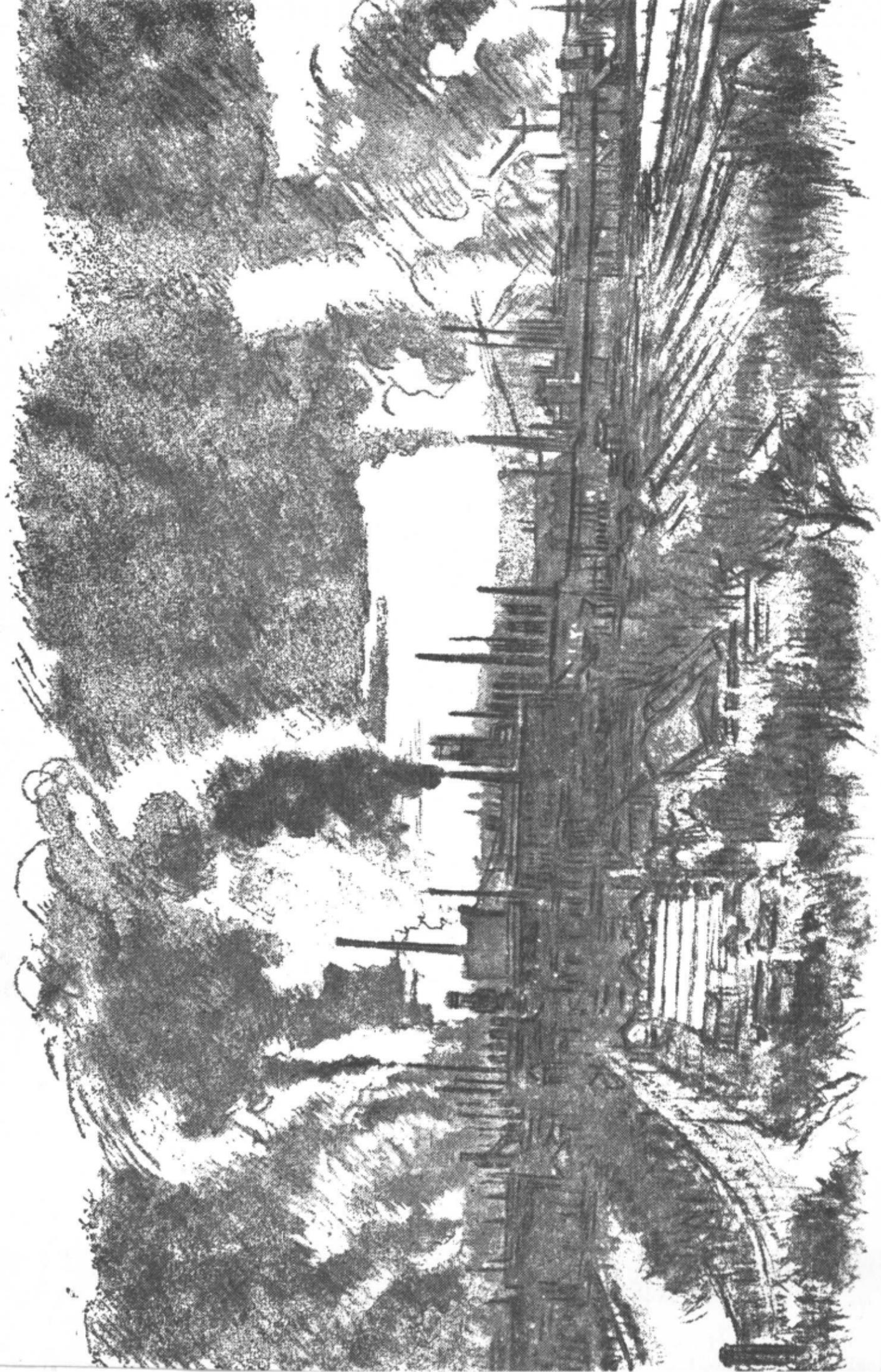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瀛海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 印张：6 · 插页：7 · 插页：2 · 字数：133,000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册

统一书号：10071·585—1 定价：(6) 0.69元



可歌可頌的石鋼四十年

(代序)

中共石鋼委員會副書記 趙煥然

在人民首都北京西郊石景山，聳立着一座雄偉的鋼鐵城，白天，數十里內，濃煙瀰漫，遮空蔽日；夜間，紅光燭天，金星四射，說不尽的絢麗風光，這就是石景山鋼鐵公司。目前，石鋼包括煉鋼、煉鐵、煉焦、燒結、中小型軋鋼、電焊鋼管、鑄管、機器製造、動力等十幾個生產廠矿和五個基本建設單位。在京西龍泉溝，有它的石灰石矿；在灤河旁邊，有它的鐵矿山。石鋼已經構成一個粗具規模的聯合企業的體系了。石鋼正在黨的領導下，沿着勝利的道路，以飛躍的步伐向前猛進！

石鋼，是中國首部的一個近代化企業，也是中國創建最早的重工業工廠之一。石鋼四十多年來的經歷是非常豐富和曲折的，它是舊時代華北鋼鐵企業的血淚史；它是北京鋼鐵工人向帝國主義和反動官僚資本撕殺的鬥爭史；它是鋼鐵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撫育下的成長史。同時它又活生生地反映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無比威力和萬丈光芒，是三面紅旗勝

利的史詩。

就讓我們回憶一下石鋼的歷史。我們看到，遠在一九一八年，美國賊段祺瑞就任命陸宗輿為督办，瑞典人安特生為技術顧問，成立了最初的龍煙鐵礦公司。一九二一年，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石鋼隨着就出現了黨所領導的工人組織和工人運動。在帝國主義唆使中國軍閥混戰時期，我們看到工廠的停頓和工人的失業。後來，我們看到日本法西斯強盜虎視眈眈地垂涎着石鋼，而終於在蔣介石這個大賣國賊手中，垂手而得。當時石鋼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几乎都過着非人的生活，这里有四个活埋人的“万人坑”，都是給石鋼工人準備着的！正在這時候，我們的黨派了地下黨員走進了工廠。從此，黨的地下組織不斷地壯大。早在日本投降以前，毛主席的巨幅像片，就由工人黨員帶進了石景山，毛主席的偉大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就在河西由我黨工作組對工人同志作了系統的講述。而幾次聲勢浩大的罷工，都在黨的機智的領導下取得了勝利。等到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企圖篡奪人民勝利的果實，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篡奪和反篡奪的鬥爭就立即在石鋼激烈地展開了。這時，全國革命形勢空前飛躍地發展着，美帝國主義陰險獰諒的凶惡面目，也被我黨揭發出來，群眾的斗志昂揚，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以排山倒海之勢汹涌澎湃地向前發展着。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第二條戰線的鬥爭也在祖國各大城市普遍地燃燒起來了。石鋼工人的鬥爭也日益高漲。在反對南遷，保護工廠，迎接解放的一系列的鬥爭中，石鋼工人都表現了無比的英勇和機智。

解放以後，工人翻身當家作了主人，在黨的領導下，迅速地恢復和發展了生產。在這樣一個七零八落的基礎上，僅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第一年——一九五〇年，生產的生鐵就比日

本帝国主义統治时期的最高年产量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六。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石鋼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企业改造工作。在改造企业的过程中，我們偉大的领袖毛主席来信了，主席对石鋼工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更大大鼓舞了全厂的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推动着企业改造工作飞跃地向前发展，迅速地把接管过来的官僚資本企业改造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思想、生活等方面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石鋼以飞快的速度得到空前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生产一〇七〇万吨鋼的战斗号召以后，石鋼的全体职工发憤图强，仅仅用了十四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年产十万吨鋼的轉炉炼鋼車間，永远結束了石鋼有铁无鋼的历史。一九六〇年，石鋼繼續高举三面紅旗，用最快的速度建成了三焦炉、三高炉、燒結厂三个現代化的大工程。面貌一新的石鋼正反映了总路綫和大跃进的无比的光輝。

石鋼四十多年的經歷，充分說明工人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不断地得到党的领导，不断地加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才能赢得胜利，改变自己的处境。从石鋼的恢复到扩大，明显地证明了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把接管过来的官僚資本企业改造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企业，才能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生产迅速地发展。过去，石鋼工人经历了多少辛酸，才取得了今天的丰收碩果。展望将来，我們又有一幅多么壮丽的藍图。

对于这些极其宝贵的革命斗争和經驗，是每个工人都應該了解的。正如不少的老工人說的“不知昔日苦，怎知今日甜”，

“回忆过去心酸，感到今天幸福”，从而给生产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我公司增加了大批的青年工人，他们尤其迫切需要了解本公司的斗争历史，从生动具体的典型事例中受到教育。使这一大批刚走上钢铁生产战线的青年战士，能够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能够以革命的名义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编写厂史，就成为十分必需的了。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石钢党委把编写厂史的工作提到党委议事日程上来了。首先确定了编写的方针和原则，拟定了编写的计划和提纲，规定了在解放前着重写党的领导和工人的斗争，在解放后着重写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用一根红线，贯穿全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党委又作了具体的指示和安排，要求在编写厂史时，广泛地发动群众，掌握多方面活生生的材料。要盘根问底，要高瞻远瞩，要能够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捉住时代的特征。然后，突出动人心魄的事件，通过典型人物的活动，反映出时代的面貌。要用形象的描写忠实地记述历史，做到“文”“史”结合，成为新的历史文学。

这样，党就指引着我们，使我们在工作开始的时候就理解到普遍发动群众的深刻的意义。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学们协助我们完成了最初的也是艰巨的深入群众采集资料的工作。接着，在大跃进期间，结合今昔对比展览会，我们向一部分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工人征稿，从征得的稿件里选出了重点稿。以后，我们组织职工的写作力量，根据这些初稿作为线索，找有关人员进一步座谈，直到比较深入地掌握了材料之后，再分别主次，突出那些应该突出的。其中好多章节是经过多次补充调查才写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这种逐步发动群众的工作，是我们编写厂史的依据，也加深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真实的认识。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北京市文联自始至終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協助我們完成這部厂史的編寫工作。在這裡，我們仅向市文聯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

正当我們編寫厂史时，使我們感到无限幸福的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了！以前，每当我们編寫遇到困难时，我們便學習“毛澤東選集”，現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更是我們編寫的指南。它給了我們一个时代的分光鏡。在这以前，我們思想不明确的，这时明确了，在这以前，我們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这时得到了启发。學習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再来認識过去的史实，使我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体会到更深的时代意义。

現在，石鋼厂史与讀者見面了。由於我們政治和业务水平不高，对編寫厂史缺乏經驗，錯誤和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讀者提出宝贵意見。我們相信，石鋼的鋼鐵战士們，在党的英明領導下，将进一步发揚光荣的优良傳統，高举毛澤东思想旗帜，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乘風破浪，奋勇前进，一定会創造出更大的奇迹来。更加輝煌的續篇，也一定会在石鋼工人們手里誕生。

最后，我們对郭沫若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題簽，表示衷心的感謝！

1961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2
一、石景山的故事	1
是怎样开始的	1
夺地	3
仇恨的种子	8
二、星星之火	12
团结就是力量！	12
工运的初潮	16
三、一幅黑色的剪影	23
不许出卖！	23
空头支票	23

第二章	33
一、誓死不当亡國奴.....	33
來了自己的人.....	33
火燒青葵旗.....	35
二、在黑暗的年代里.....	43
奴隶場.....	43
關出魔掌.....	47
玉蘭子.....	52
血淚的童工.....	56
深重的苦難.....	61
三、我們要活下去.....	66
借兵計.....	66
打票機的奧妙.....	71
焦爐工人大罷工.....	79
四、大轉變的前夜.....	90
万人坑.....	90
予打击者以打击.....	96
不給敵人鐵.....	102
五、勝利的序曲.....	107
帶路.....	107

夜襲鐵道隊	113
鐵道系連續罷工	116
第三章	123
一、曙光就在前頭	123
半夜里升起了紅太陽	123
一連串的戰果	126
偽工會——狐群狗黨的窩巢	131
二、抗爭的波瀾	135
反對排擠老工人	135
踐踏“薛疤兒”	138
砸汽車	141
三、“接收”大員的西洋景	146
猴子騙豬猡	146
連台丑劇	151
“復興計劃”的一出	154
貽笑万年的漂粉塔	160
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163
眾怒難犯	163
打倒“自治會”	167
黎明前的戰鬥	172

第一章

一、石景山的故事

是怎样开始的

在广阔的华北平原的北头，有一些山地，远远望去，红得出奇。宣化的烟囱山和龙关的龐家堡就是这样的红山头。好多好多年以前，劳动人民就知道从这儿采来红色矿石，用它染布、染家具，而更重要的是，很早以来，就知道用它开炉冶炼，制铁鍛鋼，打造刀斧犁鎌。

四十多年前，龙关农民拿了红石头，到北京当作染料来卖，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下的人发现这是大好的赤铁矿，袁世凯看到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就让他的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前去考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乘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候，便想独占中国做它的殖民地。一九一三年秋，袁世凯镇压了反对他独裁的“二次革命”，极力建立卖国統治，美国一个最大的鋼铁托辣斯伯利恒鋼鐵公司副經理詹司敦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古德諾（美国人）又到北京进行活动。伯利恒鋼鐵公司在墨西哥、委內瑞拉、智利和巴西都設有公司，是專門向海外扩张的壟斷

資本，它在中国找到的代理人就是袁世凱。詹司敦貪婪的目光当然沒有放过象龙烟铁矿这样的一些地下宝藏。

段祺瑞繼承了袁世凱的衣鉢，便更加露骨地向他的日本主子出卖中国主权。他主張：“我們應該將中國關於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國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也获得利益。不必支支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这几句话說明这个鋼鐵厂誕生时代我国工业的历史背景：軍閥出卖主权，出賣資源，卖身投靠帝国主义。

段祺瑞为了加紧鎮压人民、大力搜刮，自然又想到这个軍閥財閥曾經爭夺过好久的龙烟铁矿。一九一八年七月，他任命陸宗輿为督办，丁士源为会办，以官督商办为名，官股商股各半筹資五百万元，成立了龙烟铁矿公司。开初采矿运到湖北大冶代炼，后来决定在北京附近办一个炼铁厂。因为大冶毕竟在长江南岸，离北京很远。按照段祺瑞的理論：“我北方实力消亡，乃中国消亡之征兆。”那么，在他看来，只有在北方办铁厂，才是他扩充自己实力最可靠的办法。

当时有个国會議員李雅軒，家住磨石口，是个出名的靠山狼。他揚言要将磨石口建設成为模范市，所以把这儿改名叫“模式口”。他和当地的坐地虎薛厚田——綽号薛五的勾結在一起，想使工厂建立在他們家門口。借着建厂的名义，就可把土地房屋从农民手里夺过来，再使到手的房产地业，一夜之間，漲价十倍。这件事情就由李雅軒和陸宗輿一伙儿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軒杯酒言欢之际說定了。厂址选定了石景山。

石景山是个好地方。永定河水由三家店那边流来；京門铁路从山后經過；跟前的將軍岭多的是石灰石。东面銜接着模式口福寿岭和西山八大处。水源、交通、資源等等有利条件，都

是建造一个大的鋼铁厂所不可缺少的。

远在明朝的时候，許多王侯太监，圈修坟地，置备香火田，就在这儿侵占农民的家园。相傳武宗时宦官刘瑾就曾在石景山頂修造四大天門，試穿龙袍，演习过作皇帝的排場呢！現在，又有人想乘建厂这个机会，来侵剥农民，为害一方。

这时，封建軍閥和官僚买办徐世昌、梁士詒、靳云鵬等都成了铁厂的大股东。铁厂让美国貝林馬肖公司設計了一个日产二百五十吨的炼铁炉。所以，从工厂一开始，就規定了它的官僚买办性质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靠关系。

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十月革命后，“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时，李大釗同志就高声欢呼：“試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此，馬克思列寧主义越来越广泛地在中国傳播起来，經過一九一九年由中國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显示了自己的威力，說明了自己是历史的主人。在自己的先鋒队领导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在最初的时刻，就給这些独夫民賊們掘好了坟墓，准备把他們当作历史的垃圾来埋葬！正在这时候，北京石景山剛剛出生的工人阶级也正以自己倔强的生命力，开始了斗争壯大的历程。

夺 地

一九一九年二月，官家要占农民土地的風声愈来愈紧了。

一天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苑小二背着一捆駱駝草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来。在平时，他总是很晚才回家，好多割一些。而今天，却和往常不同，他早回来了，他一放下草捆，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屋里对父亲苑大邦說道：“不好了，我剛才看

見咱們地里插了一些紅白小旗，還新釘了一些橛子。”

“是不是官家來占地了，快跟我一起看看去。”苑大邦不等小二說完，就拉着小二的手一同向地里跑去。

傍晚，父子兩人回來了，苑大邦的臉色已經變得蒼白。小二的母親和奶奶早在門前等着。

“真的占地了嗎？”苑大娘和小二的母親一同迎上去問道。

“完了！全都完了！”大邦把兩手一摊，沖進屋裡去了。

苑大娘一聽，腦子里嗡的一聲，一下子昏過去了，苑小二和他媽忙把苑大娘架住，扶進屋內坐下。這時苑大邦已象一堵山牆似地倒在炕上了。屋內一陣沉寂。小二的母親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小二一聲不響地站在牆角里。過了一陣，苑大娘才清醒過來，她雖然年老，遇事却不肯服輸，何況土地是他們全家的命根子，她提高嗓音說道：“大邦，不用怕！他們要占地，我就和他們拚，這條老命不要了，老棺材瓢子啦，也死得過了。你們等着，讓我找到村里去看看。”

苑大娘氣沖沖地來到了村里，這時，街上已擠滿了黑黝黝的人群，在明朗的月光下，苑大娘看見了陳和、賈群他媽、李倫的娘、何萬林的爹……。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聚成一团。

“鄉親們！鄉親們！靜一靜。”陳和的喊聲壓住了人群的嘈雜聲，“官老爷要占我們的地，地是我們窮人的命根子，咱們一定要齊心，和那些狗官拚了！”

“行呀！我們要活下去呀！和他們拚了！……”大家喊了起來。

“鄉親們！鄉親們！靜一靜。”陳和繼續說道，“我們得想個辦法呀！商量一下，怎麼個拚法。”

“把那些紅白小旗和橛子全拔掉，等那些狗官們來丈地，我們就把他們擰走！不成就和他們拚！”

“对！就这样，我們明天都去。”

还是苑大娘的經驗丰富，她的年紀最大，社会上的酸、甜苦、辣都尝过，她連忙提高嗓門喊道：“不能都去，就讓我們这些老头老太太去和他們拚，讓他們不敢把我們怎样，青年人千万去不得。”

人們立即沉靜下来，觉得苑大娘的話很有道理。

“对！就照苑大娘說的办，天一亮我們就去。”賈群的媽也說話了。

“好！就这样办，明早在这里汇齐。”何万林的爹喊道。

商量定了，大家散了。天剛亮，所有的老头和老太太已經候在地上了。后面还跟着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助威。

陸宗興的狗腿子果然又来丈地了，有拿花杆的，有拿紅白小旗的，有拿棍子和斧头的，他們耀武揚威地来到地里。老头和老太太見了，都向狗腿子們奔去，苑大娘走在前头，他們把菜刀藏在背后，边走边喊着問：“誰讓你們來丈地？地是我們的，不准丈量！”

狗腿子們最初还在納悶，这一群老头老婆子是来干什么的呀！距离越来越近，相隔只有十来步远了，狗腿子听清了苑大娘的話，为首的一个，冷笑了一声：“吓，好大的胆子，要造反啊！”紧接着他就对那些狗腿子下命令式地說：“甭管这些老东西，咱量咱的！”大家一听，真似火上澆油，苑大娘高喊一声“打！”随手就飞出一把菜刀，直向狗腿子們砍去，狗腿子們一見菜刀砍来，急忙闪过，撒腿就跑，后面拿棍子、扫帚的老人急忙直追。大队后面的那些孩子們也行动起来，孩子們跑到地里，一齐动手把昨天插上的紅白小旗和釘在地里的棍子，全都揪掉了，有的干脆拿回家燒鍋去了。

老人們一面追趕，一面高声地叫罵，一直追到石景山下。这

时，狗腿子們已經躲到山上去 了。

从此以后，每天都有一些老头和老媽媽拄着拐棍在地头上輪班守卫，說也奇怪，丈地的狗腿子再也不敢来了。

沒过几天，薛厚田放出話来：“我已經把地全部賣給官家，你們迟早都得搬走，鬧有什么用呢？”

那些种薛家土地的农民，听了这话，心里凉了半截。接着官方又放出話来：“在这里建厂是段总理的命令，誰敢違抗！如果那个老太婆再敢鬧事，首先把她的儿子孙子关起来。”

这时陆宗輿又派出大批巡警，到各家各戶威胁和欺騙。

官家的权大，地主的勢大，土地終於被他們强占去了。苑大娘一家，只有一綫希望，希望能够真正得到一点地价錢。

轉眼又过了一年，旧历年关要到了，苑大娘听说铁厂通知拿地契去領地錢，就对苑大邦說道：“大邦呀！听说領地錢了，你快去薛家商量商量，把地契先要回來，領了錢再还他們的賬。”

苑大娘一面催促着儿子，一面唉声叹气地唠叨着：“这日子怎么过啊！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还没有米下鍋呢！”

苑大邦心乱如麻，硬着头皮向薛五家走去，他一路忧虑，薛五会不会答应把他押在他家的地契先抽回来，等領了地錢再还賬呢？他来到薛家，薛五不在，他家人狡猾地笑着告訴他說：“五爺到山上铁厂办公室去了，为了大家領錢方便，地契都带着呢。”于是苑大邦又向石景山走去，上山吃力，再加上肚子饥饿，心跳得砰砰直响，好不容易才走到炼铁厂办公室的門前，推門进去，里面領地錢的人不多，有的垂头喪氣，有的人眼里充滿了憤怒。

官家一面撥弄算盤珠算地价，一面喊着人名，每喊一个人之前，他总是先看看薛五的臉色。薛五和他的哥哥薛大肚子坐

在官家的近边，薛五抱着算盘和账簿，薛大肚子捧着一大堆錢和地契，这些地契都是农民欠薛家的債押在薛家的，官家算地价，薛家算債錢。

“大邦，你家的地契在这儿，你領地錢吧！”薛五看看苑大邦进来，假意殷勤地招呼他。

“苑大邦五亩，五五二五，都按好地算，每亩五十元，总共二百五十元。”官家头也没抬，一面撥着算盘珠，一面一字一句地念道，念完便开始点錢。

大邦听后，正要伸手去接錢，官家拿着点好的錢抬头望望薛五和薛大肚子，詭秘地眨了眨眼皮。薛大肚子正低头把算盘珠撥得劈拍乱响，薛五一看，立刻把大邦的地契，双手递给官家，然后把錢全部接了过去。这时薛大肚子抬起头，摊开眼簿，随即对大邦說道：“都算好了，連本帶利，利加利，二百五十元你还不够还債呢。”

大邦一听，气得眼睛里直冒金花，只恨得咬牙切齒的，半天才說出話来：“你……你……你們这帳怎算的？几时欠的这多債？”說罢，便嚎啕大哭起来。

在場的几个农民也都騷动起来，有的嚷这真是杀人不見血，有的嚷这样克扣人簡直是强盜。薛一看不妙，便从怀中掏出十元錢来，数了又数，点了又点，最后又留下两元，把余下的八元錢交給大邦，并且假仁假义地說道：“看在大家面上，利錢少算一些，退你八元，好让你过一个好年。”

大邦心如刀绞，有心不接錢，可是家里已經沒米下鍋了，如果接下錢，五亩祖产可就这样白白地被搶去了，最后狠狠心接过錢来，一气回到家，倒在炕上，就再沒爬起来。苑大嫂見此情况，泣不成声。苑大娘本是一个不爱流眼泪的人，一見儿子气得这样，又只拿回八元錢，再想到日后的生計，鼻子一

酸，随着也哭了起来。小二一看大人在哭，也裂开小嘴哭，一家人哭成一团。

“年”就这样哭过去了。刚过完年，大邦就被活活地气死了，年迈苍苍的苑大娘怎经得起这样大的刺激，紧接着也被折磨死了。苑大嫂受刺激过甚，竟得了疯病，不久也死了，更可怜的是小二，无依无靠，流落街头乞讨，饿得他骨瘦如柴，慢慢也死了。

在那些黑暗的年代里，军阀们勾结地主劣绅，地主、劣绅、官僚三位一体，在“振兴工业”的幌子下，“明征暗夺”了农民的土地，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当时山下村、鹿村等地许许多多的农民，都失去了土地和家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从此，石景山一带便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人群众。

仇恨的种子

炼铁厂一开工，工人们便在石景山东边的青石山上挖地基。把青石山搬走以后，高炉就修建在青石山的底基上。工人们一锹一镐地挖掘着，血汗一滴一滴地洒在青石山上。一九二一年春天，那座青石山，终于被工人搬走了，并且挖好了原料隧道，填平了地基。

到了四月，官方委托贝林马肖公司设计的日产二百五十吨的炼铁炉、送风机、锅炉等设备，已陆续运到，便开始安装了。

八月十五日，六个铆工正在铆熟风炉的炉壳，吊盘吊得老高，悬在半天空里。只见人们四处跑，一时混乱起来，同时听到凄厉的叫喊：

“不好了，出乱子了！”

“摔死人哪！死人哪！快救命啊！”

人們更忙亂起來，前面熱風爐旁擠滿了人，擠進擠出，擠出來的個個摟着鼻子，流着眼淚。原來吊鉤斷了，吊盤從高空摔下來，摔死了人，沒死的也受了重傷。

沒有多久，又聽到更为淒厲的慘叫：

“還我兒子，還我兒子！”

這號哭的老婦人是死者的媽媽。死者賈群是個出色的小伙子，精細而有心計。當天上午，吊盤和倒練都准备好了，剛要挂鉤，賈群突然發現那根只有小指頭粗細的挂鉤有一裂紋，他連忙止住兄弟們說道：“吊鉤太細，又有裂紋，要斷了！”

大伙兒仔細一看，吊鉤上果然有一新的裂紋，都憤憤地說道：“用這麼細的吊鉤，真叫咱們玩命，這幾天沒有把咱們摔死，就算萬幸了。”說完，就都坐下等監工來，好掉換吊鉤。

“快干！快干！……”監工一來，他看見六個鉤工都坐在那裡沒有干活，就大聲喊罵，“懶東西，還不趕快給我干活！”

“換一個粗吊鉤吧！”賈群憋着氣說道。

“別瞎扯，斷不了，趕快給我上去！”監工昂着脖子走到吊盤旁邊，用手摸了摸吊鉤，武斷地說道。

賈群憤憤地對監工說：“摔死人怎辦？”

“我負責，死不了，你們命那麼珍貴！”監工氣呼呼地說。大家看了看賈群，誰也不肯上去。

“你們敢抗上，想造反，快給我上去，不干就給我滾！”監工威脅地說。

工人們只好挂好鉤，踏上吊盤。

吊盤徐徐上升，在盤上的工人真是心驚膽怕，吊盤已經升到十五米多高了，盤上工人的緊張心情開始平穩一些，大家都這樣希望：“但願吊鉤不出事。”吊盤還在繼續地上升，人們的

心情又绷紧了，忽听得“咔喳”一声，不好了！吊盘从高处跌落下来了，吊钩果然断了，人们都摔在地上。贾群和一个外地工人连摔带砸，头破血流，顿时死去，其余四个铆工，受了重伤。

封建官僚买办资本对石景山工人的无情压榨就是以流工人的鲜血开始的。

贾群的妈就住在北辛安，一听儿子摔死了，犹如在心窝里打了一击闷雷，把心都劈碎了。这位可怜的孤苦的老人，象发了疯似地跌跌撞撞地跑进工厂，抱着儿子血淋淋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

工人兄弟们也都来了，大家领着贾群妈一同去找监工算账。可是监工已经躲藏起来，早已不知去向，只有一个名叫戎华维的警长出来应付场面。他拿着那根小指头粗细的断吊钩说道：“你们看，这钩子多粗，它怎断了，一定有鬼怪。”

“别胡扯！再粗，怕连空吊盘也吊不上去。”

“你说说，钩子有裂纹，为什么还强迫工人上去？”

贾群的妈气得说不出话来，两眼直盯着这个狡猾的警官，半晌才发出颤抖的喊声：“你们还我的儿子！你们还我的儿子！”喊罢就昏过去了。

戎华维见事情不好，也就赶快找台阶下，立即向大伙做出笑脸，吱吱唔唔地说：“……这事与我无关，你们说得很对，让我找监工去。”说完就溜走了。

在家看来，死一个工人又算得了什么，还不是从花名册上把死人的名字用笔一抹就算完了，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官家杀人是不偿命的。

贾群的妈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生下贾群不久，丈夫就被生活折磨死了，好不容易才把贾群拉扯大，到了如今，仍然是孤苦一人，让她依靠谁呢？她的苦又向谁诉说呢？

賈群的媽瘋瘋顛顛地一步一步向外走去，口里嘶啞地喊着：“你們還我的兒子，你們還我的兒子！”

母親的哭聲在石景山下振蕩，仇恨的種子開始深深地種在工人們的心中。

二、星星之火

團結就是力量！

一九二二年春天，炼铁厂修建工程大部分已經完成了，工人也由几百人增加到二千五百人，他們來自天南地北，有当地的临时工，有张家口、宣化来的铁路工和天津来的起重工、架子工，还有汉阳来的耐火磚工，上海来的安装工等等。这时厂里火車房也来了位鉗工师傅，名叫高和。說是从北京铁路上来的。

高师傅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粗壮；圓圓的臉，大眼睛，显得为人精明能干。他对和他一起干活儿的火車房的哥儿們，亲亲热热，經常关心工人，遇上家里遭了饥荒的工人，他就設法和大伙儿周济，知道誰在生悶气，他就象好心的兄长一样，耐心地去解劝。日子长了，人們就无話不向他說，无事不和他商量。

一天，他正干着活儿，徒弟李倫突然停下工作，抬起头來問他：“高师傅，我真不明白，咱們掙的錢不多，可得成天价拚命地干活儿，工头和监工的过来看看不順眼，不是脚踢拳打，就是罵得六門到底，进了工厂，真就象是犯了罪似的！您說合理嗎？”說完，他机警地向四周看看。

“是啊，这年头穷人到了哪儿，也一样是罪人。在家里种庄稼，受地主的打骂，进了工厂，就得受他们这群龟孙子的气。”高师傅放下工具，沉思了会儿，接着说，“李倫，你熬着吧，总会有种地做工都不受气的那一天。”

“真的吗？”李倫高兴地问。

“当然真的。”

这时，在旁边干活儿的王亭奎和其他的弟兄，听他俩谈得挺起劲，也一个随一个地凑过来。

“高师傅，您又讲什么？”王亭奎笑着问。

“什么也没讲，是李倫怕挨头儿们的打，我给他說个宽心话儿。”

“这帮家伙太可恨，没一个好东西。賈群摔死，就是他们逼出来的。”

工人们一想起賈群的惨死，就气愤填胸，伤心落泪。

“是啊，让他们活长了，就没有咱工人活着的份儿。”高和意味深长地说。

“那您說怎么办呢？”一个急性子的工人着急地问。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眼睛投向高和，期待他的答复。

高和看了看大伙，眼睛里炯炯发光。他说：“我们要抱成一团，搏成一股劲，齐心合力地对付他们。”

“对，齐心合力……”

大伙儿正说得热闹，李倫机警地“嘘”了一声，这时远处走来一个人，从那不正派的走相，一看就认得出是胡监工，于是人们都散开了。

转眼间到了旧历四月十五。这一天是石景山的庙会，附近老百姓都来烧香还愿，有的向圣母娘娘求儿子，有的求籤问卜。除了烧香磕头以外，人们还顺便买卖东西，赶个集。这天

廟上还唱戏，真是热闹。

工人們下班后，换了换衣服，你叫我，我喊你，三五成群地去逛庙会。李倫和何老二在庙会上玩了一阵，来到石景山顶上看戏。这回請的戏，是地方戏河北梆子，現在正演“蝴蝶杯”。唱戏的很卖勁儿，看戏的也都入了迷。李倫和何老二来到戏台下面，这里挤得人山人海，他們轉游了好半天，才找到了一个地方坐下来。唱完了一出“蝴蝶杯”，接着又演“杀狗”，他們正看得入神时，从身旁連罵帶挤地走过一个人来。这人个儿不高，圆方臉，臉色蜡黃，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銀絲眼鏡，看年岁也不过二十二、三，近里看，才看得出他穿一身白洋服，离远看，还以为是死了爹娘穿的一身孝袍呢。李倫和何老二听到由远而近的罵声，又見旁边人們都騷动，就抬头向周围望了望。只見挤过来的是胡庶务的儿子胡监工，这小子仗着他父亲在厂里当庶务，橫行霸道，任意欺压工人，工人們都恨透他了。当时李倫、何老二一見是他，就裝作沒瞧見，又把头轉向戏台，若无其事地看起戏来。

胡监工挤进来后，看見座上的人已經滿了，沒地方坐，又沒人肯給他让坐，心里有些火，現在又見他管下的两名“臭工人”，看到他也不理，就更生气了，于是开口就罵：“有眼无珠的东西！快給我滾开，誰让你俩坐在职员的座位上？”說着抬脚就朝何老二和李倫他們踢来。

何老二和李倫本来和他憋着勁哩，一听这话確儿是冲他們說的，肚子里的怒火就一下子冒出来，再一看他动硬的了，何老二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瞪着两眼說：“我看你給我滚开！別自找不好瞧！”

“职员坐的地方？這是誰給你姓胡的定下規矩呀！”李倫也站了起来說。

胡監工被說得啞口無言，老羞成怒，就更蠻橫不講理起來，上手就給了何老二一拳，嘴里罵道：“我叫你無禮！我叫你不滾開！”

何老二哪能吃這份虧？他上前一手抓住胡監工的脖領，掄起巴掌就還了他個大嘴巴。也罵道：“你這個混蛋，說誰無禮！”

站在旁边的李倫看他們打起來了，心里暗想：這小子平常騎在工人頭上總欺負我們，今天不能讓他便宜，借機會也出出氣。他打定主意，于是一個箭步窜過去，一拳就把胡監工的銀絲眼鏡給打飛了，緊接着又是一腳，拳打腳踢，沒几下，他倆就把胡監工給打了個鼻青臉腫。這時胡監工也顧不得他的威風了，他一邊“媽喲，媽喲”地叫着，一邊象刺猬一樣往后縮。

“官向官，民向民，官民不一心”，來看戲的職員們見胡監工挨了慘揍，就一齊趕過來一邊打着官腔，一邊拉起便宜架來。有的抱住何老二的腰，有的拉住李倫的兩只胳膊。弄得兩人簡直是象套上了枷鎖，一動也動不了。胡監工看到這般情景，便狗仗人勢又咬又叫地向李倫及何老二扑過來。

事有湊巧，李倫和何老二兩人眼看就要吃亏，這時只聽得有人大喊一声：“老二閃開！姓胡的，看爺爺的斧子！”話還沒落音，就聽“嗖”的一声，斧子便向胡監工的腦袋飛去，胡監工一偏腦袋，斧頭從胡監工耳邊擦過，“叭”的一声砍在后面的石牆上。隨着斧頭開路，一涌跟上來一群工人弟兄。李、何二人見王亭奎和眾工友趕來解圍，心里十分高興。

原來王亭奎等也是來看戲，離老遠就聽見吵吵嚷嚷，走近一瞧，見李倫、何老二要挨打，就氣紅了眼，順手從腰里取出剛由廟市上买的劈柴斧子，一下砍了出去，本想會有一番惡斗，不料想，那群勸架的職員們，看工人人多勢大，都象驚了槍的兔子一溜煙似地跑了。這會兒，胡監工吓得象筛糠似地瑟瑟发

抖。王亭奎见这是个好时机，上手就把他揪过来，连着就是几个大嘴巴。手起掌落，胡监工的鼻里嘴里嗤嗤流出血来。

“姓胡的小杂种，以后你小心着，再敢撒野，瞧我管教你！”王亭奎一边打着，还一边数骂着。

“是！是！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了我吧！……”胡监工一面作揖求饶，一边直往后缩。工人看着他那副怪相，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胡监工挨揍的事叫胡庄务知道了，他好不恼怒，恨不得立刻把打他儿子的工人绑来，打个半死儿，然后开除。但是，听说打他儿子的工人都是火车房的，马上打了个冷战，不由得怕起来。因为这只狡猾的老狐狸，他觉得铁路上来的工人比别的工人格外心齐，不好惹，于是只好暗里告诉儿子：“年头儿变啦！以后小心，工人不是好惹的！”

工厂的初潮

大伙儿通过痛打胡监工这件事情，明白了穷哥儿们要想不受欺侮，就得团结在一起和他们斗，大伙儿都觉得高师傅说得对，所以就更加信任和尊敬他了。高和也就越来越讲起：工厂里那些制度规定不合理，对工人有什么坏处等等。

一天晚上，高和看見火车房里没有外人，只剩下了王亭奎、李偷、高竹林等十几个人了，就摆手把大家招呼在一起，小声地说道：“听说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了，你们听说了没有？”

“相隔二十多里路，还有听不到的？咱们这儿的人，有些是在长辛店住家。”有人点头回答着。

“听说了就好。”高和笑了笑，象是很知道底细似地说，“我听说，人家在罢工之前，就组织起了自己的工人俱乐部。”

“什么是工人俱乐部？”李偷好奇地問。

“俱乐部是工人自己組織起来替工人办事的。”高和耐心地解釋着，“有了这个組織，就能把大伙組織得象一个人似的齐心。工人们的心齐了，力量就大了，向官家讲什么話，也就頂用了。这次长辛店铁路上罢工就向厂方提出了十一条要求，象开革压在工人头上虐待工人的工头；增加薪金；短工改里工；工伤在养伤期间照发工资等。最初厂方不答应，工人就齐心都不上班，厂方没办法不得不答应下来。”

“要是能这样，那可真是好啊！”王亭奎很羨慕地說道。

“是啊，长辛店这次罢工，还派了四个人和咱们联系，要和咱们一块干。可是咱们沒有个組織，也沒人带头。……”高和非常惋惜地說，“唉，要不然，咱们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

“高师傅，那咱们也赶快成立俱乐部吧！您給咱領头！”王亭奎本来就是个急性子，一听长辛店罢工这么好，恨不得立刻就組織起来。

“对，我贊成，大家同意不同意？”李偷也來勁了。

“組織，一定組織！”大伙儿異口同声地贊同。

高和見大伙的热情很高，心里非常高兴。心想：“群众起来了，事就好办了，可是搞个什么样的組織才更稳妥呢？”高和心里犹豫，于是提出和大家商量：“既然咱们都願意組織，那咱们就先把大伙儿組織起来，不过，咱们先別忙，合計合計，琢磨个牢靠的組織才行。眼下，軍閥头子，把工会和工人俱乐部都看成眼中釘，見到一个就想撥掉一个。”

“那咱们成立个啥組織呢？”不知是谁急不可待地插嘴問。大家一陣沉默。

“依我看，咱们先成立个工人业余学校怎么样？一方面可以念书識字，另外，商量个事也方便。有个組織，大家才好团

結在它的周圍，工人們只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一根筷子折得斷，一抱筷子折不斷，何況我們是鋼筋鐵骨呢！”

“好！高師傅的主意高明！就這麼辦！”王亭奎高興得喊起來，接着又笑着瞧瞧大伙兒，問道，“哥兒們，你們說好不好？”

“好！”大家又是異口同聲。

人們開始策劃和籌辦工人业余學校的具體事項。

不久，在北辛安鎮南廟前的工人宿舍大院里，“龍煙鐵礦石景山煉鐵廠工人业余學校”成立了起來，校門口挂上了寫着學校全銜的白底黑字大校牌。

工人們第一次進了自己的业余學校，大家心里都有一股子熱呼呼、甜滋滋的說不出的高興勁兒。來上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一九二三年四、五月間，這時工廠的修建沒有完成，可是早已停了工。只有火車房的工人一天還修理修理，搬搬運運，沒有散伙。可那些只知搜錢的軍閥、官僚、董事們却借口工廠沒錢，經常不給工人開支，如今已經連着拖欠兩個多月的工資了。工人們問時，總是今天支明天，明天支后天，老也不發。弄得工人忍饥挨餓。

一天下午，高和讓王亭奎等人分頭去傳話：“下班後留下來，商量事情。”

下班後，人們匯集在一起，一共有五十多人。木工、鉗工、車工、運輸工都來了。高和一看人來得差不多了，習慣地笑了笑，就開口說：

“請哥兒們來，不為別的事情，是想商量個辦法，把工廠拖欠的工資給要出來。到眼下，已有兩個多月不給咱們開支，辦得起工廠，就得給工資，工人是專指賣力氣吃飯的，沒吃的，可受不了。……”

“是啊，大家都揭不开鍋了。我們應該把拖欠的工資要出來，高师傅，您就給大伙拿個主意吧。”

“对！快拿個主意吧。”大家都着急了。

高和想了一下，說：“依我看，明天咱們先不來上工，一早兒大家一起去找王鼎臣，問他到底給不給工資？要是給了，沒話說，要是還不給，咱們就給他歇了！”

“說得對！”“找他去！”大伙兒說等高和說完就紛紛表示態度。

這時，王亭奎搶着說道：“哥兒們，咱們既然說去，可不能拉稀呀！今天是下雨，明天要是下刀子，可咱們也得去呀！”

“對！就是下刀子也一定去！”大伙兒齊心合力地保證說。

第二天早上，天氣真的沒晴，瓢潑似的大雨總下個沒完，但是，工人們都按照約定的時間，有的打着雨傘，有的披着麻包，戴着草帽，陸陸續續來到了機務处处长王鼎臣的住處。高和一查點人數，來的人比昨天集會的人還多。他會意地笑了笑，就提議說：“哥兒們，你們先在這大門外面等一等，我和王亭奎、盧启生三個人，先到里邊和他交涉交涉。好不好？”

“好！”大伙同意說。

高和、王亭奎、盧启生三人進到王鼎臣的屋子，王鼎臣正在吃早点。飯桌上擺着雞子、蛋糕、香腸、點心，可真豐富。王鼎臣見他們幾個人進來了，不得不微微點頭打個招呼，然後，一邊津津有味地象牛羊倒嚼似地嚼着他嘴里的東西，一邊不耐煩地打着官腔問道：“你們幾位有事儿嗎？”

高和首先講了話：“是啊！我們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兩個多月，不能再拖了，現在大伙兒讓我們三個來找你要工資，大伙也都來了，在門外等着哩！”

王鼎臣聽說工人們都在門外等着哩，一下慌了神。忙把嘴

里正嚼着的东西，象狗搶食似地伸着脖子咽下去，屁股下面象装上了彈簧，“唄”地一下站起来，立刻改变态度說：“三位仁兄，你們請坐，請坐，有什么事情咱們共同慢慢商量。”

“敢情你肚子有食兒了！我們可坐不住，家里还等米下鍋呢！赶快給我們开支吧！”王亭奎这个猛張飞的脾气，又早就憋不住了。

“是……是！那麼請三位先隨意吃点吧。”王鼎臣虛偽地笑着往桌上让，又忙着吩咐人拿碗筷。

“不！弟兄們都在外面等着呢，你快办吧！”高和也厌恶地催促着。

“那……怎么办哪？……”王鼎臣更是惊慌不安，他从話磕儿里听出工人們这次来，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这還不好办？那就快給我們开支吧！”卢启生严正地說。

“对，对！兄弟我非常同情大家，但目前厂里經費实在困难，唉，一言难尽，厂方的难处，諸位是很难知道的啊！”王鼎臣又裝成了一副可怜相，訴苦似地說道，“拜托三位仁兄，还是向弟兄們說說，再緩一步吧。啊？”

“大伙儿的事，我們三个人可做不了主，你到外边去和大伙儿說吧。”高和說完，迈腿就往外走。

王鼎臣一看更慌了，生怕他前脚走出門，隨后就会出亂子，于是忙搶一步拦住高和，求饒似地說：“高兄，这样好了，我一定尽快地去想办法。你們看怎么样？”

“那你也得出去答复大伙儿去。”高和一面說，一面仍然往外走。

“是啊，今天不向大伙儿說清楚，大伙儿是不会回去的。”王亭奎也接着說道。

王鼎臣觉得不出去見見工人，事情也許会更不妙。于是，

就打肿了臉充胖子，壯着胆子走了出來。走到院子里一看，只見工人們早把大門口給圍個風雨不透，立刻吓得打起哆嗦來。

工人們見了王鼎臣，就紛紛地質問起來：

“怎麼辦，給不給我們开支？”

“多會發工資？”

“姓王的，快說呀！”

“說痛快點，我們不能再等了，你是要錢，還是要命吧！”

王鼎臣看了看這陣勢，不得不老實地答復：“諸位，我这就去找矿長給大家請求去。請放心，明天一定發給你們，兄弟我一定保證！”

這時，高和看看有了准日子了，就搭了話說：“哥兒們，我們就先回去等一天。明天要是不發，咱們再來找他算賬，好不好？”

“那他說話得算話呀！”

“要是扯了謊，那我們可不能象今天這樣客氣呀！”

大伙兒又不放心地頂問起來。

“一定，一定發。”王鼎臣吓得張口一個“一定”，閉口又一個“一定”，他只恐怕答應慢了，工人們就會揍他。

王鼎臣嘗到了工人的厉害，第二天，他就真的不得不把拖欠的工資，發給了工人們。

工人們領到了工資，心里很高興，知道團結起來鬥爭就能取得勝利。

不久，由於工廠已無形停工，高和离开大家走了，大家都非常懷念他，經常談論着他。由高和又談到了鐵路上的大罷工，談起只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說着說着有人若有所悟地說：

“鐵路上的大罷工，是共產黨領導的。看高和這個人，一個勁地直給咱工人弟兄挺勁兒，沒准兒也是個共產黨？聽說，

共产党就对穷人好。”

“一定是，要不然，他心里怎会那么有底，好主意那么多呀！”

“这还用說，高师傅就是共产党，准沒錯儿！”是的，工人們沒有說錯，高和就是最初來石景山煉鐵廠給工人同志們帶來斗争信念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員。

三、一幅黑色的剪影

不許出卖！

停下的工程越來越沒有复工的希望了，这时傳來消息，說是股東們打算請日本人來投資办厂。工人們常常湊到陳师傅跟前向他問情況，因為他和矿長的听差劉文礼是邻居，誰都希望從他那里打聽出來確實的消息。

“老陳頭，真有這種事嗎？”年輕的二福焦急地問道。

“聽劉文礼說，是真有這事。那些大頭頭們，已經派人到日本去了……唉，這些敗家精，自己敗了還不算，還要把狼引進家來。”老陳頭已有五十多歲，原是當地貧苦農民，土地被強占後，就進廠做了工人，他對於廠方的這種行為十分憤慨。

一年青人更不用說了，他們愈說愈火，嗓門也愈來愈大，後來几乎是嚷起來。

“中國人辦廠，干嗎要日本人插腿？”

“不行，不能讓他們伸模！”

這是一九二二年的秋天，建廠到這時已是三年多了。高爐的建築工程，完成的還不到百分之八十。可是建廠的費用呢？本來就沒有湊够數兒，再加上几年來各級頭目的揮霍、貪污，

剩余无几，連职员和工人的工資都发不出了。再加上“洋貨”傾銷，民族工业被压得抬不起头来，铁价大跌，早在汉阳炼的铁还堆着銷不出去呢！当时蔡和森同志就曾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說：“华盛顿會議后……中國一切工商业均須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支配。”陸宗輿則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他亲自出馬到东京去，打算把炼铁厂出卖給外国主子。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早有野心。日本缺乏铁矿，更想掠夺我国的資源。远在一九一三年，当我们最初找到辛窑铁矿的时候，就想伸进手来，窃取开采权。如今知道我们修建炼铁厂，更是垂涎三尺，恨不得一下子连铁厂带铁矿全吞进肚子里去。

一天，一辆黑色的小轎車到了一高炉东边的北辛安鎮。从車里走出四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中年男子，矮矮的个儿，其中两个人留着八字胡，一个八字胡朝上，一个八字胡朝下。身上挂着照像机，从他们的衣服和面貌上，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这四个人下得車来，徑直往炼铁炉那边走去，一路上对着高炉指指点点，并不断用望远鏡四处查看。

工地上干活的人們，远远就看見了这四个行跡可疑的人。老陈头眼睛不好使，干着急看不清，年青人可看得真，有人看出是日本人，就嚷起来：

“日本鬼子来了！”

“哎，还带着照像机呢！”

这时老陈头着急地说：“快上去拦住他們！”

經他一声提醒，三个腿快的年轻小伙子就朝来人的方向跑过去了。那四人看見有人前来，互相囁嚅了几句，放下望远鏡，甩着胳膊，大搖大摆地繼續向前走。三个工人跑到他們跟前，严肃地問道：

“你們是干什么的？”

“我們的參觀參觀的去。”八字胡朝上的說。

“有證明嗎？”

“沒有。”

“沒有證明不能參觀！”

八字胡朝下的一看遇到了阻攔，便接過來說：“參觀的不是，我們看看的有。”

“沒有證明不能看！”

“隨便的看看，沒有關係！”八字胡朝上的把小眼睛一瞪，邊說着邊邁腿硬往前闖。

“不行！沒有證明一步也不能再往前走！”三個工人一字兒排開，擋住他們的去路。

八字胡朝上的一看，這三個小伙子擋住去路，看看他們的衣着又是工人，鬼子沒把他們放在眼里，就想勁硬的，于是反過來問：“你們說不行，你們的什么干活？”

“你們甭管，這是中國的工廠，我們有權力說不行！”三個人繼續擋住去路。

日本鬼子火了，嚷道：“叭嘎！什麼什麼的不行！”

工人立時厲聲說道：“什麼叭嘎叭嘎，不安好心的東西！”

八字胡朝上的那個鬼子喊了聲：“苦辣！三濱的給。”隨着揚手就朝中間站着的工人臉上打去。小伙子一側臉急忙閃過，順手就把鬼子的手給抓住，象老虎鉗子鉗住的一般，鬼子一動也不能動。

工廠里的人們都目不轉睛地盯着他們，見日本鬼子居然動武的，便丟下手上的活，一窩蜂地拥上去了。恰巧這時，火車房的工人也得到信了，李倫、何老二、王亭奎和一群工人也都跑來了，一匯合，二三百號人，邊跑邊嚷：

“逮住！逮住！”

老陈头跟在后边，气得呼呼的，直说：“还敢打人，真正岂有此理！”

四个日本鬼子，看见一大片人包围上来，撒腿想逃，但哪里逃得了。一下子被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中间，连树上都爬满了人。这一下子鬼子们的那股子威武劲儿不知跑到哪去了，一个个灰溜溜的，丑态毕露。

工人们理直气壮，齐声质问：

“中国人办工厂，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私自跑来拍照是什么意思？”

鬼子结结巴巴地说：“我们糊塗……糊塗的哪！”

“为什么不开证明就来参观？”

鬼子无言反驳，又不敢说明真相，只得耍赖地说：

“我们大大糊塗的哪！大大糊塗的哪！”

“不让你们参观，你们还打人，这是什么行为？”

“哈衣！哈衣！是我們錯誤的大大的有。”四个鬼子直朝大伙儿鞠躬作揖。大伙看見他們这副熊包样子，又好气又好笑，接着問他們：“你們在什么机关工作，是誰派你們来的？”

一听追問这个，这四个坏蛋更慌了神，連說：“太君，太君，我們的沒有。”

人群中一个响亮的声音喝道：“胡說！你们沒有，快把证明掏出来！”

大伙也跟着吼道：“拿出来！”

四个家伙贼眉贼眼扫視了一下愤怒的人群，笨手笨脚，哆哆嗦嗦地从衣袋里掏出个布制的符号，大伙一看都說：

“記下他們的名字！”

“写抗議书到日本大使館去！”

“我們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要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厉害！”

說着从人群里挤出来小胡，他拿出小本子，把他們的名字和工作机关名称全記了下来。小胡是个技术人員，是个爱国青年，他記完了，大家才放了四个坏蛋。原来这四个坏蛋想硬闖进工厂，盜窃資料，以便掠夺工厂。

当天，全体职工便写了一份抗議书，寄到日本大使館去。

这件事还没有了，想不到更加叫人憤恨的事发生了。

第二年春天，北京的報紙刊登了張新吾等在农商部的支持下，把祖国矿产出卖給日本的消息，还刊登了工厂和日方簽訂的貸款合同。合同上写着，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貸款一百八十万日元。但是，在合同期限以内，所有的技师和會計人員完全聘用日本人；出产的铁完全由日本洋行包銷，铁价也由他們規定；所有龙烟公司的設備都作为債務的担保，中国人沒有自由处理的权利。整个合同共有数十条。这个合同被大家知道后，不仅炼铁厂工人奋起反对，它还激怒了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爱国人士紛紛起来反对，向国会提出質問。农商部一看事情暴露了，好不着慌，連忙出来“辟謠”，在報紙上发表声明否认这件事。

老奸巨滑的陸宗輿，看出苗头不对，回想起“五四”运动时可怕的群众力量，还渾身打顫，假若今天再来一下，賊骨头吃不消，因此在公司股东会上，以年老体弱多病为借口，提出了辞职，钻到德国医院，天天吞吃銀耳粥，躲避卖国的罪責。

但是卖国的勾当并未放松，农商部一方面用“辟謠”作掩护，另一方面繼續指使張新吾进行出卖活动，并向各方張罗，企图在六月中旬的股东会上得到通过。

这时候，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国各地发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反对卖国外交”“与日本經濟絕交”的广泛的爱国运动。河北省（当时的直隸省）人民在这个号召

下，于六月五日，包围了省議会，一致要求議会廢除卖国契約。在群众的压力下，省議会不得不支持一些爱国議員和广大群众的意見，向国会參、众两院发出一份电报，要求阻止張新吾等盜卖龙烟铁矿和所屬石景山鋼鐵厂的活動。

这一电文在報紙上发表以后，張新吾、李祖仲等几个主要人物見了大伤脑筋，日夜蹲在公館里，研究对策。他們个个愁眉不展，眼看着一百八十万日元，这么一大笔油水，到了手边又滑走了。有的說：“甭管他，黎大總統都支持咱們，就是硬惜。”

有的說：“大總統他也是泥菩薩过江，自身难保哩！前几年‘五四’運動，打了章宗祥，你还要他們打到咱們头上来！”

几个頑固分子立即說：“那么胆小还成得了事？錢，一定要弄到手，还是老办法，不承认有这么回事！到董事会上再說。只要董事會通过，錢就算拿稳了。”

于是，他們一面編造謊言，在報上发言否认向日帝貸款的事；一面积极爭取在董事会上通过出卖合同。

六月十五日董事會開会了，由于群众反帝情緒高漲，全国人民严正抗議，董事會不敢簽訂這項契約。这个一手遮天的卖国阴谋，終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下粉碎了。

空头支票

不久，黎元洪第二次上台做了“大總統”，这个名不虛傳的偽君子，假装爱护和平，重視工业的样子，要亲自到石景山來视察一番。

为了迎接这位財神爺，矿長和經理們可着实忙了起来，赶紧粉刷厂容，扯上了紅綠彩綢，准备了丰盛筵席，只差一着，沒有用黃土鋪地。他們强迫那些滿臉流露着鄙視神色的工人，

到铁道綫旁“列队欢迎”。警卫們站在所有人的面前，挎着盒子枪，監視工人的队伍。黎大總統前呼后拥地来了，他不懂工程，只好随便看看，就进到屋子里休息。

黎元洪問矿长程文度：“炼铁厂工程完了多少？”

程文度毕恭毕敬地垂手站在旁边，把腰一躬連忙回答道：“回稟大總統，工程已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只是資金筹措不及，難保前功尽棄，恳請大總統能够增撥一笔資金！”

黎元洪听说已完成了大半，心里有点活动，很想答应“撥款”了。但是他到底老子世故，对用錢，不肯輕易答应。他沒立即出口，接着又問：

“出铁还要多少时间？”

“至少要一年以后。”程文度又毕恭毕敬地回答。

“一年以后？”黎元洪不觉一怔，心里的算盘又劈拍劈拍打了一遍。“这！”他沉吟了一下，盤算一下自己的“大總統”的位子是不是能再稳坐一年。黎元洪有一个老脾气，他从来是一手托着印匣，一手把着錢匣，这两样东西，他对那样也不願輕易放下。于是，接着又問道：

“还需要投入多少資金呢？”

“一共还需要二百万元左右。”

黎元洪一听这个数目，早已凉了半截。要花这么多銀子！可是花了这么多錢，对他并没有好处，不要說不能出铁，就是出了铁，对他当“大總統”也沒有多少用处，他現在思考的是怎样能保持戴他那頂自无常似的高帽子，稳当大总统。不过他表面上还是裝出一副異常关心工厂前途的样子，說：“鋼鐵工业是国家强盛的根本，本人一向重視。目前虽然經濟困难，但是工厂还是要繼續办下去，所需費用，可由公股补足。”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可是“撥款”的事呢，簡直如同石

沉大海，杳无音信。最后，大家終于明白了，“大總統”給开的是一張空头支票。

厂方临渴挖井，想出发行公債的招儿，打算发行四百万元公債，用它来救急。当时北方封建軍閥正在混战，“物价飞漲，錢法毛荒”。发行“公債”，这个騙錢的法宝，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失灵。几經筹措，无人认购，所以只得停发。这么一来，厂子不仅停工了，而且无法开支。这时張新吾的后台也換了主子，連他也只好辞职，溜之大吉了。

从此，工人們一批又一批地被解雇了，他們連路費都沒有。有的沿途乞討回家，有的另謀生路去了。

厂子里頓時冷清下来，劳动的呼声沒有了，敲敲打打的声音沒有了，一切都失去了生气。

不久，“張大元帥”进了北京，張作霖叫他的參謀楊雨亭到石景山视察，想把炼铁厂建成他的第二个火药庫。但是不久他又被打出国外了。

最后，厂里有势力的人們，使出了最后一招：凡是能拆能卸的东西，比如道木、铁軌等設備，全都出卖。抛出几文零錢，辞去全厂职工，把其余的大宗錢款揣入腰包。到一九二四年，厂子里只留下材料主任刘伯舟和几个工头，还有十几个工人看管厂子。留守人員开始还有薪金，后来連薪金也領不到了，于是他們把厂子里的空地，一部分交給留守的工人耕种，一部分租給厂外农民。

工地上长滿了齐人的蒿草，一群群烏鵲，在高炉的烟囱上做窝。烏鵲还飞上高空，发出凄厉的叫声。秋天狂風扫着落叶，每逢夜半更深，磷火飞逐，忽明忽灭，黑暗中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高炉，好象个大怪物，使人感到压抑。

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軍閥、官僚办工业的一幅黑

漆漆的剪影。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窃夺了北伐的胜利果实，代替了北方的军阀，在“收归国有”的幌子下，龙烟铁矿和石景山炼铁厂从此变为四大家族的私产，改名龙烟矿务局，派来黎世衡作局长。黎世衡不但没有给炼铁厂增添一砖一木，相反干的只是拆毁贩卖的勾当。前前后后，他把厂里器材，盗卖了五十多万元，一起入了私囊。在蒋介石统治的九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中，成天高喊振兴工业的口号，也曾几度派人驻厂，一九三六年还组织过龙烟铁矿复兴委员会，但也都同样是空头支票，钢铁厂依然支离破碎，任凭雨打风吹。

钢铁厂自从一九一八年建厂以来，一直就掌握在官僚买办手中。同时，它身上还套了一条被帝国主义掐着的锁链。直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炮响，十九年来它没有出过一滴铁水，更没有炼出一滴钢来。这个北方最早建立的炼铁厂，就在这种血雨腥风里渡过了它的初年。



第二章

一、誓死不当亡国奴

来了自己的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芦沟晓月”碑前的硝烟还没有消散，蒋介石就把北京乖乖地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法西斯匪徒开进石景山来，占领了这个炼铁厂。不久，就开始拼凑了一个“爱护会”，搞起一套奴役人的“保甲”制度来。

从此，石景山到处都涂抹着刺眼的“仁丹”、“老窝眼药”的广告，到处都闪耀着刺刀的寒光，到处都蹒跚地走着吃醉酒的鬼子兵。人们都躲在家里，把仇恨深深藏在心里。

第二年春天，日本“兴中公司”在日本军部的命令下，从占领者的手中，把炼铁厂接管过去，准备着手修复高炉。为了掠夺的方便，他们把石景山炼铁厂从龙烟铁矿分出来，改名为“石景山制铁所”。

接着，便强占了附近十八个村庄。十多年前，军阀夺地的惨剧，又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更加残酷地重演了。

鬼子和汉奸們，用刺刀皮鞭把农民从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房屋里，从祖祖輩輩賴以为生的土地上，赶了出去。圈占了方圆两万五千多亩土地，拆除了三千多間房屋。

山下村的瓦工老黑牛，只有老两口，无儿无女，辛苦了一辈子，才亲手修了一間小房。可是，現在房子沒了，連一根檩条都沒有了。老瓦工急得当天晚上就得了痰厥死去。

北辛安鎮的刘玉民，一家五口，住着两間土房，种六亩田过活，一夜之間，房无一間，地无一塊，全家只得搬进了燒磚窑的窑洞。刘玉民被迫进厂作工。在厂里做牛做馬地干活，也养不了五口人。为了使孩子們不至餓死，夫妻俩忍痛把两个心爱的小女儿給了人家。留下唯一的大女儿，一天在門头沟拣煤核，被伪矿警追得走投无路，投河自杀了。刘玉民的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在悲憤中吐血死去。

山下村一共五十一家，流落街头，靠討飯过日子的就有六户。

大批破产的农民只好进了工厂。这时，一高炉正在修复，鬼子怕中国人破坏，特从日本三島运来一批工人进行修理。炉台从来不准中国工人上去。

可是炉下还有許多重活，要人去干，因此，又从各地招募工人进厂。

隨着工人的陸續增加，也来了我們地下黨員王長林同志。他是天津碼头工人出身，剛来时，在城里蹬三輪。一九三八年秋天，趁着这里招人的机会，带着工人来到了石景山。

王长林同志来厂以后，便在“义和祥”包工柜上当个“小工头”作掩护。他这个“工头”可与别的工头不同。他和工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不但不克扣工人，还尽替工人兄弟們办事。見誰缺糧少錢，他就把自己仅有的一些粮食和工錢拿来相助。

日子久了，有些工头就說他傻，譏笑他一輩子也賺不出个家业来。从此“王傻子”这个名儿就傳开了。可是，工人們却把他当作亲人一般，有困难找他想办法，有事找他出主意。王长林就成了工人的主心骨。王长林在工人里不断地发现积极分子，有的被培养成为共产党员送到根据地去。

有一次，工人們在工地上坐在一起聊天，正聊得热闹，忽然見他来了，連忙低声互相告诫着說：“王头来了！王头来了！”接着人們也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去干活。王长林心里早已明白。他三脚两步地走到大伙跟前，对着大伙儿很有風趣地說：“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該有中国人的味儿。你們躺在工地上睡觉我也不管，只要別让日本人看見就行了！咱们工人得知道家里外头，对付鬼子咱们得象一个人一样才行。”

大伙一听，放下工具，就拉着他圍在一起聊开了。从此以后，工人們都巴不得王长林到工地来。王长林也乘机和工人一起聊天。他告訴大伙，不要好好給鬼子干活，工人誓死不当亡国奴！他还讲了一些八路軍、游击队抗日的故事，說到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好光景，人人喜笑顏开。

不久和王长林过去一起在天津鬧革命的白振东同志也轉到石景山来了，起先他在“飛島組”包工组下，也以当小工头作掩护，与王长林同志接头后，他俩就分別在两个組里深入敌人心臟进行斗争活动。

王长林和白振东，經常化了裝給抗日根据地輸送物資。有一次，他們到根据地汇报，接受指示，带回許多小冊子和傳单，在工人群众中秘密散发，輾轉流傳，使工人們受到党的教育。他們在工人中傳播着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的火种，这火种是会燃燒起熊熊大火来的！

火燒膏药旗

一九三八年十月，蒋介石又把武汉送给了日本。这时，一高炉已經开始生产了。鬼子們更是得意忘形。他們亂七八糟地到处貼標語，狂吃濫喝，还妄想召开慶祝大会哩！

鬼子們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工人們連看都不願多看他們一眼，誰也不肯多說一句話。憤怒的火焰在人們胸中燃燒，鬼子剛一走过，工人們就指着他們的背脊骨罵：

“他媽的，鬼子尾巴長不了！”

有的工人蔑視地說：“美什么？蒋介石这王八蛋卖国，咱們的八路軍一定饒不了你們。共产党的標語不是貼到你們的腦門子上了么！”

的确，外强中干的日本鬼子，这些天來在表面上作出得意揚揚的样子，但內心里却一直在发愁。慶祝大会已經嚷嚷好几天了，却一直沒有开成。要开“慶祝大会”，至少得把膏药旗拿出来挂一挂，可是剛一挂出来，旗子就不見了。

原来鬼子的旗白天挂上，晚上被撕掉，上午挂上，下午被撕掉。有的人把膏药旗撕得粉碎，扔在地上。来往的工人們走在旗杆下，故意望着天走路，狠狠地踩上它几脚。

本来，鬼子想搞一个“全厂同庆”，要各车间都悬起膏药旗来。他們想：要使这些膏药旗不被人撕碎，除非在每面膏药旗下都站一个日本兵昼夜守着。可是这就未免太沒有“慶祝”的气氛了。最后，鬼子終于想到把旗子插到炉頂上去。他想这回保准是万无一失的了。在炉頂上插一杆大旗，使远近都能看到，他們认为这么一来，就会使“慶祝”大会开得象个样儿了。

果然鬼子派人在一高炉炉頂綁上一根大杆子，挂上了他們的膏药旗子。接着便放心地去籌辦在高爐前邊開大會的事情去了。

工人們見了氣憤地罵道：“他媽的！不怕你挂得再高，我們也得把它弄掉！”

但是挂得这么高，又在高爐上，確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弄掉的。有的人咒罵地說：“這塊遮羞布挂得这么高，叫大風一刮，照样會撕成一條一條的裏腳條子。”話雖如此說，但心上總有着一块疙瘩。

吊車房的工人，每天操作時非看爐頂上的大小蓋不成，一抬頭就能看得見那面晃晃蕩蕩的膏药旗子，便氣得兩眼冒金花。他們一共六個人，兩班倒，一班三個人。每班還有兩三個鬼子跟着一起上班。鬼子們不和中國工人在一起，只是躲在後邊小木屋里，在監視着。這天上班的是李樹德、何文、任之珍三個人。他們在操作台上一邊操作，一邊琢磨着怎樣弄掉這面可恨的旗子。

“我可憋不住啦，咱們上去砍掉它！”何文說完就想干。

李樹德歲數比較大，做事穩重，連忙說：“這可不行，一上爐頂准叫鬼子瞧見，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沒有砍掉旗子，反會誤了事。”

“那就夜裏上去干掉它！”小任接過來說。

李樹德想了想，覺得小任想法也行不通，便對小任說：“這也不行，能上爐頂的就咱們吊車房的幾個人，旗子沒有了，不找咱們，找誰？”

“那就和他們拚了吧，我可受不了這個窩囊氣！”兩個青年都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只顧琢磨干掉那面膏药旗子了，早忘記送信號要加料

工人添料。直到发现标杆上料线不明^①，他们才想起料亏了。按正规的操作，应该放大盖，然后，再放小盖，让高炉口上部打开，就不会把炉膛里面的烈火放出来了。可是，何文一着急，不管三七二十一，为了图快，把大小盖一齐往下放。大盖还未关严，小盖就已经打开，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烈火顿时从炉口喷了出来，火柱足有两丈来高，火苗一下就窜出好几丈，膏药旗子顿时化为灰烬，只有旗杆还熊熊地燃烧着。

这下，可把大伙儿乐坏了，何文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了，他在小任肩上使劲地打了一拳，说道：“这下那块布，可去他媽的了！”这时旧恨新仇，一齐涌到何文的心坎上来。不久以前，他偷看了一下爱国的宣传品，就被鬼子非刑吊打，这回可解气了。

“好呀，小日本完蛋了！”小任兴高采烈地跳着说。

只有李树德一声不响地匆匆地走出了吊车房。他们两人也顾不得问李树德出去干什么，只管高兴，于是，拍手跺脚地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鬼子的小木屋和操作台紧挨着。他们两人只顾大笑，竟忘了后面的鬼子。鬼子听到一声巨响，知道高炉又跑了火，接着又听见他们的笑声，就走了过来。这时，他们两人还仰着头从玻璃窗瞧着炉顶发笑哩！

鬼子也连忙挨近窗口，透过玻璃窗往上细瞧，一看膏药旗早已成了灰烬，旗杆还在燃烧，气得暴跳如雷，举起拳头朝着他们两人的后脑劈劈拍拍地打开了，骂道：

“叭嘎牙路！国旗那去了？着的不行！”

这时，他们两人也惊醒过来了。

① 高炉料面同炉盖的距离超过了三米，标杆没法测出料面高低，这时叫作“料线不明”。

“大蓋卡住了，火的上去。燒啦！燒啦的有！”何文理直气壮地说。

这时，亏的料已經补上了，鬼子查了半天，也找不到什么毛病来，只好唔唔呀呀地对他们说了一声：“以后小心的有！”说完，便哭丧着脸回到那木屋里去，恼怒膏药旗又沒有挂成。

回到小屋里，鬼子连忙打电话向他们的“太君”告急。这几个鬼子也知道，假如影响了开会，他们是要受申斥的。为了替他们自己开脱，就向他们的“太君”把这次火燒膏药旗說成是偶尔发生的一次设备事故。可是，他们打完电话，就透过玻璃窗偷偷地监视着吊车房的工人。

何文和小任再也不大声嚷嚷了，只是抿着嘴胜利地微笑。李树德更有说不出的兴奋和高兴，但他还在盘算另一个問題。

很显然，鬼子的膏药旗燒掉，还会马上找人重新綁上。怎样才能在他綁上以后，又立即巧妙地把它燒掉，而且不让鬼子发现这个秘密，燒它一个晕头转向呢？

果然，鬼子怕誤了他们的大会，立即找来許多架子工，抬了一根大木杆，拖的拖，拉的拉，直往炉頂上架。鬼子还嫌太慢，一直在工人的后面催：“快快地，快快地綁！”“义和公”和“飞鳥組”的工人便在这时乘机加入了起重工的行列。王长林和白振东早在起重工里安排了三人，要他们尽量拖延时间，使旗子綁不上去。一旦勉强綁上之后，就和吊车房的工人联系好，什么时候綁上，什么时候燒掉它。

趁鬼子在张罗起重工人抬杆子的时候，“义和公”的老张同志悄悄来到了吊车房，这时何文和小任还在抿着嘴微笑，李树德还呆在那里沉思。

“怎么样？膏药旗燒啦？”老张满臉喜气，一进吊车房就問。

“料纔不明，我把大小蓋一齐往下一放，就听轰地一声，膏

药旗完蛋大吉了！”小任馬上接过来比手划脚地說开了。

“好极了，向你們致敬啦！”老張邊贊揚邊說。

“只要他挂，我們便燒，燒它个片甲不留！”

“对，看他狗目的还敢不敢往上挂，只要他一挂上，咱們就燒掉它！”

“燒的次数多了，万一鬼子知道你們這一手，怎么办？”老張沉思了一下，接着反問何文和小任。

他們兩人只顧高興了，還沒有來得及考慮這個問題呢，突然被老張这么一問，倒都給問住了。小任沒經思索，便順口答道：

“那时，咱們再想另外的辦法燒唄！”

这时，只見李樹德站起來說：“我剛才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咱們在加料的時候，不等料下完，就把大蓋使勁往下拉，故意讓料卡住大蓋，這樣燒膏藥旗的事情就完全聽凭我們擺布了，要什麼時候燒，咱們就叫它什麼時候燒。”

李樹德還沒有說完，何文就已經完全明白了，他歡喜若狂，話象放連珠炮似地說下去：“只要把小蓋往下一拉，轰地一声，膏藥旗就完蛋了。这又合乎操作規程，鬼子怎么也查不出來。”何文說得那么有勁，感染得大伙兒都笑得合不攏嘴。

他們低着聲又笑了一陣，老張同志便要動身到爐頂上去了。何文見老張要走了，便揮着手對他說：“你們綁吧，綁好了我們再燒！我們決心燒他個片甲不留！”

“對！我們綁，你們燒，我們尽量往冒火的地方綁。”老張回過頭來對大伙兒笑着說。

“對，燒完了，你們再來綁，叫你們多辛苦了！”李樹德含笑地說了这么一句，老張同志會意地笑了笑，便直向爐頂去了。

三番五次，不知費了多久的工夫，旗杆总算綁好了，旗子又勉強挂出去了。这时，跟班的那幾個鬼子，透過玻璃窗目不

轉睛地監視着吊車房的工人，心想：“你們這回燒不着旗子了！”

鬼子看了看表，快到下班的時間了，心情輕松了許多，他們認為在他們嚴密的監視下，再也不会出什么岔子了，籌劃很久的大會總算能開成了吧？

跟班的幾個鬼子正想着，猛然間，只見何文把小蓋往下一拉，象爆炸似的，立即傳來轟的一聲巨响。隨着這意外的響聲，鬼子由失望立即轉為恐懼，最後變得手腳不知所措。他們知道這個巨響給他們帶來了什麼。

何文這次不但沒有象第一次那樣露出了內心的無限興奮的神情，反而裝着也好象是發生了意外的樣子，抬起头來往爐上一瞧，然後，拉長嗓子向鬼子喊道：“旗子火的有！”

這回，鬼子並沒有立即趕到吊車房來叫罵，他們覺得到吊車房去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工人們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看得一清二楚，操作上找不出一點兒毛病。鬼子咬牙切齒地走了出來，凝視着高爐頂發楞，膏藥旗早已化為灰烬，旗杆還在熊熊地燃燒。他們象泥人似地仰着頭站在那裡，動也不動。敵人感覺到這火焰正在燃燒著他們的全身。

下班的鈴聲響了，接班的鬼子來了，他們唧唧咕咕地在交談。從他們懊惱的樣子，一看就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

接班的工人也來了，王金桂他們一進吊車房門就興沖沖地問：“那塊布怎麼燒的？”何文馬上向他們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叫他們別嚷。何文又走向窗戶，往外一瞧，看見鬼子們還在那裡唧唧咕咕的！他們也不去理會鬼子在談些什麼，吊車房的六個人便圍到一起，也開始比手划腳地談交接班的手續。王金桂忙問：“不是爐里冒火燒的？”何文說：“哪裏，是咱們放的火！”李樹德便一五一十地把火燒膏藥旗的事情告訴了王金桂他們。從此怎樣燒膏藥旗便成了交接班的主要內容。

膏药旗不知挂了多少次，也不知燒了多少次。上午剛挂上，下午就燒了，下午剛挂好，夜裏又完蛋了。有一回，又是在快要下班的時候，李樹德他們又把膏药旗給燒了。在交接班時，接班的伙伴馮哲生就提意見說：“你們沒給我們留一会儿，不能老讓自個兒燒個痛快啊！”

工人們都在談論火燒膏药旗的事情，誰都稱贊地說：“咱們高爐上的兄弟真有兩下子！”

鬼子急得干瞪眼。最後他們只得把膏药旗從爐頂上挪下來，斜掛在爐腰上，活象降半旗致哀似的。不用說，慶祝會是開不成了。

三、在黑暗的年代里

奴 隶 場

工厂成了奴隶場。敌人的一套龐大的侵略机构象許多条吸血管吮吸着工人的血液脂膏。

工厂的行政侵略机构是第一条吸血管。厂內从所长到次长、課長、系長、监工以及大小头目，全是日本人。鬼子把中国工人叫做“苦力”，苦力就是奴隶的同義詞。

第二条吸血管，就是特务組織，取締系和西大楼便衣队、福寿岭工作队、諜報队保安系，都是便衣特务組織；警备队和第一、第二、第三行动队等是武装特务。全厂共有特务一千二百多人。統由防卫部領導，防卫部則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国光部队領導。

第三条吸血管，就是封建把头。他們大部分是日本人或者是汉奸走狗。为了扩大奴隶的数字，他們便到各地去招募拐騙。

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河北滄县和天津一带連年遭受水旱灾害，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本包工头們串通了一些地痞恶棍，乘机在各灾区招搖拐騙，募集劳工。

一九三九年冬天，大包工头丰川到达滄县火車站时，当地的大恶霸李如山、大地主郝洪勋早在那里恭候多时了。郝洪勋

把丰川接到家里，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在席面上，議定了招募工人的“联络費”。第二天，两个狗奴才把大小婆罗爪牙都召集在李家議事。李如川往客厅中間一站，挺着猪肚子，打着官腔說：

“兄弟我把大伙請到舍下来，有要事相商。日本天皇要修鋼鐵厂，大招华工。皇軍有令，招上工人就有賞。你們要是拉上百十号人，就可以发一大笔財。再說，如果你們願意跟着一块儿去的話，还可以当个头目。你們馬上对那些旁鬼說，誰要去，先給一笔安家費，就說到关外干活，管吃，另外还发錢。”

招工的消息頓時傳开了，人們被他們的花言巧語說动了。十三岁的肖兆庆和他母亲俩，孤儿寡母的，又遇上灾年，平日在街头討飯，听说招工，肖兆庆心下想，要真能掙点錢回来，也好养活母亲。母亲也在想，这怕是一条活路吧！含着眼泪，把瘦弱的儿子看了好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說：

“孩子，媽养活不了你啦，自己找一条活路也好，去吧！”

說罢，娘儿俩抱头痛哭。最后，还是肖兆庆安慰母亲說：

“媽，我去了，把工錢寄回家来給您，咱娘儿俩就都能活命了。往后还可以把您接去，咱們就再也不用分开了。”

天真的孩子，帶着种种美好的幻想，和其他被騙的人們一起，离开了家乡。

一辆铁閥罐子車，裝走了这些出外求生的人們，車門緊緊地鎖着。車箱里一片昏暗，到处都是豬糞、馬尿，腥臭味刺鼻難聞。

車到天津东站，他們被赶下来，步行走到南市，在那临时搭起的一个大窩棚里住下来。

这时，有消息說：“不去关外了！”大家这才发现完全被騙了。要把人們弄到哪里去呢？窩棚里的人都商量要逃跑。

把头們对募集工早有戒备，窝棚門口加了崗，把人圍在裏面不准出来。

深夜，一片寂靜，忽然哄响起脚步声、嚷叫声，乱作一团，大家都屏着气侧耳細听。只听有人喊：“向南跑了！”“追呀！快追！”幼小的肖兆庆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非常害怕。

接着听到刷刷的脚步声向南跑去，漸漸地又沒有动静了。半小时过后，嘈杂声又起来了。

“……捉到了！……他媽的，看你往哪儿跑！”

接着就是一陣“劈劈拍拍”的鞭打声。隨后一个把头气势汹汹地闖进窝棚，用木棒敲打着大伙，大声吼着：

“都給我起来，到院里集合。”

深夜，又是数九寒天，大伙紧縮着身子站在院里，冷得直打哆嗦。

院中的一个梁柱上，吊綁着那被捉来的人。身上剥得精光，他早已昏过去了。借着月光能够清楚地看到他身上象是纏上了一条条紫色的血藤。

鬼子丰川和大把头李如山站在柱子旁边。看見人到齐了，就下令“打”，接着“劈劈拍拍”又是一陣皮鞭。

当天夜里，把头們把大伙的身份证收了去。这下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沒身份证，哪儿也去不了。大伙都說：“这条命算交代了！”

两天以后，这辆封闭严紧的铁閥罐子車，被拉到了石景山制铁所。

河北、山东一带被拐騙来厂的破产农民，隨后也来到石景山。

包工組头都象蒼蠅似地糊住全厂，除去“丰川組”而外，还有日本特务佐藤和汉奸崔庆令合办的有上万人的“义和祥”，还有

‘义誠組’、‘大林組’、‘飛島組’等三十多个組头，这些組头和工務部所屬的各課系直接发生关系，专包厂內的土木建筑工程。包工組的把头叫“大桓”，下設許多“二桓”，二桓下面又有許多小把头。把头們对工人都有鞭打生杀大权。

到了石景山，肖兆庆就被塞进破席搭成的窝棚里，潮湿的土地上鋪着葦席。人多地面小，人們象煮餃子似地挤在一起，連翻身都不行。就这样还得两班倒，上白班的走了，上夜班的回來睡。上白班的，每天半夜三点钟，星星还在眨眼睛，就得上班。哨子一响，工头李如山和鄭洪勳就撞进窝棚来了，連打帶罵地把大家轰起来上工。然后，在鬼子刺刀的監視下，挨着工头棍棒皮鞭的抽打，不歇气地一連做十七八个小时的苦工。到晚上九点钟，月亮已升起老高了，才收工回来。

这样累死累活一天，一个工錢也不給。每天一个人只能領到两个长綠毛的混合面窝窝头和一点盐水煮黑豆，喝的是黃澄澄的蒸鍋水。工人都得了貧血症和夜盲症，上下工的时候，大群的夜盲工人牵着一条绳子走路。身上的衣服，早就烂得一絲一縷的，只得把洋灰紙袋四角一剝，中間掏个洞往身上一套，穿起来好象紙人一般。沒有鞋就在脚上裹些亂草。走起路来噠噠作响。

冬天，窝棚里四面透風，冷彻骨髓。許多人晚上睡下，便再也起不来了。夏天，窝棚里臭氣熏天，人人身上都是虱子成串，疥瘡成片。工人們就在这种非人生活里日日夜夜地煎熬着。

所以当时石景山流傳这样的民謠：

火車一冒烟，來到石景山，
鞋子沒有底，袜子篩了圈。
來到石景山，入了花子班，

有心回家去，又沒盤纏錢。
一進義和祥，如同見閻王，
披的麻袋片，吃的混合糧。
虱子連成串，住的牛馬房，
棍棒刺刀下，小命早晚完。

一天，大家剛起來，準備上工，不料大把頭李如山這天亲自來檢查。李如山手提大馬棒，一進門看見席上還躺着一個人沒有起來，於是掄起棒子就給他兩下子。“喎！”沒有動彈，也沒出聲，李如山過來把蓋在身上的破麻包揭開，人早已僵挺了。不知死了多久了。

“他媽的！拖出去！”李如山提着棒子就走了。肖兆慶忍受着這悲慘的苦难生活的煎熬，心想：李如山這群殺人不見血的魔鬼，總有一天，人們要和你算賬的，你們的日子長不了！

闖出魔掌

鬼子為了加緊掠奪我國的鋼鐵，从日本移來一座老旧的高爐，這就是二高爐。

在二高爐東邊，用鋼軌三角鐵架起了一座五十多米高的方形桁架。在桁架上四十多米高的地方，又造了一個方形小木屋——料倅操纵室。屋里面有操纵料倅及橫行車的抵抗器，還有電盤等重要電器設備。這木屋真叫小，要叫它操纵室，还不如叫作木籠子更恰當。屋裡只能裝下兩個人，再多一個人就不用想轉身子了。

開爐後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七日，在吊車房值班開車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工人楊祿和一個十九歲的助手佟

守護。

地高風大，把小屋子刮得忽悠忽悠地直晃。天冷、風硬，又趕上夜班，他倆穿的那兩件衣服，早就象一層燈花紙般不頂事了。楊祿和小佟冷得又搓手又跺腳，他們商量好在小屋裏生了一爐火。爐子上坐着半壺水。火越着越旺，小屋裏開始暖和起來。

紅燈亮了，這是不要料的信號。楊祿抬頭一看表，已經六點四十分了，他想：“應該清理一下，該交班了。”於是就和小佟拿了扫帚從操縱室出來，一個沖西，一個沖東地扫起地來。沒想到屋裏的火爐靠木柱子太近，木柱上釘着一些電線，通紅的爐膛烘烤着木頭和電線，轟的一下，電線着了起來！加上北風一吹，不一会儿整個房子都着起來了。頓時燃起來熊熊的火焰。

小佟抬頭看見，不禁失聲大叫：“楊師傅！楊師傅！吊車房着火了！”楊祿放下扫帚，扭頭就奔操縱室，可是火越着越猛，四十米高處沒有一點防火設備，更沒有水。爐子上的半壺水頂什么用。望着這場大火，楊祿和佟守謙都預感到，災難就要臨頭了。起先，他們很惊慌。可是，事情既已這樣，也無法了。想起了平日受的苦處，反倒鎮靜高興起來。兩個人對看了一眼，彼此就在眼光里搭了話：

“燒吧！”“燒它個片甲不留！”於是，他們笑瞇着眼瞧着火，覺着燒得挺舒暢。日本監工和廠長、警隊，一見吊車房着火，都嘰哩哇啦地叫着，往爐頂上跑，到了爐頂上，二話沒說，就把老楊和小佟捆綁起來帶走了。

消息象長了翅膀，立刻傳遍了全廠，人們都為老楊和小佟捏着一把汗。

連夜就把他們轉到日本警察署去了，什麼話也沒說，就打入了牢房。

第二天下午轉送到日本宪兵队。第三天，开始审讯。首先单独提审了楊祿。

門打开来，特务把他一下推进了一間又暗又潮的小屋子里。屋子四周布滿了刑具：电椅子、老虎凳、大串皮鞭子挂在那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厉害家伙……。日本宪兵队长挂着战刀坐在那里，翻譯站在旁边。

宪兵队长問：“操纵室怎么着的火？”

楊祿說：“火烤电线着的火。”

宪兵队长說：“不是，你的私通八路，放火的有！”

楊祿回答說：“不是我放的火！”

“八路那里的有？”

“不知道。”

鬼子把眼一瞪嗷嗷地吼叫了几声。学着日本模样留着日本仁丹胡子的翻譯湊到楊祿面前，低声附耳說道：“要上刑了，快說吧！”

楊祿沒好气地对他說：“說什么，知道的都說了！”

翻譯馬上把臉一沉，蹬蹬走回宪兵队长的身边。只听一声嚎叫：“上刑！”

話音未落，几个打手上来把楊祿按倒一条长长的凳子上。将他双手別过去，反綁在凳子上。碗口粗細的一条杠子穿到他的后背上。臉上鋪了一块毛巾，两个人坐在他的肚子上，就开始灌辣椒水了。

最初，他不喝，可是人总不能不呼吸，稍一換气，就被迫咕咚咕咚地喝几口，这样灌了足有三大壺。慢慢地，他的肚子就脹大起来，灌得眼睛鼻子耳朵象火燒似的。坐在他肚子上面的两个打手开始站起来，一跳一跳地踩在他的肚子上，水和血就从他的嘴和鼻子里倒流出来。楊祿立刻昏了过去。就这样反

复多次，把他弄得死去活来。因为得不到什么口供，就又把他押回牢房。楊祿从牢房栅栏里看到外面树梢在風中摆动，想到妻子、三岁的孩子、年老的母亲……。楊祿一想到他們，心想我更要咬定牙关，什么也不能說，要按照敌人摆布的話去說，不但我活不成，連他們也活不成了。

过了两天，敌人又把楊祿提了出来。鬼子仍然問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們就又上刑逼供。一个特务硬把楊祿按着跪倒在地上。一个人拿着茶杯粗細的木棍橫放在他的两条小腿上，两个特务分別蹬上木棍的两端，頓时，疼得他直滚。鬼子用钉子皮鞋，狠狠地在楊祿的肚子上胸膛上乱踢一通，把衣服全都踢烂，血把衣服都染紅了。

“說！誰指使你干的，和八路有什么关系？”宪兵队长瞪着充血的眼睛，厉声地問。

楊祿看了他一眼，就把眼睛闭上了。

“好！不说，坐老虎凳！”宪兵队长厉声地吼叫。

砖头一块块往上加，痛苦也一刻一刻加深，楊祿心里想，只有咬紧牙关關吧。

尽管鬼子使用了各种酷刑，但他們不能从楊祿嘴里得到什么。他又被拖着关进了牢房。

又过了两天，敌人忽然非常客气地把楊祿請到审訊室。經過这几天的折磨，他已經被糟蹋得不象样子。楊祿艰难地走进来。

今天，这个审訊室里和往常不一样，在屋子中间生了一个大火炉，炉里面插上了許多根通条。

宪兵队长一見楊祿，就吐着他那对假牙，冷笑着說：“你怎样受八路軍的指使点的火？”

楊祿斬釘截鐵地回答：“什么都不是，是火炉烤电綫着的！”

鬼子一跃跳起来，拍着桌子大罵：“叭嘎！給我烙。”

炉子里紅紅的火苗，映着鬼子和狗腿子們猙獰的面貌，也映着楊祿蒼白但是堅定的臉龐。

“說不說？說了，就不烙了！”宪兵队长粗声地問。

敌人就是要他吃不住刑罰，使他胡說亂說一通，根据这胡說的再株連別人，再加重罪名，这是敌人的老把戏。楊祿心里想，决不能上敌人的当。楊祿坚定地說：“不知道！”

鬼子怒冲冲地一揮手，又命令道：“烙！”

楊祿的后背上、胳膊上留下了一道道黑紫色的焦糊的烙印。

楊祿昏过去了，狗腿子朝他身上潑了一盆冷水。老半天，他才慢慢地緩醒过来。

特务向前逼近了一步，厉声叫道：“說！”

楊祿把眼睛一閉，又昏过去了。

“帶下去！”鬼子不耐煩地吼叫着。

經過这些非刑酷打，要躺，不能躺；要站，站不起来。楊祿的身上沒有一块好皮肉。

夜里，牢房象冰窖一样，疼痛使他久久不能入睡。他靠在墙角上，閉着眼睛半臥着。

还是在上次提审他的时候，在甬道上，他看見两个打手拖着遍体鱗傷、昏迷不醒的小佟走过去。

現在不知他怎么样了？这点大的孩子，哪經得住这样的毒刑啊！这些吃人的野兽們，血債要用血还！你們等着吧，总会有人收拾你們的！

突然，牢門沙沙作响，楊祿把眼睛睁开，只听有人喊了一声：“楊祿！”順着門縫塞进一包东西。楊祿掙扎着爬过去，打开一看，是一条毡子，毡子里面还包着几个窝头……。顿时，一股暖流透过他的全身，他知道，这一定是高炉上的弟兄們想法送

来的。

自从楊祿入獄受刑的消息傳出來以後，整個的煉鐵車間的工人們，都憤怒地議論着這件事，大家決定聯名保釋。

第二天，宪兵队长就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他打开一看，大吃一惊，一封三百人联名要求釋放楊祿和佟守謙的信，堂堂正正地摆在他的眼前。

这个魔鬼見了这信，不由得苦苦思索起来：

“……看樣子，再用刑，也是套不出什么話來，……要是把他倆——處——死呢？這——這三百多人准不答應……那么——还不如就此下馬……。”

這樣，楊祿和佟守謙因為身後有這樣強大的工人階級的隊伍作後盾，使敵人不得不把他們釋放出來，才闖出了魔掌。

玉 兰 子

募集工過的是牛馬生活，臨時工的生活也同樣淒慘，天天在飢餓線上掙扎着。月亮升起老高才下工，夜裏兩點鐘就得爬起，披着星星去搶“三關”。正象工人中間流傳的一句話：“不怕地，不怕天，就怕過三關。”

第一關是愛護會。愛護會是帶有保甲制性質的漢奸組織，它為日本鬼子募集勞工，在勞工中間清查所謂的“壞人”，在勞工身上榨取金錢。臨時工得先到它那裡去領竹牌。人多牌少，每天清早三、四点钟，人們就往北辛安愛護會跑。

七点多钟，愛護會一開小窗口，几百只手都伸過去，希望能夠拿到牌。這時維持秩序的打手不停地叫罵，棍棒象雨點似地落在人們的頭上。

為了拿到一個牌，每天得忍饥受痛地來過這一關。

第二关是表門。拿到牌以后，到表門去換“苦力认受領票”的三联单。沒有三联单，就不能进厂做工。

表門这里，挑剔更严，老的不要，小的不要，瘦弱的不要。在这关前，人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

把美的苏瘸子，又真不是个东西。遇到他不順眼的，或者沒有摘帽子向他鞠躬行礼，他就沒收牌，不給你換三联单。他稍一不耐煩，还会給你几木拐。他的木拐头上有道铁箍，打在身上疼得要命。

第三关是現場的工头。現場的工头，簡直是小土皇帝，他說要你就要你，他說不要你，你有了票也上不了班，票上不盖章，就領不到一斤三两棒子面。为了求他盖章，就得向他弯腰鞠躬說好話。每逢过节，还要送礼，不然，第三关就过不去。

僥倖地闖过这三关，苦撑一天，仅仅能换来一斤三两棒子面。

白松寬当时是个临时工，为了闖三关不知受过多少刁难。就这样，每天領来一斤三两棒子面怎能維持住全家五、六口人的生活呢？为了活命，只好忍心让自己的老母亲去給人当“老嫗子”，自己的老婆給人家縫洗衣服，孩子們拾煤核、挖野菜。但是，这样也維持不住。没办法，家里能当的都当了，能卖的也都卖掉了，可是日子依然混不过去，大人餓着还能忍着点，可是孩子們忍不住餓得直叫爹叫娘。一声声叫得象刀扎在心上似地难过。这时，听说有人要找个女孩子当佣人，老白和妻子流着眼泪商量，只好把十一岁的女儿玉兰子，送出去当丫头。

玉兰子到了姓王的东家，王家虽说是我的“丫头”，可不拿她当孩子看待。每天起早睡晚，让她干连大人也难以担负的重活。让她吃剩下的残湯剩飯，剩多多吃，剩少少吃，真是天下

老鴉一般黑，有錢人都是狠心腸，所以她要想吃一頓飽飯，真是十年九不遇的事。日子久了，玉蘭子就累餓成疾，身上皮包着骨头，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

孩子是爹娘身上掉下來的骨肉，誰的孩子誰不疼啊！老白聽說玉蘭子有了病，象錐子扎心似地難過。

這天，老白連班都沒顧得上，起個早趕來看女兒。他到了王家門口，把來意托人傳進去，等了好半天，玉蘭子才走出來。玉蘭子可看見了親人，多少委屈她想一下子倒出來，可是她只叫了聲爸爸，聲音就在嗓子眼哽住了，兩眼含滿了泪水，她赶紧轉過身去，偷偷抹眼泪。老白打量了一下女兒的模樣，心里就明白了，他問道：

“玉蘭子，你身體這樣弱，还能在這兒呆下去嗎？”

玉蘭子人雖小，可是個剛強的孩子。他知道不當了頭，就得回家帶累爹媽，日子更是不好過，于是就咬緊牙回答說：“能行。您放心吧……。”她的話沒說完，就咳嗽起來，隨着咳嗽，哇地一声，吐出了一口鮮紅的血，接着又吐了几口。

“血！……”老白驚呆了。

玉蘭子本想不說，但她再也忍不住了，嗚咽着說：

“有一回，太太讓我搬爐子，我搬不動，可她非逼着我搬不行，我一使勁搬爐子，累得直喘，咳嗽了一聲，就吐血了。”

老白听了這話，心里明白這是“努勞”，就是出大力，肺部血管破裂。他心里万分難過，非常怨恨自己：

“真是自活啊！連亲生的孩子都養不活。讓这么小的孩子受這樣的活罪。”他越想越難過，一狠心便對玉蘭子說：

“玉蘭子！咱們回家吧！要死一块死在家里。……”

玉蘭子跟着爸爸回到家里，在王家做成了的病，越來越重。老白一家連命都顧不上，哪還有錢求醫、買藥給玉蘭子治病

呢？玉兰子的病一天比一天加重，做父母的心情更是沉重。一天，老白下班回来，一进家门，就见玉兰子手扶炕沿，大口大口地往地上吐血块。他赶忙上前扶住女儿，这时女儿只有呼出的气，吸气都困难了，老白这个刚强的汉子，这时也忍不住了，眼泪顺着面颊刷刷地流出来，他大声地对屋外的妻子喊道：

“玉兰媽！玉兰媽！……”

白大嫂听着声音不对劲，连忙赶进屋来，一看女儿脸色煞白，地上一滩血，便也随着哭起来。

老白和白大嫂东拼西凑，连买米下锅的钱都算上，才凑了两块钱伪币，然后背着玉兰子去看病，大夫给玉兰子号过脉，皱着眉头摇摇头说：

“这孩子不用瞧了，背回去吧！”

老白一听凉了半截，知道这孩子没救了，可是他仍然哀求大夫：

“大夫！您修修好，救救孩子，给瞧瞧吧！”

大夫表示无能为力地摇摇头。

老白没法，只好背着玉兰子往回走。

回到家里，玉兰子的病更重了，躺在炕上，连睁眼睛的力量都没有了。老白和妻子默默地守在女儿的身旁，看着女儿微弱地喘着气。

“……我要走了，……要扛大枪，……骑大马，报仇去……”

玉兰子在昏迷地说着胡话。妈妈想用自己无限的爱来唤醒孩子，可是当妈妈用手去抚摸孩子的手的时候，玉兰子那双没有血色枯槁的手已经冰凉了。这股凉气像股电流，一下就传到妈妈的心上。妈妈伏在女儿身旁悲哀地哭起来。

这时玉兰子又微微咳嗽了两声，神智好象清醒了些，她以

仅有的一絲微弱的气息，发出低沉的声音說：

“爸爸，媽媽，……我不行了。……我死了，……別买……棺材。……你們……多吃……几頓吧。……”說完，腦袋一歪，就斷了气。

老白和白大嫂呆楞楞地看着女儿枯瘦的面孔，耳旁还响着：

“……爸爸，媽媽……我不行了。……我死了，……可別买棺材……你們多吃几頓吧……”微弱的声音，这声音那么温柔、凄切、悲痛。

老白和白大嫂，撫尸痛哭，多少辛酸，多少憎恨和不平一齐随着热泪流啊！

血渭的童工

說起玉兰子，使人想起在这个奴隶場中，还有許多象玉兰子这样可爱的孩子在受折磨。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中，最廉价最痛苦的劳动力是童工。

一九四三年初夏，北京“新民报”上登出了石景山制铁所招收童工的广告，說得天花亂墜。就凭这欺骗性的广告，制铁所从北京、天津、济南招来十三四岁的穷孩子二千来人，这就是所謂“养成工”。

鬼子正在华北搞“强化治安”，为了推行奴化教育，让养成工先学三个月的日文和日本体操。

“小日本，真野蛮，不过一年准得完！日本話，甭用学，再过三月用不着！”这是孩子們給他們的回答。孩子們都很乐观，他們来自四面八方，不少人知道有八路軍，有解放区，他們知道日寇长不了。不管日本鬼子和汉奸教員怎么打，怎么

罰，他們就是不好好學日文，不好好練日本體操。有幾個教員是鬼子的爪牙。他們和鬼子一起想出了罰站、罰跪、打嘴巴、打手板、打屁股、互相打、筷子打脖頸、跪碗足八種刑罰來欺壓養成工。

有个最坏的叫“黑李”，掌管伙食，兼作日文教員。他的名字叫李苏民，因为打罵工人，克扣工人，心全黑了，所以大伙就叫他“黑李”。他撈足了腰包，在北京置了房子，經常帶着老婆吃館子，吃得滿嘴流油。每天穿着毛料西服、尖头皮鞋晃來晃去。他一看見養成工，就把臉一拉，把嘴一撅。在“黑李”的眼里，養成工個個都多長了一張嘴，要吃飯。這和他心黑手長足撈錢剛好是相反的。

一天晚上，熄燈哨已經吹過。可是，天很熱，跳蚤咬，肚子又餓，南屋宿舍的養成工，躺在地板上睡不着，大伙愈說火愈大。“混合面兒的窩頭，臭咸菜還不讓你吃飽！挂羊頭賣狗肉！”“日本鬼子本來賣的就是狗肉，黑李這小子一經手，就光剩下狗骨头了……”正說到這兒，忽然從窗戶外有個人探進半截身子來，從喘氣的聲兒，就知道誰是黑李。黑李一邊罵：“好啊！你們這些猴崽子要造反哪！”一邊用電棒照着養成工的臉。黑李想：“誰的臉色不对，剛才的話准是他說的。”用電棒照了半天，一百多人假裝睡覺，什麼也看不出來。黑李就進了屋子，把電燈開了說：“誰剛才說話來着？給我站起來！”大伙兒還假裝睡覺。黑李氣得直跺腳，喊了一聲：“你們這些畜牲！全給我站起來！”等大伙全都站起了，黑李又吓唬道：

“說出剛才是誰說的，沒事兒。要不說，我全揍你們！”大伙還是一聲不吭。黑李一看他的話跟放屁一樣，狠狠地揍了離着他近的幾個走了。

第二天早上，上日文課，黑李一進教室門口，只見他手里

拿着一把筷子，上面箍着三道猴皮筋。大伙正在納悶，这玩意儿是什么用的？黑李就叫起一个南屋的养成工来念日文，因为有一个字不认识，黑李就叫他到前边站好了，用攥在手中的筷子照着孩子的脖頸就是几下子。孩子的脖頸上立即凸起了一排紫杠子。他一连气叫了五十多人，全是南屋的，只要谁有一个字不认识，有一句話发音不对，就过不了这一关。

养成工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正是发育能吃的时候，每天还得不到五成饱儿，再一练日本体操，肚子就餓得更快了。有一次，牛毛細雨一連下了两天，半夜里又刮起了小風，大家又冷又餓，住在北屋宿舍的离厨房近，几个人就到厨房拿窝头去了。誰知剛好碰上了黑李，又让他抓住了。他先让把窝头放回去，又揍了每人两个嘴巴，觉得还不解气。他看見厨房有很多飯碗，还有一盆粗盐，便圍着籠屉把十多个飯碗扣在地下，每个碗足上放了一把粗盐，让拿窝头的养成工臉朝籠屉跪在碗足上，一会儿盐粒就落到肉里去了。

鬼子为了让这些孩子忘記自己是中国人，甘心忍受他們的压迫和剝削，不許养成工說中国話。养成工吃的本来是混合面窝头、臭咸菜，日本鬼子还强迫他們在吃饭前由桌长带着，朝着窝头鞠躬，用日本話大声喊：“这饭真好吃！”饭后，朝着空饭碗鞠躬，用日本話大声喊：“謝謝天皇！”

有一天，王中和那一桌正吃午饭，大伙儿就小声地說：“做亡国奴太难受了，牲口都不吃的东西，还得說好吃！”“日本鬼子在中国搞‘三光’政策，咱們在这儿还得天天謝天皇！”“咱們这桌从今天起就不喊，看看他們能把咱們怎么样？”饭后，王中和这一桌就没有喊。回到宿舍，别桌的人就到王中和住的宿舍去，大伙儿談論起来：“我們沒喊，你們知道了嗎？”“知道了，我看福島、黑李不在还行，要在，可真有点儿悬！”“悬什么？”

福島、黑李要在旁边，就光嘴动不出声，要不在，干脆就不喊！”“他們在，我們也不喊，我們不做亡國奴！”“对！就这么干！”一傳偶，偶傳三，知道的人愈来愈多，后来連一个喊的也沒有了。鬼子发现这事以后，虽然想处罚童工，可是，由于大伙儿心齐，坚持斗争，饭前饭后喊口号的规定，終于取消了。

七月里，所长中山到养成所视察了一次。他看見养成工个个面黄饥瘦，十有八九拉肚子。他生怕这批孩子一旦得了“虎列拉”真的死了，捞不到便宜的劳动力，无法交差，就給“改善”了一下伙食：把混合面換成了带壳的高粱米，把臭咸菜換成了白水煮南瓜。誰知这带壳的高粱米更难消化，整吃整拉，泻肚的越来越多。

有一天，几个养成工向黑李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把高粱米換成小米，把南瓜換成小白菜。黑李听了以后，翻了翻他那两只小白眼，一声沒吭，走了。

黑夜里，养成工們睡得正香，半夜时一場大暴雨把他們惊醒了。仔細一听，还夹杂着“都儿！”“都儿！”“都儿！”的哨音和“赶快起床，赶快起床，紧急集合！”的喊声。先听到的人便喊起大家来。冒着瓢泼大雨，四百多个养成工象掉在水里的小鸡一样，身上全湿透了。这时候，黑李不慌不忙地迈着四方步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穿着雨衣，戴着雨帽，还打着一把雨伞，到跟前就問：“人都到齐了沒有？”值勤的說：“除了三十多个病号，全都来了。”黑李說：“今天的事兒，非常重要，不管有病沒病全得来！”

等病号也到齐了，黑李便要全体验朝东立正站好，他提高嗓門，大声說：“大日本为了拯救中国灭亡，派来了皇軍替我們在前方流血牺牲。”黑李剛說了这一句，站在后边的就罵：“汉奸！”“走狗！”“王八蛋！”風里雨里黑李听不清，又說：“你們在后

方吃得飽飽兒的，能安心地學日文，學技術，還不知足，還要
求改善伙食，真是無耻到極點了。”養成工聽到了這兒，啐道：
“呸！看看是誰無耻到極點了？”黑李又說：“為了向大日本天皇
和大日本皇軍表示懺悔，全體朝東跪下！”

三更半夜，下着傾盆大雨，刮着大風，地下泥水沒膝，又是
劈雷，又是闪电，養成工個個冷得直打哆嗦。四百多個孩
子，都跪在雨地里了，黑李才心滿意足地進辦公室里去了。雨
一直下到快三點，才停了，黑李從辦公室出來了，喝令大家站
起來。

養成工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好不容易回到了宿舍，剛進
門，很多人都把自己戴着的日本帽子扔在痰桶里了。把日文書
撕成紙屑，把“三菱”鉛筆折成十多節……。“日本鬼子發的東
西全不要！餓死也不當亡國奴！”“喪盡天良的走狗！中國的叛
徒！”“黑李這漢奸，我們一定要宰了他！”養成工們一直罵到天
亮。

在老吉城東邊，庄稼地正中，有几排土房子，這就是養成
工的宿舍。九月里第一期養成工受完三個月的訓練到工廠來了。
孩子們從初來時的二千人到現在只剩一百多人了。進廠
以後，分配各車間的都有，就是不給學技術，倒要給鬼子提水、
倒茶、點煙、取飯，都成了“仆役”。養成工祁德孚給鬼子點
煙，鬼子和別人聊天，沒留神，把胡子燒了，鬼子就把祁德孚
打了一頓。孩子們越來越看清敵人的詭計，就商量出來一個罷
工的絕招兒。

他們早晨領了吃的，往口袋里一裝，排起隊來就朝工廠
走，走出一里多地，趁天沒亮往八大處拐下去了。一百多个欢
蹦亂跳的孩子到了山上，看看金魚，摘點酸棗，又吃，又玩，
樂得沒法兒。晚上按照工廠下班的時間，排着隊，又回到宿舍。

有个专管考勤的中国教员，他确实亲眼看着养成工每天排着队向工厂那边走去；他嫌道儿远，没有跟着到工厂去。因此，这个人不知鬼不觉的罢工就一直持续下来。直到有一天劳工课的鬼子从工厂一直找到宿舍，才发现了这件事。鬼子说养成工没进厂，管考勤的教员让他看点名本，个个都是全勤……。问了半天，到底养成工有多少天没到工厂，到那儿上班去了？谁也弄不清楚。

孩子们就在这最初的斗争中磨炼生长。后来，他们经历了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消灭，解放后在人民政权下，检举了黑李，直接受到党的教育，才象久旱逢甘雨似地成长起来。

深重的苦难

在这奴隶场上，每天有多少人丧失生命？有多少人变成残废？让我们看看日本官方统计：仅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份，就发生工伤事故三万一千八百一十二次，工伤人数占全厂出勤人数的百分之八十。

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鬼子曾从他们国里把一座焦炉搬到石景山来。一九四二年初，这座焦炉（一焦炉）部分开始出焦。

推焦机上的传动牙轮，已经坏了好多日子了。司机对鬼子说过不知多少遍：“该修理了！”可是鬼子呢，为了掠夺，只要能推出焦炭来就行。安全是从不考虑的。

一天早晨七点钟，司机苑德新来接班。他问上班的老李：

“车修了吗？”

“鬼子要能修车，那得太阳从西边出来！”老李气冲冲地把棉丝一甩对老苑说：“刚才去找雄谷修车，差点又挨揍。”

“这车走起来费劲，推焦也不好使，你得加点小心！”老李

临走时，又嘱咐他一遍。苑德新是个直爽、不知道发愁的小伙子，說到和鬼子斗，他真有两下子。有他在，大伙都觉得心里舒暢一些。可是，也因为这个，鬼子就特別不喜欢他。

苑德新接了班就开始工作。几个鬼子在炉台上轉来轉去，等着出第一炉焦。他們凶恶的眼光老是盯在苑德新的身上，并且，隔一会儿看一看表。

炉門工郝德振把炉門打开了，并且清理好，这时推焦机对准了炉門。苑德新把推焦杆的控制器开动，开始推焦。可是，只听得牙輪“嘎啦！嘎啦！”地干响，推焦杆却一动也不动。苑德新走到牙輪傳动部位，仔細一瞧，只見傳动焦杆的小牙輪，已磨損得不象样了，它和牙輪离开好大的縫，根本就咬合不上。苑德新一看开不了車，剛要去找鬼子，恰好鬼子雄谷大嚷大叫地向他走来：“叭嘎！快快地出焦！”苑德新指着小牙輪告訴他：“車开不了啦！”雄谷一看，牙輪咬合不上，急得乱轉，抓这个也不是，抓那个也不是。

紅紅的炉膛里，噴射出灼热的火焰，由于炉門打开已久，溫度逐漸下降，焦炭的顏色也逐漸由亮紅变为深紫色。時間不能再延誤了。

雄谷咆哮着，要苑德新拿起一根小铁棍去撬动那个小牙輪，叫它們咬合上，湊合着把这炉焦推出来。說罢他就跑上炉頂，去指揮出焦。苑德新撬动了半天，沒見一点效果，額头上豆大的汗珠滾滾地流下来。这时，小牙輪还在空轉着，他便用了全身所有的力气，猛的一下使牙條和牙輪咬合上了。可是也就在这一剎那的時間里，铁棍被牙輪咬住，一下子把苑德新也帶了过去。当时，他就趴在牙輪上……

鬼子在焦炉頂上一个勁地吹哨，命令推焦。郝德振站在推焦机旁，只听见机器响，不見推焦杆动，他奇怪苑德新为什么

老不出来，便蹲下去看了看，只見牙輪底下不住地滴瀝着什么。他走上車，嘴里叫着：

“老苑，这破車，你加多少油也不行呀！”

炉頂上鬼子又在咆哮：“苑的，快快地推焦！你死啦死啦的有！”依然沒有人回答。

郝德振着急地叫：

“你小子干什么？鬼子在炉頂看着哪，……”

他話沒說完，一下就惊呆了，只見苑德新的下半截身子絞在牙輪里，跟着牙輪打轉，白色的骨头露在牙輪外面，咔咔直响，血肉模糊。鮮血沿着牙輪滴滴答答地正往下流，……上半截身子，被甩在司机室的窗口下。……“又出事啦！死人啦！……”郝德振声音发抖，跳下车来，大声喊着。

大家一听，忙扔下手上的活，都跑过来了，眼看着那个有說有笑的亲密伙伴这样惨死，都难受得說不出話来。……

苑德新就这样死了。在大家的心里又深深地种上了一顆复仇的种子。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高炉得了“消化不良”症——挂了料。炉子上的鬼子，象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团团轉。一連三天采取“緊急措施”，什么加大邊緣煤气、送慢風等等都使上了，但是这些都毫无效果。鬼子急得抓耳撓腮。最后决定停炉扒料处理。

那时，誰都知道高炉的事故多，在高炉上干活是“凶多吉少”，只要一見工票是炼铁的，都扭头就走。

这次停炉扒料，比正常生产需要的工人更多了，鬼子只好站在表門哪兒，强拉硬拽地逼着大家到高炉上来干活。

鬼子为了搶時間，快修好、快裝料、快出铁，于是停炉不久，还带着一炉子火，就把炉缸圍板割开了，把立水箱也拿了出来，風嘴全部卸下来……。然后用冷水从炉頂上冲进去，冷

水遇到了火紅的熱料，頓時熱氣騰騰，煙霧瀰漫，對面看不見人。沒等爐火熄滅，鬼子就逼着工人用鉗子從風口里伸進去沖料。同時，逼着另外一部分人，站在爐台上，從通紅的爐膛里，往外扒紅料。紅熱的焦炭和礦石烘烤着人們，頭髮和眉毛全被燒焦了，連呼吸都很困難。氧化了的石墨粉塵，迷得人睜不開眼。……

老工人告訴鬼子，這樣扒料太危險，下面扒空了，上面的一塌下來，干活的人就都完了。可是握着鐵棒，撅着嘴的矮胖的鬼子們，那管這一套，越是危險，越是逼着大伙干。他們如臨大敵似地，嚴密地戒備着，生怕工人跑掉。只要誰稍微往後一靠，或者喘口氣，他們就冲上來，沒頭沒腦地給誰一頓棍子。

十個小時，二十個小時這樣扒着，下面的料漸漸扒空。第二天夜里，突然一聲巨響——塌料了！大禍降臨，紅熱的焦炭和礦石象火山爆發一樣從各個缺口處噴射出來，千余度的熱氣向人們的身上扑來，火辣辣的疼痛，咬着人們的心。工人們喊叫着，躲藏著，來不及躲開的人，就被燃燒着的焦炭和通紅的礦石埋在下面。

爐台上扒料的工人，全被燙傷了。他們周身疼痛難熬，痛苦地在地上打滾，能爬得起來的，就跑到水管下面去沖；有的剛站到水管下面就死了。

爐頂和爐腰上的人，跑下來，在熾熱的爐台上，從紅熱的爐料堆里尋找自己的亲人和伙伴。

當！當！當！……陰森森的鐘聲敲响了。這是發生事故的信號，它和哭聲連成一片。全廠都驚動了。工人從四面八方跑來，把受傷者抬到醫院里去。

這是一次空前的大事故，受傷的人擠滿了工廠醫院的候診室。這些燙得几乎全身沒有好皮肉的人，有的全身血泡，有的

鮮紅的肉已燒成了黑煤色，血不住地流。在过去，医院很少給中国工人治病，这次因为事故严重，才破了例。可是他們也只給其中二十几个伤得最重的人敷了点药，就把受伤的人們裝上了大卡車准备往城里送。

阴森淒惨的钟声还在悲鳴。它惊醒了睡梦中的母亲和妻子。消息傳来“炼铁出事了”，人們恐惧地从家里跑出来，拥向工厂大門，希望打聽出他們亲人的下落。可是守門的鬼子兵用刺刀把她們拦在門外。……

不一会儿，一列卡車，从厂里开出来，車子急馳着，人們閃开道，站在厂門两旁。嗚——，一辆过去了，嗚——，一辆又过去了，車上滿都是呻吟着的受伤者。呻吟的声音，撕裂了母亲和妻子們的心，許多人失声痛哭起来。她們哭着喊着跟着卡車追去。……

鬼子看見这次伤亡的工人太多了（重伤二十余人，死亡十三人），群憤太大，怕引起大的罢工事件，便假惺惺地把受伤的人送到城里一个日本医院去“治疗”，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欺骗。在那里，他們并不給伤者好好治疗，在生活上更一点不管，有的重伤員，如青年工人張小水，送到医院沒多久，就活活地給折磨死了。

受伤的人們中，經過和痛苦、死亡的搏斗而僥倖活过来的叶茂、梁貴新等人，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殘，留下了遍体伤疤。

这次大事故，給許多苦难家庭又带来了更深重的苦难。

三、我們要活下去

借 兵 計

敵人千方百計地逼迫工人多出工，凡是上工的配給糧，不上工的便沒有糧。因此，各个包工組下的工頭們，每天早晨，都帶領着自己手下的募集工，在廠門外集合。等待着日本監工清點人數，再入廠干活，然後就按照上工的人數領口糧。當時領的那點口糧少得可憐，上工的人吃不飽。

這天早晨，王長林和白振東都帶着組里的工人來了。日本鬼子西野左手拿着個大硬壳本子，正在叫着一個個組頭的名字，往本子上記工數。

“飛島組，報人數！”

於是飛島組下邊的工頭們，紛紛整隊，報告人數。當輪到白振東報數的時候，組里的工人已經把队伍排整齊了。

“一！二！三！……”

不多不少整整一百五十人，比平時多了兩倍。鬼子西野似乎有點詫異。

“白的重報人數！”

“一！二！三！……”

仍舊是一百五十。鬼子沒看出毛病來，反倒朝白振東豎起

右手的大拇指，說：

“自的頂好，苦力多多的，干活大大的有。你的金票大大的給。”在記工簿上寫上了“150”幾個字。

過一會，該“義和公”包工組報人數了，第一個是王長林包工組。王長林一面大聲叫嚷讓大家站好，一面向擠在後面人丛中的白振東示意，要他趁着天黑人亂，趕快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辦法行事；於是白振東巧妙地把自己的隊伍插進了王長林的隊伍。

一查人數，三百二十，比平時多了五十。鬼子什麼也沒發現，又接着清點別的工頭的人數去了。

王長林帶着自己的工人去洗煤池，白振東帶着自己的工人去野燒窯。兩個隊伍並排走，兩個隊里的工人一邊走一邊高興地互相道謝：

“哥兒們，謝謝你們，替我們多掙了口糧。”

“謝什麼？你們不也替我們多掙了糧食嗎？”

“別嚷，要謝謝王頭跟白頭，是他們給咱們出的好主意。”

“該死的鬼子，可中了咱們的借兵計了。”

這一天，白振東的工人多領了一百份糧食；王長林的工人也多領了五十份。他們把全部的糧食拿給工人吃，王長林和白振東組下的工人在他們的愛護下，得到溫飽。以後，這個借兵的“鎊門”，就成了對付鬼子的一種常用的方法了。

另外“磨洋工”也是反抗敵人的一個好辦法。

在煉鐵爐西邊，是一片野燒窯，白振東就帶着工人在這裡干活。他們看見鬼子來了就干兩下，鬼子走了，大家就坐下來休息。日本監工森嶺是個陰險的家伙，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因為防備不及，許多人都遭到他的毒打。於是白振東便和工人們研究了一個辦法。派一個眼睛尖的小伙子，站在

高处放風，只要森岡在远处一露面，他就大叫几声“窝窝头”。那时大家都管日寇带的帽子叫“窝窝头”。大家再起来裝做一副干活的样子。森岡一走，照样休息。王长林告訴工人們道：“鬼子內部腐敗透頂，他們互相欺騙，互相隐瞒，咱們要利用這些。”

这样一来，炼一窑焦炭要十七八天的时间。鬼子为了多生产焦炭，一个勁地往野燒窑派工，五十个窑，每天有一千多人在那里干活，可是焦炭还是增产不了。不但不“增产”，有时候还来个“减产”。眼看着一窑焦快炼好了，白振东和大伙一合計來个扒窑根。“嘁哧咔嚓”，窑根底下扒出了个大窟窿。把空气放进去，一窑焦炭就燒成了灰。

白振东有时也領人在洗煤池干活，对付洗煤工作他們更有高招，一桶桶的皮帶机潤滑油，沒上在軸瓦上，全倒在皮帶滾筒上了。远远只听“啪踏！啪踏！”皮帶顫悠悠地拍打着滾筒，响得真欢，看起来倒滿象回事。可誰知道却是皮帶不走，只是滾筒在轉。鬼子远看着皮帶机走得很好，便不到近处來檢查。洗煤工人乐得在一旁坐着，池子里只見水，不見煤。

当时磨洋工風行全厂，沒有一個人肯給鬼子好好干的。工人心齐得象刀削的一样。在修小西門門口伪警卫队站崗用的小石头房时，那座小房，高不到八尺，方不过丈。每天要有二三百人干活。干活时倒是热热鬧鬧，可就不出活，白天垒一天石头，頂多砌起一尺多高，晚上临下班时順手又給拆掉了。刘春祥給鬼子砌墙也是这样，一天只砌六块磚，临走还得扒下它五块。就这样，一間石头崗亭，用二三百人，由春到夏，由夏轉秋，直修了九个多月，才算盖起来。

秋天粮食反而愈来愈紧，物价又上漲了許多。可是，干高組的日本組头本川却不管工人的死活，又把工錢落三毛，飯錢却漲三毛，一漲一落里外就是六毛錢。

工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更沒有心思干活了。天黑了，都收工回窝棚吃饭，大伙哪有心思吃饭啊！端起饭碗，愈想愈窝火。

正在这个时候，王长林推门走了进来。他看看大伙的神气，已經猜透大家心里在想什么，随便在炕边上坐了下来，然后对大伙說道：“弟兄們，听说了吧，工錢降三毛，飯錢漲三毛，大伙合計合計，咱們能干不能干？”

这一說不要紧，工棚里的人們，掀开了鍋的水，立即滾騰起来。

“他媽的！鬼子太克人了，簡直是勒着咱們的脖子不叫咱們活了！”

“这活要是再干下去，恐怕还得咱們自己掏錢呢，早晚把命也得賠进去！”

“不能干，干脆給他撂了。”

“說撂就撂，說不干就全不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嚷着。

这时王长林站起来，对大伙說道：“这样办吧，現在活茬正在节骨眼上，不干，咱們就罢工，只要大伙齐心，不怕鬼子不收回成命！”

“对，罢工，听你的！”

“只要大伙儿心齐，我就能替大家来爭，可是一个人沒有用，斗鬼子得靠大家，要不然不会成事的！”

“对！心比心，我們的心都和你的一样！”

第二天，六十多个木工、七十多个瓦工，全都罢工了。

土建工地上，冷冷清清，泥浆桶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抹子东一个西一个扔得滿地。沒有砌完的牆壁參差不齊地撂在那里……。

本川一听工人罢工，急得红了眼，立刻把王长林找来，象火燎了他的屁股，暴跳如雷地大喊大叫：“你的人都哪儿去啦！”

“不知道。”

“叭嘎！”本川瞪着两只狗眼，右手狠劲地往桌上一拍，“啪”地一声，桌角上的茶杯震到地上，摔碎了。

“是你下的令，工钱落三毛，饭钱涨三毛，工人吃不饱，不来干活，我有什么办法！”王长林回答得理直气壮。

本川一听，厉声大吼：“你的心大大地坏啦！宪乐队的给！”

“送就送好了，送了我，也不能使大家回来上班！”

工棚里，工人在焦虑地等王头回来，突然，李緒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对大伙说：“王头给抓去了，现在正在本川的办公室里，听说还要送宪乐队去呢！”

“什么？要送宪乐队去！”大伙十分着急。

“王头可不象别的工头，他和我们象亲兄弟，尽着旁哥們办事，我们一定得把他救出来！”

“咱们不能让王头受苦，走，要人去！”

人们立即拥出工棚，跟着李緒成群结队地来找本川。人们高喊着：“把王长林放出来！不准扣工钱！”

屋里，只有王长林和本川，王长林已经听到喊声，他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本川站在窗口，紧张地望着向办公室拥来的人群。

“你复工的说话，立刻放你出去的有！”本川焦急地逼着王长林。

“这不决定于我。又不是我让他们不上工。工钱不落，饭钱不涨，就没这事了！”

双方坚持不下，屋里保持着沉默。但是罢工的人群很快就

到了办公室的門口，本川忙把門窗緊閉，工人要冲进屋来，只打得門板“嘭嘭”山响。

本川的臉色刷地变了，他沒想到工人們的來勢有这样凶猛。本川是个老奸巨猾的傢伙。他不願工人們在他头顶上鬧开了，因为这对他的官运不利。他昨天对上司还吹嘘着說他对工人有办法呢，現在居然鬧起来了，这不是自打嘴巴嗎？他的算盘是，不管怎样，首先把工人稳住了，然后使自己指日高升，其他在所不計。想到这里，他只得开窗子，見風使舵地裝出笑脸對大家說：“王君和我好好的朋友，我們談完話，就让他回去。”

但是工人們不答应，要求非先放出王头不可，并要求：不准落工資，不准漲飯錢。

本川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只得答应了大家的要求。

王长林滿面春風走了出来。大伙一陣欢呼，拥了上来。王长林連連点头，高声說：“兄弟們，能团在一起斗就一定胜利。”

打票机的奥妙

一个冬天的夜晚，寒風颼颼地刮着，久保田铁工所（鑄造厂的前身）办公室的灯火漸次熄灭了，只有厂长木川的屋里，还孤零零地发出昏暗的灯光。

木川是个小矮胖子，坐在沙发上生悶气。劳务系系長谷本却象一只圈在籠里的餓狼，在屋內走来走去。这两个人都为着同样一桩事情而苦恼。这是一九四二年，自从“第一次强化治安”开始以后，工人增多了，但鑄管生产一天天下降。为了逼迫工人出勤，鬼子确实也想了不少办法，但总无济于事。谷本想来想去，最后停住了脚步，向木川獻計：搞一次业余演出，来个联欢会；矯正矯正工人思想，刺激一下产量。

谷本这个建議，木川果然同意了。第二天，谷本便开始忙碌筹划联欢会的事，并且对大家說：“太君的慰劳慰劳，联欢会的开，大家节目的干活。……”

大伙听了这个消息，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的人說：“不知鬼子又要什么花招了，得提防点。”

也有的說：“人都快累死了，还联什么欢，少打几个速勤，比什么都强！”

大家紛紛議論。这时，正在班上蹲着干活的張林站了起来。張林这个小伙子一表人材，能說会道，在工人哥們中，信誉很高。他直起身来，四下張望了一下，便向东南角老袁那里走去。老袁是張林的好朋友，平常无話不說，两人挺合得来。他来到老袁跟前凑过去說：

“老袁，听说了嗎？要开什么联欢会哩，咱俩也凑段相声吧！”

“好啊，說段什么呢？”老袁向張林要主意。

“說說咱们工人的心里話吧。不說，大伙怪憋得慌！”

“好，咱们也来‘慰劳慰劳’太君。”

“下班找你去。”

两人說定了，張林又回原地干活去。联欢会筹备得差不多了，鬼子就在布告栏上，貼了一張节目預告，定了时间地点，上面还写着：“……全厂劳工务必参加，缺席者以曠工論处。……”

被逼着的工人們勉强地参加了“联欢会”。

演出开始了。一个妖里妖气的日本女人唱着令人作嘔、肉麻的“滿洲姑娘”。接着就是鬼子的劈刺表演，交战双方拿着竹劍往上一冲，跟着就是一陣劈啦叭啦的劈刺声。台上鬧得挺热闹，台下工人們的脸色却都是冷冰冰的，沒有一点兴致。坐在前排的木川和谷本，还不断地回头張望，查看“效果”，可这同

样得不到什么反映。

相声开始了。張林、老袁穿着大褂，不慌不忙迈着方步出场了。張林站在小桌前，把扇子一放；还没开口，台下的工人們可就乐开了，等大伙乐够了，張林接着就說开了。

“諸位！今天咱們哥俩給大伙說段相声，慰劳慰劳大家。”

“对！我来奉陪。”老袁接过来就捧上了。

“咱們先說段快板。”說着張林就把袖子往上卷了卷，拿起竹板呱噠呱噠打起来。

台下的观众靜了下来，正准备溜走的人們也停了脚步又重新坐下来。

“竹板打，說話難，
我來說說久保田。
鑄管厂有三水，
化铁炉流铁水，
胡自德倒铁水，
吃豆餅面儿喝涼水，
一拉稀是准端腿。
呱噠呱噠……。”

台下的人頓時活跃起来。有的人說：“对！这是實話。”

这时，張林把声音放得更大了。他接着說：

“嘿！久保田，电表（計时打票钟）妙！
上八点班得七点到。
站队赛长蛇，挨个儿来打票。
有人稍晚到，心里咚咚跳，

笛儿嗚嗚叫，電表慢慢咔咔跳。
工人真心焦，八点一分算迟到。
加錢配面全取消，半点工資还扣掉。
妻儿老小餓得肚子呱呱叫。……”

話音未落，台下立刻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会場上的氣氛活跃起来，大家紛紛議論。有人高兴地說：“这两位弟兄可不含糊，敢在台上替咱穷哥們說話。”有的說：“这說的都是大實話，都是咱穷哥兒們的心里話，听起来真叫人痛快。”

也有的人气冲冲地朝鬼子罵道：“鬼子就他媽的会克人。”……

这时，那个姓刘的翻譯象只惊慌的鬼子，在台下乱窜，他赶紧跑去給谷本、木川等翻譯報告。

这个翻譯原来是坏蛋，平时，仗着洋主子的势力作威作福，欺压工人，沒有一个工人不恨他。

木川、谷本开始听到台下的掌声越来越热烈的时候，很是得意。鬼子还以为工人給他們組織的联欢会捧場呢！但等听了翻譯的報告后，木川把臉一沉，气得直撥弄腦袋，怒气冲冲地用眼睛瞪着谷本，嘴里嘟囔着訓斥谷本。

谷本更是着了慌，豆大的汗珠从額上往外直冒，心想：“再不阻拦，不知还要讲些什么。”他赶忙站起来，直奔后台走去。他恨不得立即把張、袁二人拖下台来狠狠地揍一頓，可是节目还没演完，公开阻拦怕工人不答应。于是他只好站在台角上，用眼睛狠狠地瞪着張、袁二人，可是張、袁二人假装沒瞧見，不理那一套，繼續往下說。这回谷本又气又急，气得直跺脚，嘴里不住地罵着：“叭嘎！叭嘎！……”并且接連地做着手式逼他們下台。

他这么一扰，張、袁二人实在不能再繼續說下去了。好在他們要說的話已經說得差不多，便停止了表演。

他俩退到后台，谷本也跟踪来到后台，他瞪着那一对黑豆眼，气冲冲地朝着張林开口就罵：

“叭嘎！張的，你什么的乱七八糟說話。”

“這是實話。”

話沒落音，谷本上去就揍張林两个嘴巴。

張林并不示弱，还要和谷本辯理，这时老袁怕張林吃亏，便劝着和他一块走出来。

張林挨打的消息立即在群众中傳开了，台下頓時亂做一团，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談論着。

“这是什么联欢，連相声都不叫說，还打了演員。”

“这下子可揭了狗日的禿疮疙瘩儿啦，他怎么会不羞呢！……”

这时，剧场里象炸了窝的蜜蜂一样地乱哄哄，“联欢会”沒法继续进行了，鬼子慌了手脚，不敢继续演下去，他們勉强敷衍了一个节目，就宣布散了場。

会虽然散了，但工人的憤怒并沒有消除，許多工人赶到工棚来看望張林。矮小的工棚挤满了人。有的人說“鬼子的气咱們可受够了，票房計时钟打票机真克得咱們够嗰。”

也有的人說：“咱們也給鬼子点厉害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是打票机厉害，还是咱們工人厉害……”

果然沒过多久，事情就爆发了。初春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太阳躲在云彩里，冉冉地向上爬着，西北風颼颼的，天气显得格外阴沉寒冷。

久保田铁工所票房門口还和往常一样拥挤着上班的工人，他們等着“打票計时”进厂上工。

表針已經指到七點五十多分啦！可是，還有五六十人沒有打票計時。焦急的人們一下子拥进了打票室，可是前面的工人還沒打完票，八點的上工笛兒就拉响了。打票計時電表立刻打出八點零一分的票來。怎麼辦？時間已過，“加錢”“白面”全都吹了，還得扣工資，飢餓威脅着工人，憤怒在工人的胸中燃燒。

這時，張林也在人群中，他的氣更不從一處來，便用宏亮而清脆的聲音高喊着：“有志氣的哥們，走！今天不干啦！讓鬼子們自己出管子吧！讓打票機給他出管子吧！”

人群象決了口的浪濤一樣，忽拉一下，全部冲出了場門。

這下，日本警衛隊長驚慌失措，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在門口直打轉，說：“快快的出來，那邊去！”

一群看門狗（偽警衛隊）忙手忙腳地跑了出來，全圍擋大家的去路，可他們那裡擋得住！

大伙一口气跑回了窩棚，激動的心很久都不能平靜下來。大家圍着張林坐下，商量對策。

最後決定：不給打八點的票，就決不上班。

有人打趣說：“這回咱自己也給自己放天假，休息休息，看鬼子能把我們怎樣。”

谷本知道了這件事，急得抓耳撓腮，腳心象扎了個釘子，坐立不安。他叫小雜役找來工頭。

工頭王瑞丰、李廣和一進辦公室，看見谷本一臉殺氣，便格外加着小心。

谷本一見他們就吼叫起來：“苦力統統地跑了，鑄管死了死了的。你的統統地把人找回來。”谷本看這兩個工頭站在那裡動也不動，又咆哮起來：“叭嘎！快快的！快快的苦力的找來！”

王瑞丰話剛到嘴邊，被這一声大叫又給吓得縮了回去。他和李廣和，活象雞爪炒虾米，抽筋帶彎腰。忙說：“是，太君！”

是，太君。”說完就連忙扭头出了办公室。

两个工头急得满头大汗，一口气赶到窝棚，见大伙都在屋里，有的还四角朝天地躺在席上闭目养神。工头急坏了，王工头一边擦着汗，一边气喘嘘嘘地说：“啊！你们还在炕上躺着哪！铸管机都开不起来了，走，快去上班吧。”

一个工人火气冲冲地顶撞说：“干活有人管，饿肚子没人管，去他媽的吧！”

这时，大伙儿索性找地方全躺了下来，把头一扭，眼皮一闭，谁也不理这两个工头。这两个小子一看没办法，只好收起平日的威风，装出和大家不分彼此亲热的样儿来。王工头嘿嘿地假笑着走过来挨着个叫：“兄弟，看咱俩的面子，起来上班吧！”

大伙照旧一声不响，动也不动。李工头更是可笑，连忙弯腰点头说道：“不行，我叫你们爷爷好不好？”

“就叫亲祖宗，不给打八点的票，也不干！”

“亲祖宗你们去吧！”李工头真的叫起亲祖宗来了。

“兄弟们！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你们先去上班吧！”

张林一听，猛地坐起来，朝着李工头说：“李头！别净说这些废话，不管你叫我们爷爷也好，亲祖宗也好，不给打八点票，谁也不会去上班。”

大家翻过身来，一齐说：“对！不打八点票，就让打票机去出管子。”王工头见工人软硬不吃，急得直跺脚：“过了八点还算八点，这可从来没有过，我们做不了主。”

狡猾的李工头这时直冒冷汗，但是仍然压住心里的慌张劲，假笑着劝张林说：“好办，好办，我去问问。”然后冲王工头说：“你这里陪大家，我去去就来。”

李工头把情况一五一十地点给了谷本，谷本只气得把茶杯都摔碎了，高声骂着：“叭嘎牙路！”他这一骂把李工头吓得倒退

了好几步。谷本一陣暴怒之后，冷靜一想：“苦力要是真的不上工，管子出不来，上司是不会答应的，没办法，算八点就算八点，先出了管子再说。”他只好把条件全都答应下来。

等李工头跑回来告訴工人的时候，已經蘑菇到九点多了。工人們慢慢騰騰地起來，遛遛达达地走到票房，打了八点的工票，然后才向現場走去。

从此，久保田铁工所就增加了拉笛的次数。七点，七点半，七点五十，八点。早上，笛儿一个接一个地鳴叫着，催促工人早点来上班，可是工人們虽然被第一、二次的笛声吵醒，但他們也不起床，翻个身又睡着了。等第三次笛响才出門上班。到了票房只要看到打的是过八点的票，前边的就向后边工人一努嘴，成群的工人扭头就走。就这样連着干了好几次，谷本可吃不住勁儿，他很想大肆发作一番，可是又怕把事情鬧大，更出不来管子。这的确使他大伤脑筋，低头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絞着脑汁，苦苦地思索着。最后，他到底还是想出来一个主意——在計时钟上添上一个机件，只要一拉八点的笛儿，鬼子就把钟上的机件一扭，連忙大声喊着：“表的停了，打吧，統統的八点！”

这样一来，无论是八点半来，或是九点钟来上班的，票房計时钟都照样咔咔地打着八点钟的票。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正說明了敌人的内心是多么空虚呵！

后来，大伙編了一个歌謠，傳頌着这个斗争的胜利：

久保田，电表妙！
八点上班可以九点到。
打票机，
咔嚓咔嚓，
一直打八点的票！

焦炉工人大罢工

野火燒不尽，
春風吹又生。

在这最严峻的岁月里，在农历年关前夕，忽然傳出消息——过年的粮食不发了。

按往年慣例，在年关都要給每个工人发一点粮食。可是，今年連这点也成泡影了！工人们一听到这个消息，轰的一下就鬧开了。

工人们把手中的火棍、鉗子狠狠地往机器上乱甩乱扔，恨不得把家伙和机器一下子都砸得粉碎。憤怒的火焰在工人的胸中燃燒，大伙儿都說：“鬼子不让咱們过年，他們也休想松心地过一天！”

日寇为了加紧掠夺我国鋼鐵資源，新由日本最大的鋼鐵基地，八幡制铁所，移来炼焦炉和洗煤等設備，又組織华北开发公司，委任日本鋼鐵壟斷資本大谷制铁所的巨头大谷作总裁，加强对石鋼的血腥的榨取。

这就使焦炉工人，最先認識到敌人的卑劣企图。所以这回怠工便首先在焦炉开始了。

平时，每个炭化室在出焦前都要装十来車原煤才行，現在却連一半也装不上了。最使鬼子头疼的，是出炉时的焦炭，高低不平。上面簡直象个駱駝背，高高地凸出一大块來。鬼子們看了，气得直跺脚：“叭嘎！生炭的拉格达（駱駝背）一样！”

工人听了鬼子这些咒罵之后，干脆窑上几孔炉，索性連

“拉格达”的生炭也出不来了。怠工斗争象野火似地扩大着。

焦炉工常守义，是个老工人，他深知工人生活的困苦，痛恨鬼子对工人的压迫，他站在焦炉台上看着这些情景，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他正在想着如何使这场斗争深入发展下去，直至赢得最后的胜利。恰巧，这时拌泥工李风提了一个空泥桶朝他走了过来。李风一边摇动着空泥桶，一边对常守义说：“老常呀，我看光是这个办法还不够，大家凑到一块商量商量吧！打蛇要打七寸，打敌要打心窝，咱们要给鬼子打个当心拳才行哪！”

李风的话正对老常的心坎，老常立即靠近李风，说：“老李，你说得很对，咱们大伙儿今晚就商量商量。只要我们紧紧抱在一起，就一定能斗赢他们。”

老李会意地点点头。

冬天，天黑得早，太阳很快地没入西山，一钩上弦月挂上了柳梢，星斗若隐若现地越来越繁密起来，时钟滴滴答答不停地走着，不觉已到更深夜静的时候。值班室的灯光虽然仍旧照耀得通亮，透过窗户却传来一阵阵的鼾声，几个值班的鬼子都已经酣睡了。

常守义和李风很快地把大伙儿找到一起，常守义首先站起来对大家说：“弟兄们！今年过年不发粮食，大家早都传开了。咱们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想想吧，家里老的小的都张嘴等着哪！这分明是在我们胸膛里插进一把刀子，弟兄们，我们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不给粮食不行！不给粮食，就让鬼子拿他的脑袋当豆包子来作抵！”

怒火不打一处来，大伙儿越寻思越气愤，非大干一场不行。常守义接着又说道：

“咱們已經怠工一整天了，還不見鬼子有什么動靜，大家說說今后咱們該走哪一步？”

群眾听了這話，情緒就更加激動起來，你一言我一語，都在出主意。這時，從解放區來的裝卸工人老鮑，也開腔了，只聽他慢條斯理地說道：“不給糧食，干脆撂下，給他來一個大罷工！”“大罷工”這是個多么有魅力的聲音啊！它立刻給工人們帶來了勁頭，真象一股清新的春風吹上了喧騰的野火一般。

老鮑說得多干脆，他的情緒很快地感染了大家。“對，給他來個大罷工！”大家全應聲說，臉上都流露出笑意來。

常守義一見弟兄們情緒這麼飽滿，更覺得信心百倍了。他激動地說：“對！只要咱們堅決和鬼子斗，就一定能得勝。不過，光靠咱們焦爐工人，力量還不夠，咱們要把全廠的工人都團結起來，力量就更大了。”

接着大家又商議了一陣，便決定聯絡本系的洗煤和回收工人，約好明天清早大伙在化工系辦公室門前聚齊，一塊兒找鬼子去談判。

散會後大伙兒就分頭四處發動去了。

常守義看着散去的人群，他想：“窮哥兒們就是心齊，這就是勝利的保證！”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擋住了割臉的寒風，便到洗煤池找李隆去了。不想李隆這邊也早為不發糧食的事鬧開了。

和李隆一些個老工人商量的結果，是：焦爐這裏由常守義負責，洗煤那邊由李隆負責，臨時工由王長林負責，分頭把人召集齊全，明天三路進軍。

第二天，大清早，還不到七點呢，工人們就萬頭攢聚地在鬼子辦公室前面聚齊了。交班的壓根兒不交班，接班的也沒有去接班。焦爐、洗煤和回收的工人們，都一齊擁到鬼子的辦公

室前来了。虽说十冬腊月，清晨里刺骨的寒风，尽往衣不蔽体的工人身上吹，可是风吹得越猛，人们反而越觉得精神抖擞。人们都知道，柳条在腊月苏醒，阳春随在风雪背后；严冬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常守义和李风两人首先闯进了办公室。鬼子们忽见两人陡然走进屋来，不由自主地吃惊地望着他俩。常守义用手指指门外，对副系长雄谷说：“看见了吗！全来要粮食了，不给粮食大伙就不干了！”

雄谷听说工人要粮食，便霍的一下站了起来。他走近窗前，隔着窗子朝外边一望，院子里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雄谷脸色立时变得煞白。他心想先把工人骗走再谈。于是故意拿出一板正经的腔调来说：“粮食太君一定的给。”

常守义和李风一听雄谷这回答应得比哪一次都爽快，便想到一定是在玩弄鹞子翻身的诡计。常守义和李风两人对看了一眼，便齐声对雄谷说：

“你自己和大家说去吧！”

雄谷只好硬着头皮走出来。在群众面前他干涩地咳嗽了两声，定了定神，又偷眼往四下看了看，才用嘶哑的嗓子吞吞吐吐地说：“粮食……太君……一定的给。”

“今天给不给？”群众大声地质问他。

“今天来不及！”雄谷含含糊糊地说。

“什么时候来得及？”群众怒喊着。

“什么时候给？”群众喊声更高了。

雄谷见他骗不了众人，便转口说：“什么时候给，太君说话的有。”说完一扭身，就像一只老鼠似地，溜到屋子里去了。

窗外人群怒吼声越来越大了，活象一片翻滚的海洋。雄谷感到简直要淹没这座三角形的小楼。

雄谷忙乱地在屋里抓一陣子電話机。一看群众的情緒越来越高，他只得硬着头皮，又走出办公室来，欺騙群众說：“粮食，太君說，等等的有！”話一說完，又溜进屋子里。

这下大伙可更恼火了。常守义颶的一个箭步，迈到雄谷剛才站着的地方，大声地揭破敌人的詭計道：“这是欺騙，我們一散了，他們就該又要別的花招了，咱們決不上當，咱們應該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

“大家一致行动起来，不干了！”千百人都是一個聲音。

“对！不給粮食，咱們決不上班！”

“我們罢工，我們不干！”

大家一連声地喊着。

“弟兄們，不获全胜决不罢休！我們的妻儿老小都会給我們作見证！兄弟們，現在罢工开始了！”

常守义說完走下台阶，工人立刻跟着走，散了，院子里登时冷冷清清沒有一个人影儿了。从此，洗煤池和焦炉上，沒有一个工人上班了。和焦炉有联系的劳动也得停下来了。汽笛再也不能把这些工人喚进厂里来了。

洗煤和焦炉一停，炼铁借口沒焦炭也停下来了。这时，鬼子和工头們，頓時手忙脚乱起来。他們到各处找了一些临时工来。

這些临时工，一直干的都是挑土挖泥的活儿，根本就沒挨过机器。同时，王长林同志早使“义和公”和“飞島組”里的同志們插到他們里面去。一方面對他們宣傳罢工的重大意义，一方面領導着他們故意把生产造成一片混乱。

鬼子逼着一些临时工来开車。临时工摸摸这儿也伸不上手，摸摸那儿也开动不灵，对于一些仪表和操纵盘之类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我們的同志們乘机就告訴他們說：“反正大家都

• 不懂技术，就給他瞎子一陣吧！管叫小日本，打破罐子赔了本！”

果然，這話很灵驗。运煤的机器开不動了。炭化室還沒出焦呢，临时工就往里裝煤。

推焦出炭的活儿，也干得很出色。分明是五号炉出焦，却故意把六号炉門拉开，只見濃烟烈火，往外直窜，直使焦炉上面活象一座噴吐熔岩的火山口。

机器設備損坏了，連鎖作业的工序失去了平衡，各个車間乱作一团。洗煤机也象死猪似地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洗煤工都找个温暖地方睡觉去了。

焦炉生产全部瘫痪了。

鬼子急得喝令工头們来开“紧急會議”。

一群穿着羊皮小袄的油头滑腦的把头們，商量了半天也沒想出个主意来。

最后，工賊楊玉珍向大家鬼祟地看了一陣，点头又哈腰地站了起来，献策說：“兄弟我，认为，发生此事，必然，有人，領头。我看，必須抓住这个‘头儿’。把这个‘头儿’抓住，就不怕，这些穷骨头，不上工了。”說完，漲紅着臉，欠了欠身子，又用半个屁股坐下来。

“这事很好办，餓他們几天，不怕穷小子們自己不送上门来。咱們要沉住气才行。”另外一个工头，見楊玉珍說了話，便也乘机向鬼子獻媚。

于是，會議就乱腾起来了。这个說“对”，那个說“行”，都七嘴八舌地混說道：“两条腿的人有的是，鞭子一赶一大群！我們再邀人去，不怕穷骨头絕种了！”

鬼子也給鬧得不知如何是好，点头說了声：“欲希（好）！”會議就这样結束了。

天气陡然轉冷，窗前檐溜水成冰，电线都包上了一层雪霰，天空里偶然有一陣打食的寒鴉飛過，工人們都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两天过去了，焦炉的工人不但一个也没回来，炼铁厂的工人也开始有組織地怠工了。桥本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最怕的是罢工扩延到全厂，将来弄得无法收拾。桥本和雄谷决定亲自出馬，带着汉奸、特务、工賊，挨門挨戶地去找工人，强迫他們复工。警察和宪兵也在北辛安一带工人住宿区，来回巡邏，加崗放哨，故意把枪栓搬动得“咔咔”山响，牵着“嗷嗷”直叫的猎狗在大街小巷里直窜。鬧得整个石景山烏烟瘴气，昼夜不安。

結果依然无用。于是他們又挖空了心思，想出一套分化工人的办法来。想由工人堆里先找出几个胆小怕事的来，逼着他們先上工。打开缺口，以后就好办了。

怀里揣着这份錦囊妙計，鬼子和把头們全班人馬，来勢汹汹地闖进了李風的家里来，迎面見到李風，劈头就問：

“你今天为什么不干活？”

李風一听，心里就雪亮了。他走到灶前，呼的一声把鍋蓋掀开，气冲冲地说：“这个的說話！”

“砰”的一声，李風把鍋蓋又盖上了，說：“餓着肚子沒力气干活！”

鬼子討了个沒趣，接着又到刘春生、李志剛几个工人的家里去了。同样也都碰壁而回。他們这才知道，原来这些工人，个个都是硬骨头，沒有一个怕事的。

忽然，在街头就出現了許多个不三不四的人，都是鬼子派出来的密探，他們插圈弄鬼，尋針覓縫，要請罢工的工人进飯館去吃饭。有的甚至在饭館门前等着，見到焦炉工人走过，就硬往饭館里拖。但是，工人都严詞拒絕說：“來路不明的东西，我們沒有地方裝它！”

飯館的跑堂的，看他們这么卑鄙无耻，一边端菜，一边也拐着弯儿笑罵他們：“十月一都过了，才想起來請祖宗哪，未免有点兒過時了！”

常守义平日就是個好樣的，這次鬥爭又大部分是他出的主意，所以大伙公認他是个“頭”。密探們早已把他看成眼中釘了。工人們常到他家打聽情況，商量辦法，他家就成了罢工指揮部。這些，全都被密探向鬼子作了報告。

這天上午，鬼子在四處碰壁之後，便決定下午用辣手來對付常守义了。如果威脅利誘再度不成的話，他們就要抓人了。這樣，就由把頭楊玉珍帶路，化工系長橋本和副系長雄谷，一齊闖進常守义家里。橋本從來走進工人區，今天第一遭來到工人家里，特地帶上了十二層的大口罩，几乎把張瘦小的猴子臉都蓋住了。

橋本剛進屋門口，就大聲嚷着：“你的心大大地壞啦！人的統統地跑啦！焦爐死了死了的有，常，你的馬上干活去！”

常守义理直氣壯地回答道：“我問你，你不吃飯餓不餓？”

橋本被堵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只順掏出雪白的手絹來擦眼鏡，氣得一個勁地往嘴里吐唾沫。

這時，慣會脅肩諂笑的楊玉珍走出來，又想來打圓場了，只聽他低声下氣地說：“老常呀，有事好商量，別發这么大的火呀！大家不都是想把事情辦圓了嗎？”

常守义把頭一轉，心里說：“狗腿，和你沒有話講。”

這時，橋本在心里嘀咕道：“我這個系長親自出馬，還挽回不了這個局面，未免太栽跟頭了。”于是便撐着面皮說：“不干活，宪兵的給，回去干活，金票大大的給。”

常守义想，你休想用金票來收買我。他依然絲毫不放鬆地追着要橋本答應條件。

鬼子一見“威脅”和“利誘”全部无效，于是拿出最后一張王牌來：決定先哄騙他們上工，然后再用武力鎮壓。鬼子在臉上做出一副假笑來，点头說：“給！糧食一定的給！”

常守義爽朗地笑了，他向鬼子緊跟着說：“把事情挑明點，不要含含糊糊，不給糧食決不复工。”

鬼子假意地又重複剛才的話，說：“明天你們統統的干活，我的糧食一定的給。”

鬼子說完踏着皮靴咯噔咯噔地走了。

鬼子走後，常守義立即派了人去找楊庄的老姚、八角村的老宋、衙門口的張勁福來開會商量。不一會，他們都陸續地來到常守義家里。

常守義把和橋本談判的情況給大家說了一下，大伙兒都冷靜地坐下來分析。常守義說：“看樣子鬼子答應咱們的條件，是假的，不會那麼容易。他們玩弄手段，這正證明他們心虛，害怕了；他們最害怕的是罷工擴大到全廠。咱們就抓住他的這一弱點，明天進行總罷工。要知道，不把敵人斗到尽头，他絕不會低頭的。咱們今晚就到高爐上去聯繫，讓他們明天也去要糧食。”

“對！就這樣辦，不給糧食，咱們還是給他撂下。”老姚直截了當地說，“給他來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只見老鮑派的人來送信說：“咱們去摸了底回來，倉庫里的糧食確實不多，存的白薯倒有不少。”

常守義和大家又重新商議了一陣，最後這樣決定下來：“鬼子如果答應發白薯也可以，不過，得把糧食折成錢，不發白薯和錢，還是不复工。”會後，他們就立即分頭去聯絡，並向大家交了底。

第二天上午，怒潮般的人群，又聚集在化工系辦公室的門

前了。桥本和雄谷故意迈着方步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想用这种姿势来掩盖住他们内心的恐惧。桥本不住地挥动着手杖，像个玩魔术的老魔师似地，用威胁的口气大叫工人复工。可是，得到的回答是：

“先发粮食后上工！”

鬼子看見哄騙的花招已不頂事，便回到办公室，首先打电话向“太君”报告了情况，然后，就立即通知军警紧急集合。

这时，焦炉工人大罢工的消息，已經傳到总裁大谷的耳朵里了。大谷听到焦炉罢工的消息，不觉勃然大怒。他不允许他所控制的厂子有罢工的浪潮涌現。他立即打电报給軍部，叫他們不惜任何手段立刻平息工潮。

正在这个时候，全厂已經沸腾起来了。

昨晚，焦炉工人把斗争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都說給了高炉。高炉的張竹斋便找原料的張洪奎去联系，他們一直串連了一个整夜。

今天一早，高炉、原料段的工人也都开始响应罢工了。

“到三角楼要粮食去呀！”喊声立刻在炉前和原料段响亮地吼起来。迎着飘着雪花刺骨的寒風，两支浩浩蕩蕩的队伍也向三角楼蜂拥而来了，眼看着火山就要爆发了！

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瞬间傳遍了全厂。全厂的工人也都立即行动起来。人群从四面八方拥来，同高炉、原料工人汇成了巨流，汹涌前进。一眼望去，尽是黑压压的人群向鬼子办公室这边浩蕩而来。石景山下的儿女們从来都不会向暴力低头的。面对着山顶上的翠柏蒼松，他們就象松涛一般，頂住北風，万馬奔騰地怒嘯轰鸣起来。

人們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这个三角楼圍得个水泄不通，宪兵队长大金牙藤春全身着火似地从楼里走了出来。工人們一見这个

平素惯于欺压工人的魔鬼，口号喊得就更响了。

告急的电话接二连三地传给“太君”。“太君”真个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屋里的炉火吐着熊熊的火焰，但是“太君”的全身却直冒冷汗。他惊悚地在室内踱来踱去，最后，他抹了抹额角上的冷汗，饿狼似地对自己狰狞了一声，从牙齿缝里挤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常，还不是真正的头儿，等我找到真正的头，再大大地，大大地消灭你们。现在，现在，只好让你们立刻复工！”

狡猾的“太君”就这样决定下来。他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只是这个“头”——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却永远无法找到，这却不是他料想得到的。终于“太君”下令发粮了，鬼子向工人屈服了。同时，“太君”立刻电复大谷说是工人已经即日复工了。至于如何复工的，却没有对大谷说明，而大谷也根本不想过问这些。

焦炉大罢工斗争全面胜利了！

工人自己当时就编了一支充满乐观的革命情绪的歌子：

化工系，铁砖地，
浇凉水，冒热气，
罢工斗争大胜利，
我们的明天就是敌人的末日！

这个歌子很快在全厂的工人口里传遍了！

四、大轉变的前夜

万人坑

永定河啊，永定河，
永定河边苦难多，
白骨堆成山，
血泪流成河。……

一九四三年，日寇继德寇潰退之后，在中国战场上，更遭到咱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游击队的沉重打击，鬼子的末日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注定的敗局，更疯狂地进行屠杀和掠夺。对华北的經濟政策也由全面的开发，改为单一的重点的軍火生产了。一九四二年底，“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与“华北开发公司”以一亿的資本，組成了“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专门从事对华北地区鋼铁資源的掠夺。一九四三年二月，“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接管了石景山制铁矿业所，开始大力扩充厂內炼铁、炼焦設備。

一九四三年四月，鬼子在厂子周围，又进行一次更为殘暴

的圈地掠夺，这次强占了共达一万亩的土地。并使尽各种野蛮手段，搜罗劳力，厂内达到三万六千多名工人。

三万六千多工人，被囚禁在石景山的奴隶集中营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当时工人住的是席窝棚，吃的是混合面。混合面是用棒子心、橡子、树皮、糠渣、豆饼和发霉的粮食混合磨成的，里面长着绿毛，这种面蒸出来的窝头又黑又硬，又臭又苦，吃了只好得病。

夏天，霍乱流行，工人上吐下泻，不断地拉稀，死亡笼罩着石景山。仅在七月份中，就死去了两千多人。从古城到北辛安、金顶街、铸造村，不论是树底下，不论是道路旁，或是野地上，到处躺着一具具的尸体。野狗吃红了眼，见了活人也垂涎三尺。

可是，对人最大的威胁，是比疾病和恶狗更厉害的鬼子，他们说消化不良的人患了虎列拉，怕传染了“皇军”，用最野蛮的办法，到处搜查病人。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大夫”，和拿着武器的鬼子宪兵一道，撞进这家，拉走了病危的丈夫，撞进那家，拖去了奄奄一息的儿子。病人还带着气，就被活埋在白灰坑里，还美其名，叫做“消毒”，叫做“隔离”。

工人孙京华生肠胃病起不来床，几个鬼子踢开门进来拉起了孙京华就往外拖。

“嗯，虎列拉的干活，快快地，白灰地埋！埋啦！”

“……他没有病呀！——他不是虎列拉呀！……”孙京华的老母亲满头白发，死命地拉住鬼子的衣服不放。

鬼子一抬腿把老太太踢倒在地。

“开路！”

鬼子终于拖去了她垂危的儿子。

邢小喜干完一天活回家，肚子里空荡荡的，饿得抬不起头来，他无精打采地在路上走着，谁知身后来了一辆鬼子的“消

“毒”車。汽車“琳”的一声停了，跳下来几个鬼子七手八脚把小喜裝上車，和許多病人一道也拉到白灰坑去活埋了。

在古城荒地上，在山下村南邊，在京沟河灘一帶，鬼子挖了幾個方圓數十丈的大坑，周圍拉上鐵蒺藜，把拉來的病人，全部扔到坑里蓋上白灰，活活嗆死……。

坑里堆滿了白骨，狗钻進鐵絲網，烏鵲落在尸身上撕吃人的腐肉，衆都覓不散，這就是駭人聽聞的北京石景山的“万人坑”。

鬼子在廠門口增設了“關卡”，原來就很狹窄的廠門，又增添了兩根木柱子，其間隔只能容納一個人側身通過。鬼子拿着膠皮水管，對準“關卡”，朝着進廠的工人，沒頭沒腦地噴打白灰水，然後又往工人身上揚白灰，這也叫“消毒”。大家本來軟弱得走路都費勁，經過這一“消毒”，有的就站不穩了，好，只要一打晃，就說是“虎列拉”，“拉”上就走。

廠子裏面，走几步一個白灰圈，鬼子把拉稀的工人趕進白灰圈，用水往身上沖，然後蓋上白灰“消毒”。

生了病不敢說，死了不敢哭，若被鬼子知道，得病就是犯了死罪。一個人死了，全家的人都不得好活。工人殷江的六十多歲的老母親，經受不了這種痛苦生活的折磨，連病帶餓，終於在一天早晨離開了人世。殷江看着母親那干癟的腊黃的面貌，摸着她逐漸涼下去的骨瘦如柴的身体，心里涌上多少辛酸的回憶，他真想放聲痛哭，控訴這個吃人的世道。但是，不能，他連哭一声的自由都沒有，鬼子、漢奸的巡邏隊整天滿街挨戶亂闖，若被他們听到哭聲，就要“隔離”全家，全家人的命都保不住。只有拿床破被，把母親尸体蓋上，假做“睡覺”的樣子，全家人忍着內心的悲傷，直等到半夜，四處無人的时候，才把母親抬到野地里掩埋了。

一天早晨，上班预备汽笛拉响了。从一焦炉东边，大林組包工组的窝棚里钻出几十个无精打采的工人来，他們身穿洋灰紙袋，脚裏破麻包片，走起路來“噠噠”作响。走在最后的是李护民，他突然停住脚步，掏出怀里的半个混合面窝窝头，在手里掂了掂，眼里不自主地滚下了几颗泪珠，咽了一口吐沫，回轉身就又钻进了窝棚。

窝棚里地坑的一头，躺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他的头发有两三寸长，臉色黃得象黃土一样，身上瘦得只剩了一层皮，这就是李护民的弟弟——小“募集工”李护国。他害了黃疸病，連病帶餓，已經奄奄一息。

李护民走到弟弟跟前，就把手里剛才掂过的那半个混合面窝窝头，小心地递到他手里，把快要流出来的眼泪偷偷擦掉，說：

“护国，餓得頂不住的时候，就把这半个窝窝头吃了吧。啊！”

李护国听到这亲切而熟悉的声音，費力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哥哥。然后伸出那千鶴爪子似的手，又把那半个窝窝头送还給哥哥。

“哥哥，我不餓。这半个你吃了吧，一点不吃怎么干活……”他的声音象蚊子似地那么微弱。

自从李护国病倒后不能干活，工头就扣掉了他的那份口糧，兄弟俩沒有別的办法可想，只得靠哥哥的一份口糧苟延生命。哥哥看着弟弟病得可怜，想多分点給弟弟吃，弟弟想着哥哥干活餓得难受，不忍分食他的口糧。

李护民了解弟弟的心思，把那半个窝窝头接过来又放在了弟弟的身旁。他剛想安慰弟弟几句，好赶快回去上工，可巧这时門外响起了鬼子馬靴的响声。他知道事情不妙，忙从旁边揭

起一块破席片，盖在弟弟的身上。

李护国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明白过来后，心里害怕得“咚咚”跳起来。

李护民刚藏好弟弟要往外走，日本鬼子金本手里提着战刀，带着几个拿绳、杠的人，闯进了窝棚。

“小孩的，虎列拉的有，埋了埋了的！”金本恶狠狠地对李护民吼叫。

“小孩没有得虎列拉，早去上班了。”李护民壮胆子辩解说。

“扯谎的有，你的心坏了坏了的！”金本对李护民啖了啖他那长短不齐的豺狼牙，一步窜过来，象很知底细似地，用刀尖一挑，盖在李护国身上的破席片就被揭开了。金本回头命令跟来的人：“快快的抬出埋了埋了的！”

李护国躲在席片底下听到金本的声音，本来就骇得不轻，现在睁眼一看，金本就站在面前，还要把自己活埋，失声地叫了声“哥哥”，就晕了过去。

李护民一见这情形，早就忘了一切，冲过去，抱起弟弟死也不放，对着金本大声喊道：

“你不能埋他！他不是虎列拉，他不拉稀，他是黄病，是黄病……”

“不管什么病的，有病的统统埋了！”

人人都把金本叫做“豺狼”，这小子真够得上这个名字，他一面挥舞那把短命刀，命令把人抬出去活埋，一面对着李家兄弟俩得意地哈哈大笑。

在豺狼的战刀逼迫下，李护国终于被抬出去了。李护民跟在后面拼命地搶夺。狠心的金本把他踢倒在地。他伤心地呼喊着：

“你们不能埋他呀，……他就是死，也要让他死在地头上

啊，千万不能让他去死到万人坑里呀！……求求你们。等他死了再埋呀……你们修修好吧。……”

工头恼立发，看见抬去了李护国，马上拖着李护民去上工。

抬李护国的两个人，也都是被抓来的受苦人，他们十分同情这一对受难的兄弟，他们看见金本带着其余的人走进另一个窝棚里去，就想把李护国放了，可是一路上尽是来回巡查“消毒”的鬼子“卫生队”，没有机会动手。他们便抬着这个可怜的昏了过去的孩子，紧着往远走，当他们走到京沟河滩的一棵小榆树下，看看旁边没人，赶紧把李护国放到地上，弄些青草盖在他身上，把他来的那根杠子靠在了榆树身上，就悄悄走了。

几个小时后，李护国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他好象做了一场恶梦，张开眼睛，才发现自己是躺在野地里，他想不起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用劲思索，慢慢地记起了被人抬出来活埋的事情。他的神经不由地又紧张起来。他两手往地上一撑，想坐起身来，但觉得身体有千斤重，脑袋象灌了铅似的沉，正在这时候，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汽车的声音，他顺着声音侧过脸一看，才发现身旁就是“万人坑”。

坑的对面，一辆汽车停下来了，在几个端刺刀的日本宪兵监视下，一群被拉来的不幸的人，被扔进了白灰坑。

一个女人，被扔下坑后，还在说要喝水，刽子手们却恶毒地说：“他妈的，送你回老家去，等一会再喝吧。”

小小的李护国，目睹这样的惨状，心里十分愤恨，他想立刻从这个死人窝旁逃出去，于是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从草堆里坐起来。可是刚一抬起头来，无数苍蝇飞起，嗡——嗡地在眼前乱转，一阵头晕，他又倒在地上了。

当他第二次醒来时，天已黄昏，四下里静得可怕。他想一定得逃回去。咬紧牙关，一使劲，终于坐起来了，一眼就看见了身旁的那根木杠子。

这根木杠子给他增加无限的信心，他拉过木杠子扶着它，用劲地站了起来。于是他拄着杠子试着一小步、一小步地朝工厂窝棚走去。

当他吃力地爬上一个土坡，一条大黄狗又偷偷地从旁边跟上他来，它瞪着两只贪婪的发红的亮眼睛，紧盯着李护国，摇头晃脑地转来转去，好象要找个机会扑到身上吃他。李护国幸亏还有条杠子，他向地上一挂，“啪”的一声，吓得那狗才夹着尾巴跑掉了。

李护民在工头的监视下，直到天黑的时候，才瞅个空子跑了出来。在这世界上，弟弟是他唯一的亲人，最初父子三人逃荒出来，想奔关外去投亲，不料在车站又受了骗，没了盘缠钱，接着父子三人又被骗来厂，可是以后父亲穷死了，母亲和妹妹又失去了音信。如今这最后一个亲人也被鬼子夺去，他一想起这些，心象刀挖似地难过，他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就是死啊，也死在一处。

在旷野里，李护民奔向埋人的万人坑，到处寻找弟弟，他打听出弟弟被抬去的方向，便向京沟河走去，正好在土坡旁边遇见了他死里逃生的弟弟。兄弟俩抱头痛哭起来。

这只是万人坑千万个受难者中的一个，是侥幸生还的一个。

予打击者以打击

血泪的仇恨种在人们的心里，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复仇

的烈火，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燃燒。

在高炉上、焦炉上，在土建工地上，在山旁，在永定河边……在一切比較隱蔽的地方，只要一碰到单个的鬼子，人們就想尽一切办法报复。

以后，鬼子处处防备，就不敢单个出来了，更不敢到背靜的地方去，狐狸虽然最狡猾，但却总要落在陷阱里的。工人們听到八路軍節節勝利的消息，都鼓起勁来，要复仇。

电气工人郝凤岐、郝凤忠、郝凤玲三兄弟，和刚从学校里出来的电工实习生王中立，四位青年人同住在一間小小的电灯閘房里。

小房子的对面，是一間日本鬼子的洗澡室。夏天的一个晚上，郝凤岐等四个人干了一整天活回来，又热又累，一走进小屋，更觉得悶得喘不过气，討厭的蚊子也趁火打劫搶着往人身上叮。他們四个人倒在鋪上，誰也睡不着觉。

“他媽的，这么热，要能洗个澡多好呀！”郝凤岐在鋪上翻来复去，自言自語地說。

“哦，洗澡？那不是澡堂子嗎？”郝凤忠一翻身坐了起来，指着对面，憤憤地說，“哼！强盜！他們倒舒服。咱們能上哪去洗澡，万人坑里拿白灰洗！”

屋子里一时誰都沒有說話，郝凤玲狠狠地拍打着叮在身上的蚊子，“啪，啪”地直响。年龄最小的王中立，把两手枕在脑后，两只明亮的眼睛一閃一閃，正在琢磨着什么。忽然他从鋪上一跃而起，臉上帶着几分淘氣的神色，笑眯眯地說：

“整他个小鬼子！”

說着把身子靠近郝凤岐，附耳低声說道：

“……就这么办，你看怎样？”

“好！好！”郝凤岐瘦削的臉上立即出現了笑容，不住地点

头贊好。

四个人把头凑到一块，把計策商量妥当后，就分头行动起来。

郝凤玲提着桶弄来一大桶水，“嘩”一下把屋门前潑得透湿。其余三个人拿出一段电线，一头接在小屋房門的銅拉手上，一头安在室內电灯开关上，不一会把一切都准备停当。然后拉下浴室的电閘，浴室里的电灯立刻全灭了。他們四人知道鬼子一定会跑来叫他們修理电灯，便把灯关了，一齐躺在鋪上裝睡觉。

对面浴室里，日本鬼子正在洗澡，忽然灯光一閃就全灭了。浴池里頓時漆黑，对面不見人，伸手不見掌，东西摸不着，衣服穿不上，人碰人，乱成一团。

不出所料，不大一会，几个鬼子从浴室里走出来，嘴里边“嘰嘰咕咕”，向着电工們住的小屋过来了，看看就要走到門口了，躺在鋪上的四个人屏住气，一点声音都不出，靜等着看鬼子一場好戏哩。

鬼子来到了小屋門前，見里面也是漆黑，一点动静也没有，就大声嚷道：

“苦力！快快地，睡觉的不要，电灯修理修理的干活！”

鬼子一边嚷一边便去拉門，第一个鬼子剛扶住銅把手，就触了电，腿一麻不由得就要往下倒，第二个鬼子赶紧扶了他一把，这一扶不打紧，也跟着触电摔倒在地上，第三个鬼子被他一撞，也跌了一个大跟头，鬼子們跌跌撞撞，嘰哩哇啦杀猪似地怪叫起来。

屋子里的这四个人呀，就甭提有多高兴了，捂住嘴笑得在鋪上打滾。

这件事干得非常巧妙，鬼子被电打得够受，摔得鼻青臉

肿，可是，他們始終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年冬天，天冷得邪火。寒風凜凜，象故意跟穷人作对，吹到身上就象刀子刮一样。甭說手一露出就会冻僵，一口唾沫吐到地上，也要摔成几半。

高炉的工人們早晨接了班，出了一炉铁以后，炉口工人——王利元、姚士魁、刘景华、李玉敏、梁福正和曹海帮便找了个避風的地方坐下来，挤在一起，想借着大家的体温暖和暖和。

值班室的小房里，火炉却燒得热呼呼的。鬼子中野坐在皮轉椅上两条罗圈腿往桌子上一架，神气十足。一面吸着香烟，一面哼着“支那之夜”。

中野看了看表，快到出铁的时候了。他站了起来，对着十一岁的“小仆役”馬玉田大叫：

“仆役！火大大地給！”說着，順手拿起他那根哭喪棒走了出来。

中野来到炉前看見工人都挤在一堆避風，就老大不高兴。

“铁的出罗！”中野揮了揮哭喪棒，对着王利元他們大叫起来。工人們剛挤得挺暖和，实在不願意起来。中野看見他們沒有动，又叫了起来：

“快快的！铁的出罗！慢慢的死了死了的有！”

这时他們才一个个地站起来，慢腾腾地走向炉口。

梁福正走在前面。中野举起哭喪棒就是一下。

“哎呀”一声，梁福正轉过头来就跑。中野一看梁福正跑了，更加急了，不去追他，疯狗一般地却奔王利元去了。王利元那时才十八岁，胳膊腿也灵巧，一看来势不对，大喊了声：

“老姚！跑啊！”随着这一声，眨眼間，他們几个人早跑得无影无踪了。就连炉前工人也跟着跑了好几个。

“叭嘎牙路！叭嘎牙路！”中野气得直叫。

他們一口气跑到小西門的大黃土坑里（現在水礮池的地方）。

“怎么办呀？”

后来还是他們的头儿張竹齋来了，說：“中野說了，不打你們了，讓我來帶你們回去出鐵。”

回到高爐，从鬼子的臉色上看，这口气鬼子早晚非出不可，早晚也得吃亏！一不做，二不休，大家一合計：“干，就給他干到底！”

這天的出鐵口打得特別小，鐵水几乎都流不出来了。

一爐這樣，兩爐這樣，爐爐這樣，就容易給敵人發覺了。

“今天的鐵水为什么大大的少？”果然中野來質問張竹齋。

“今天高爐大大的冷。”姚士魁接過來說。

中野哼了一声，回值班室去了。中野烤烤火，过了一会，又出来了，他看看高爐，氣沖沖地就奔王利元他們去了。一看中野的臉神，大伙知道不妙，便紛紛往外溜。王利元剛走到高爐后身，中野一把就把他抓住了。

“小孩哪邊的去？”

“我的大便去。”

“高爐大大的冷？”

“大大的冷！”

“撒謊的沒有？心壞了的有。死啦！死啦！”中野用手沖着王利元脖子一比划。

“沒有。心大大的好。”

“心大大的好，金票大大的給！”中野沒有套出什么东西来，只好把王利元放走。

天漸漸黑下來，只剩最後一爐鐵了。

這回中野學乖了。出鐵的時候，他湊到爐口跟前，監視工

人打出铁口：“铁口大大的打！”他用哭丧棒在炉口上比划了一下。

姚士奎和王利元晓得鬼子知道了，两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

“铁口大大的打，铁水大大的外边有。”

中野点点头。

“这么大大的打。”王利元拿着铁钎子也往炉口划了一个圆圈。

“顶好！”中野拍拍王利元的肩膀。

说时迟，那时快，刘景华乘王利元和鬼子说话的工夫，早把一锹湿泥扔到炉口前的小坑里了。

炉口打开了，铁水一涌一涌地向外流，流得特别多。

“大大的！”中野还没有说完，铁水已经流到小坑。

铁水遇到潮泥，就像炸药遇到火，“砰！”铁水开了花。

“砰！”“砰！”“砰！”接着就是一个孔雀开屏。

“叭嘎牙路！快快的堵！快快的堵！”

只听中野惊慌的嘶叫，可是工人早躲起来了。

“砰！”“砰！”“砰！”铁水继续放炮。人跑得更没影了，中野这下可抓了瞎。他推起铁制的里面装足了泥的泥枪，对着出铁口想去堵眼抢救。

就在这个挡子上，他用力过猛，脚下一滑，只听他“啊！”的一声尖叫，就跌到铁水沟里了。一转眼，中野的褲腿燃起了火苗，接着就是一阵嚎叫。声音惊动了在高炉值班的其他鬼子，赶紧跑到现场，这才象拖死狗一样把中野拖出来。

人是拖出来了，中野的一条狗腿可烫伤了。

“剩下一条狗腿，看你还欺侮中国人不？”人们一边往远处跑，一边不断回头看着铁水放炮。

不給敵人鐵

隨着形勢的發展，我黨的城市工作也日益開展。一九四三年後，經常從解放區派遣幹部到北平一帶來執行任務。這樣，就非常需要有個掩護同志們活動的聯絡點。這年冬天，石景山製鐵所的地下黨員王長林和白振東，接受了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在石景山成立了一個“民生土木建築公司”包工大棟，由王長林出頭做“棟頭”，以此掩護從解放區派來執行任務的同志，並進一步加強領導工人的對敵鬥爭。“民生公司”成立後，為了標誌是黨領導的，工人們都戴着紅底粉道的臂章。從此，解放區人來人往，黨的地下工作就更為活躍了。從解放區來的人，首先到公司落腳，在公司里挂個名，取得了合法的身份，然後就可以開展活動，工作完成了，人也不露痕迹地撤走了。來的人，有的搜集敵偽駐軍的情況；有的向解放區送物資；有的進行宣傳活動等，種種不一。一九四四年從解放區來的兩個同志，就曾在“民生公司”的掩護下，進入敵人的機場，燒毀了敵人兩架飛機，駭得敵人驚魂喪胆。

凡是派來的同志，無論進行什麼工作，都忘不了一條——向工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革命的道理，一來二去，許多工人都受到了革命的影響，見多識廣，階級覺悟逐漸提高。一九四二年期間，在冀中九分区工作并在平西游击区活動的杜廣信同志（曾在冀中游击队里當過支队长、大队政治委員）也曾通過政治通訊員掌握了石景山地區的情況，並與工人取得了聯繫。及至一九四四年，黨由河西解放區又派來了呂光明、蔣占益等同志，在廠內發展組織，聯繫工人也比較廣泛了。這時，我黨在工人羣眾里，普遍開展了不給敵人鐵的行動。

鬼子梦想在石景山制铁所实现年产百万吨生铁，从釜山移来的高炉——二高炉，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里开炉了。可是这个炉子设备太落后，除了使用皮带机上焦炭而外，其他活茬全部依靠人力。

可是鬼子为了“高产”，便用刺刀和皮鞭逼着工人在原料工段筛选场上的一片尘埃中，用手选矿石；用手和铁往车上装料；用人力艰难地、一步步地把沉重的元宝车推送到入炉口料罐口去。当时，工人睡不好，吃不饱，活又这么重，大伙被折磨得不象样。可是鬼子还拼命加大送风量，缩短冶炼时间。这样一来，逼得原料工人们就更没有喘气的工夫了。一个二十四小时接着一个二十四小时，连家都不让回。鬼子监工提着棍子跟在后面，活似催命鬼催赶着，甚至连吃饭也是一手拿着混合面窝窝头，一手推着车跑，抽个空才能往嘴里送两口吃。大伙累得直不起腰来，就这样，炉子还是亏料。大伙瞅个空子，等监工的刚一离开，就都撂下不干了，凑到一起商量对付办法。

“这可不是个事，咱们不能这样。”一个工人喘吁吁地说。

“可不是吗，我们不能给鬼子搞‘高产’，我们可不能让鬼子拿这个钢铁去打我们自己人！我们要配合前方我们的人，我们不给他铁，就等于我们对准鬼子背后打了一排子弹。”说话的人叫张洪奎，这人高身梁，体格健壮，看样子也就二十七八岁，说话一口冀中口音，是冀中老区来的。

大伙听他一说，心里琢磨这话说得对！都齐声说：“不能让鬼子高产！”

张洪奎望望这些又累又饿的弟兄们，又忿忿地说：“咱们给他想法泡！鬼子急着要铁，咱们就不给他铁。他要搞高产，咱们就要他低产。”

“我看光给它上大块，保险它化得慢。”

“光上焦炭，那不更好？看他还出个屁！”

大伙兴致勃勃地出主意，觉得哪个办法都不错，最后决定“见机行事”，跟鬼子“泡”。

张洪奎发亮的眼光里透着笑意说：“就是这个主意！”

以后，高炉一催料，工人们就把直径三百多毫米、一百公斤重的矿石，两三个人一抬，放到元宝车上，表面上盖上点合格块，就一个劲地往高炉上招呼。果然不到两个钟头，高炉的料尺准指到“〇”。

这些大块矿石，常常卡着炉盖，炉子常常被迫休风。这样一来，上料工人就得到了额外的休息。

有时候光上焦炭，料尺经常保持在零位，可就是一天也出不了两块铁，这使鬼子监工松尾非常纳闷：“怎么一班上了七八十批料，可总出不了多少铁？”他从值班室走出来，仔细地检查炉子，炉子一切正常，发现不出什么缺陷来，急得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鬼子在各个工序都安插鬼子兵和狗腿子，严密监视工人的行动。由于特务和狗腿子的效劳，终于有一天，一高炉的月产量偶然出现了一次高产纪录——一百九十多吨（一高炉设计水平是二百五十吨）。这回鬼子可高兴了，他们在炉上挂上了小旗子，弄来很多酒、肉，大吃大喝大闹了一通，还举行庆祝会。

选矿的工人们，一见高炉上插上了小旗子，都很纳闷，这时消息传来了，说鬼子们正在庆祝高产呢！

这下，弟兄们可气红了眼：“这不是塞蠢咱们吗！”大伙停了手上的活，凑到一块又商量出气的办法。最后决定：“无论如何还是不给上合格块，有什么就招呼什么。”

可是，炉况仍很顺利，料供应不上，鬼子监工就跑到地沟

上大喊大鬧一通。

“不上合格块，也不是长久之計。”人們心里都在琢磨着对策。

突然，刘万元一眼瞥見了冬天取暖的炉子，这炉子是耐火磚砌的，現在死气沉沉地，稀里歪斜地躺在那里。

刘万元灵机一动，便对大伙說：“哥儿們来呀！拆炉子，給它上耐火磚呀！”

弟兄們应声来到，七啄咔啄就把炉子拆了，他們看看周圍沒有鬼子，就把耐火磚滿滿地裝到料車上。上料卷揚機開動了，料車爬上斜橋，兩車耐火磚送进了炉膛。

耐火磚這一壓，炉子立刻黑了下去，出铁量逐漸降低，二十四小時以後，就光出渣，不出铁了。

工人們兴奋地說：

“他們要高產，這下變成難產了，就是不給他鐵！”

說着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为了破坏敌人的生产，在高炉干活的工人，真是从烘爐、上料，到出铁水，創造了成套巧妙的破坏方法。由于工人們的钻心的破坏，使得十三个大小高炉經常有八九个半死不活。

高炉上如是，焦炉上也不落后，开推焦机的老工人們，在操纵机器平煤时，故意不調准平煤杆的部位，使平煤杆猛力地撞在炉壁上。这破坏打中要害，平煤杆一坏，煤就不能装滿，由此带来的是煤泥需要量少了，焦炭出得少了，这不但可以使洗煤和运煤的工人得到休息，而高炉也由于焦炭供应不足，停止生产。

管厂也有破坏生产多出廢品的能手，鑄管車間的老工人張德福就是其中的一个。在鑄铁管时，他使用管头管身溫度不一的方法，使生产出来的铁管，是百分之百的看着样式合格、一用

就坏的廢品。其他老工人也都和張德福一样：“費尽心机，高产廢品。”据資料記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生产五千零四十根铁管，廢品占了一半。

由于工人千方百計搞破坏，使得整个工厂，每天都沉陷在緊張慌亂的氣氛里，給敌人“以戰養戰”的政策以沉重的打击。

五、胜利的序曲

帶 路

有的工人，到解放区直接参加了抗日，未走的工人，有的便帮助党工作。

紀增福參軍當了連長，任振榮打了特務，連夜投奔齋堂，這些事越來越多。

一天，工厂所屬三家店站的火車房里，充滿了一團團白色的蒸汽，所有的機車，都在這裡進行出車前的檢查。

煤水工安昆，弄得滿身、滿臉、滿手的油污。他正蹲在那兒檢查鍋爐和機件。

突然有人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他抬頭一看，原來是老殷，他冲老殷笑了笑。

“你來啦！有事嗎？”說着他就站了起來。

老殷看看四周沒人，就湊過去低声地對他說：“老安！上邊下來人了，想找你給帶路，怎樣？”

老安一聽，就明白是八路軍又下山工作來了。他非常興奮，便也低声問道：“哪段路？什麼時候去？”

老殷看着這個直爽、性急的年輕人笑了。他說：“沉住氣，下班先到老地方去一趟。”

老安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正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全国各解放区已开始反攻。华北戰場的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都收复了大片土地。

京郊三家店以西和以北地区，八路軍也十分活跃。

老安和老殷相識，那还是头一年的事。那时，老安住在三家店，他常常跟着工厂里的火車，从軍庄往三家店运矿石。由軍庄往北走不远，就是解放区。那时候，八路軍的工作人員三天两头到三家店来。日久天长，三家店的工人們和八路軍处得很好，他們經常让八路軍坐火車：由軍庄送到三家店，由三家店送回軍庄。要是在路上碰到的时候，只要八路軍的同志一招呼，他們就把火車停住，請同志們上車来。

这些同志，可不单单坐車，就是这短短几站地，不到半个多钟头的时间；他們也常常帮助添煤呀加水呀，还讲故事……。所以，車上的人都非常欢迎他們。

这样他們慢慢地熟悉起来，和八路軍建立了联系，老殷就成了他們的好朋友。

其实，“共产党，八路軍”对安昆來說，并不生疏。他的表兄在河西解放区当村干部，是共产党员，时常对老安說：“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和农民的救星。”

这次老殷来找他給八路軍带路，他更是打心眼里高兴，他想：“这可是該使勁的时候啦！”

他一边擦車一边不断地抬头看看墙上的挂表。和他一块干活的老陈，看着老安那份神情，不禁笑了起来，打趣地說：“想回家了？”

老安笑了笑，两个人都明白，他們都在心里說：“是呀，那边才是我們的家！”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笛剛拉过，老安就披上衣服，抄起飯

盒，匆匆忙忙地向外走。

这是一个仲夏的晚上，风刮到身上，顿时驱走了整日的疲倦。老安走出厂门，就直奔三家店北头走去。

他怕老殷等他着急，又怕晚了误了大事，心里象着了火，恨不得一步就迈到，要是长上翅膀飞了去，有多好。

老安终于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他在路北的一个黑色的大门前，停住了脚步。一个身穿便衣、手提盒子枪的站岗的同志过来问道：“老乡，你找谁？”

“不是找带路的吗？”

那位同志会意地点点头，向院里一指：“到里边去吧！”

老安推门走进屋里，里面围着桌子正坐着五个全副武装的同志。老安看看大伙说：“老殷叫我到这儿来……”老安的话还没有落音，负责同志就迎了上来，笑盈盈地说：“啊，您就是安师傅！请坐，请坐。”说着就给老安让座。一面让座，一面问道：

“我们想到香山去一趟，您认识这股道儿吗？”

“认识！认识！要是走小道儿，从这儿往东奔龙门寺，走檀峪，顺山上去就到了。”老安不加思索，非常熟悉地回答。

“这条路您很熟吧？晚上能走吗？”另一个同志问道。

老安笑了笑，满有把握地说：“您放心吧！我就是这儿的人，山上放过羊，割过草，闭着眼睛也能把咱们送到。”这下，把大伙都逗笑了。

这时，那位负责同志把一张大纸铺在桌上，同时，在桌子角上放了一张地图。老安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山势、地形、村名、地名和敌人活动情况，那位负责同志，边听边和地图查对，并且在纸上画着。

不一会，一张路线图就画好了，他们仔细地看了看，又商

量了一陣。然后，負責同志把它卷起来揣在口袋里。跟着就出发了。

那天晚上，天很黑，沒有月亮，周圍非常安靜，只有他們几个人沙沙的脚步声。

每过一个山头，老安都机警地跑到前面，仔細地侦察一番，听着沒有什么动静，才回来叫同志們繼續赶路。同志們見老安胆大心細，就更放心了。

快走到香山时，那位負責同志趕到老安跟前，小声問道：“您一个人，敢不敢到警察局的后門跟前去一趟？”

“敢去！”

“怎么去法呀？”

“我慢慢走着去唄。”

“我知道您是走着去，可是，您还得想个法儿。您不能悄悄地走着去。要裝成打听道儿的，离老远就叨唠，事先让站崗的听见，不然他就会开枪打您了。”那位負責同志清清楚楚地囑咐他，接着又严肃地布置道，“您的任务，就是和站崗的閑搭話，其他事情您就不用管了。明白吧？”

“明白，明白。”老安听清了这場巧妙的安排，就赶忙回答。

这时同志們都隱藏在树后，老安一个人朝警察局走去了。

他一边走，一边叨唠着，喊着：“这是走哪儿去啦？……怎么走啊……唉！前边有人沒有？”

正在这时，站崗的伪警察突然厉声問道，“干什么的？”

“走路的，找不到路了，想打听打听怎么走？”

伪警察不耐煩地叨唠了两句，把端着的枪放下來，便和老安扯談起來。

老安一口一声“老总”，一口一声“謝謝”，可心里却急得火燒火燎。他想，那几个同志怎么还不来上手呀！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位负责同志突然出现在伪警察的身后，他一个箭步窜上前，把枪口对着伪警察的胸口，命令说：“不准动！把枪交给我！你们两个都跟我走！”

伪警察吓得魂飞魄散，乖乖地把枪交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他们刚走出十几步，其他的同志就从四周围上来，押着伪警察就往回走。

一路上，人们保持着沉默。翻过一座大山，到檀峪山头时，那位负责同志才命令停下来。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那位负责同志向伪警察问道。

“知道！知道！”伪警察象小鸡啄小米似地点点头回答。

接着审问开始了，这时老安和另一位同志又到前面去探路。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那位负责同志和同志们赶上了。但是，却不见伪警察和缴来的步枪。老安心里很纳闷，问道：“人和枪呢？”

“人放回去了，枪也让他带去了。”那位负责同志若无其事地回答他。

老安听了，一时转不过弯来，心想：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把人和枪弄来，可又这么轻易地把他放回去了，人放回去不说，为什么不把枪留下呢？他实在憋不住了，就又问道：“放了人，就够大方的了，为什么把枪也让他拿回去呢？”

“安师傅，咱们这样做，可要比要一枝枪的价值大得多呀！”

“为什么？”

“为什么，过两天，您就明白了。”

过了几天，老安就听到传出来的消息说，香山伪警察局的人和枪枝，投八路军去了。

安昆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如此。

安昆自从第一次顺利地完成了带路任务以后，三家店的地

下党组织对老安更加重视和信任了。因此，经常找他做工作。

一九四五年初，也是一个夜里，老殷又回到车房来找老安。

这次老殷一见车房里没有别人，就急忙对安昆说：“老安！上边下来了一连人，要马上到麻峪去，这回还得找你带路。”

“好呀，我去！”老安斟酌了一下，便答应了下来。

老安跟着老殷来到三家店村北边，远远地看見黑呼呼的一片人影。等走近一看，有一百好几十人，个个全副武装。

老安的心顿时也紧张起来。心想：“这么多人怎么过法呀！由三家店村到麻峪村，必须从洋灰桥东头的炮楼、铁桥东头的炮楼和三家店车站机关库的炮楼中穿过去，平时鬼子连白天都把守得很紧，黑夜，就更不用说了，这三处炮楼，又离得很近，这么多人，从中穿过去……”想着想着，老安就发起呆来。

这时，连长走过来，对老安笑了笑，握住他的手说：“您看，把我们带过去怎么样？”时间不能耽搁久了，任务很紧，必须马上到麻峪才行。

老安一听任务很急，忙说：“这么多人是不太好过去呀，我看这地方炮楼挺多，容易被发现。咱们还是想想有什么更好的招儿没有呢？”

两人沉思了片刻。老安终于想出主意来了：“这么多人，要是明着走，是一定过不去的。在机关库那边，有个流水沟，现在没有水了，咱们偷着悄悄地爬过去，怎么样？”

连长忙说道：“行呀。能过就行，万一有了情况，有沟也可以掩护往外冲。老安你带路吧！”

老安带领着同志們，同志們一个个都作好了战斗准备，就出发了。

顺着水沟，越走越离炮楼近了，老安的心情，越来越紧张。

队伍迅速地向外爬，眼看队伍就全部通过了，突然传来一声怪叫：“什么的干活？”老安不由得怔了一下，这时他灵机一动，想起了他在地主家出来放羊經常走这条路，于是他向站崗的鬼子喊着回答道：“放羊的干活。”說着，他还真地吆喝着，假装着赶羊。

鬼子沒有再作声，队伍順利地过了沟。这时，老安知道平安无事了，喜悅地出了一口长气。

老安領着队伍走到麻峪村，队伍停下来休息，連長和老安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他一边用紙卷着烟絲，一边說：“老安你的办法真巧，謝謝你！我們这次完成任务，也有你一份功劳！”

本来好說愛道的老安，这时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高兴，热泪糊住了眼睛，嗓子梗塞住了，心里剛才想到的那些話，不知一下子跑到哪去了。他使了很大勁，才說出一句話：“沒什么，連長，这是工人應該做的事情。”

夜襲鐵道隊

一九四五年八月。

跑到斋堂解放区去的任振榮，和革命組織建立了联系以后，已經早回來了，在三家店火車站当装卸工。从此斋堂那边經常找他办亊联系，让他送信，帶路。

一天早晨，一个卖杏干的小孩走到大院門口，說是找任振榮，老任出門一看，啊！原来是昌宛县委书记崔乐春的小通訊員張大群，他向四处看看沒人，赶紧把小張让进屋里，問道：“有事嗎？”

“有事，組織上叫我來了解三家店、高井等地的敌情。”

“要干他一下嗎？”任振榮兴奋地問。

“是，这回可要大干一場！”小張也兴奋地說。

任振榮背上了糞筐，裝做上地弄庄稼的样子，領着小張到三家店、高井轉了一圈，直等把这里的敌人兵力和地形全摸清了，張大群才告別任振榮离去。

当天夜間十一点钟，老任家的后山牆有人“嘭，嘭，嘭”地敲了三下。任振榮披上衣服忙着开门迎了出去，这个预定的信号，說明自己人来了。果然，張大群帶來了两个同志，一个长方臉，一个圓方臉，看样子都不过三十来岁，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大群一見老任就說：“任大叔！跟我們到三家店，下铁道队的枪去。”

“好！好！”老任一听，兴奋极了，一边系着纽扣，一边同他們向三家店走去。

他們四人隐蔽在铁道队大院房后的老玉米地里，开始布置这次战斗。那两位同志把任务交代了以后，又征求老任的意見，于是老任建議自己先去探探，因为自己有熟人，能把門警纏住就好了。

他們三人听后，互相换了一下眼色，长方臉的同志說：“咱們談得差不多。老任哪！這場戲开头就瞧你的啦！”

几分钟的小会开完了，接着，又把藏在附近的十多个人都按計劃布置好。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任振榮从铁道队大院房后，向院前繞过去，一个守門的警卫拿着枪站在门口。他放开大步从南向北一直朝敌人走去。离警卫只有一箭步多远了，突然一声“口令！”把老任吓了一跳，可是听这声音非常耳熟。“啊！这不是尹警卫的声音嗎！”任振榮心里暗暗喜欢，他立刻冷静下来，回答道：“老尹嗎？我是任振榮啊！到这儿看看甩車沒有。”

“我当是誰！原来是老任啊，車還沒來哪！……”尹警卫的

話還沒說完，就見從牆角嗖地钻出兩個人來，其中一個用手槍逼在尹警衛的背後，一拍他的肩膀說：“不許動，要動就毙了你，跟我來！”尹警衛渾身顫抖，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另一個用槍指着老任說：“你這邊來！”

正在這時候，十多名八路軍戰士身輕如燕地進入院內。屋裡日本鬼子和二十多名鐵道隊員睡得正甜，鼾聲不斷傳出門外。

戰士機警地進入屋內，透過月光，清楚地看見槍枝整整齐齊地挂滿牆上，於是他們便輕巧地、就象拿自己的槍似地，把敵人的十八枝步槍、兩把手槍和子彈，給收拾得一干二淨。當我們的隊伍勝利地奔向東方的時候，鬼子和偽軍們還睡得和死豬一樣。

隊伍遠了，尹警衛才被放回去，當高井部隊和張部隊得到“丟槍”的消息時，我們的隊伍已經走得無影無踪了。可是，他們仍然來了一個緊急集合，整隊出發，天曉得，這又到那兒去追呢？更可笑的有人自作聰明地說：“西山是八路軍區，准是往西跑了。”這些蠢驴，真的成群結隊往西追去，哪知道，這是越追越遠，追了半天，連個影子也沒見到，最後，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去。

後來，任振榮在車站碰到了尹警衛，閒聊起來，又扯到八路軍下槍的事。任振榮故作不解的樣子問他：“老尹，那天是怎麼回事呀！”

“唉！別提了，真他媽懸乎。八路軍就是行，要是別的非得弄死我不可。掙錢不賣命呀！甭管它。”尹警衛解嘲似地說。

“是呀！我碰見你那陣子，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兒，大家把槍就繳走了！”任振榮也跟着說。

“那甭說，人家就是棒，雞不叫，狗不咬，坐穩了，拿準的。”尹警衛連說連翹大拇指。

铁道系連續罢工

敌人不投降，就不能停止斗争。铁道系接連爆发了罢工。

一天，下着倾盆大雨。铁道系的刘富增、程二鎖等七十多个工人，正在中七線上換板，清路基，填石礫。雨把大伙淋得浑身透湿，冷得直打哆嗦，風吹过来更是钻心的凉。

“这么大的雨，怎么干哪！我看先找地方避会雨吧！”二鎖停了手上的鍬，一面提議，一面用手不停地擦抹淋在臉上的雨水和汗水。

一句話說中了大伙的心意，大伙齐声贊同，都把鍬七味味一扔，就到附近的一个洋灰洞里避雨去了。

这个洞象穿心走廊，有十几米长，七十来人把小洞挤得满满的。

“下这么大雨，老本臣不会出来檢查吧？”有人担心地問。

“这小子可沒准，我看咱們还是在洞口加个閂吧！”

“对！以防万一。二鎖，走！咱們站崗去。”刘富增用手向程二鎖一揮。

一个十四岁的童工高兴地答了一声：“是！”立即从人堆里跳了出来。

程二鎖平素和刘富增最好，他說什么就听什么。

走到洞口，刘富增又回过头对大伙說：“你們一听喊胖子來啦，就赶快出來干活！”大伙点头回答：“好！你們先去，隔一会儿我們去替班。”

洞里異常熱鬧，大伙在一起，說說笑笑，可是心里还总象缺点什么似的，原来，最受大伙欢迎、尊敬的刘富增这会儿不在，往常一有空，刘富增總給大伙說些新鮮事，讲讲时局形

勢，介紹介紹解放區的情況，大伙聽起來滿够味。人們都覺得他見識廣，同時他的人緣又好，因此，大伙都把他當成主心骨。今天，大伙在一起避雨、閑聊，都覺得下这么大雨干活應該有雨衣，應該和鬼子要，可是誰也拿不定主意，這時大伙便想起了劉富增。說着，立時有人真的主動去換他來。

劉富增回到洞里一聽是要雨衣的事，就積極支持。正在這個當兒，狡猾的本田，象個惡魔似地突然出現在洞口。

本田最狡猾，外面下着雨，他正坐在辦公室里看報。突然他想起一樁放不下的心事，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前。他向外張望一番，可是雨象垂帘一樣從屋檐上流下來，遠處的東西，一點也看不清楚。他又把耳朵貼到玻璃上，什麼响聲也聽不見。他狡詐地眨着眼睛，急忙穿上雨衣，換好雨靴就出去了。

平時，本田到工地檢查，總是直來直去。可是今天他却變了花招，從棧橋南面偷偷繞過來，不但洞里人事先沒發現，就是放哨的程二鎖他們也只顧往前看，而沒有提防這一着。

本田站在洞口，鬼眉狗眼地望着大伙，接着又是一陣冷笑。他一句話沒說，轉身就走了。

他這一走，大伙知道不妙，心情都非常緊張。

“甭理他，咱們这么多人還怕他！看他把咱們怎么样？”劉富增給大伙打氣。

老劉頭这么一提，大伙都由緊張變為鎮靜。

果然，不一會，本田就派工頭郭成云來找大伙。

郭成云一進洞口就大驚小怪地嚷：“你們還在這兒避雨呀！可捅了大漏子了，本田大發脾氣，叫你們都去呢！”他一面嚷，一面幸災樂禍地瞧着大伙。

這時，劉富增站了起來，滿不在乎地說：“走就走，倒要看看本田有多大的道行！”

大伙来到铁道系的小楼上，一个挨一个地站着，本田背着手，手里拿起一条小红皮带，来回地踱着。他突然走到刘富增面前，瞪着那对黑豆眼，声色俱厉地问：“谁的主意，统统避雨的有？”

“雨太大，淋得受不了，没雨衣，怎么干活！”刘富增冷冷地回答。

“嗯！没雨衣不干活！没雨衣不干活！”本田故意地重复着。说着说着就举起皮带，朝着每个人的脸上叭叭地抽打起来。

大家的脸被打得热辣辣的，眼里冒金花。当时脸就肿了。大伙一动也不动，手里的拳头捏得紧紧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本田，这目光逼射着他，使他不敢继续打下去。

第二天，谁也没有再到铁道系来上班。工务段只有工头郭成云一个。

本田一见没人来干活，恶狠狠地问郭成云：“苦力哪里的手活？”

“不……不……知……道！”郭成云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的说话！苦力统统哪里去？”本田更急了，迈前一步，紧逼着他问。

本田气得跺脚骂，骂了一阵，最后命令工头把人都找回来。工头走后，他依然安不下心来，坐也不是，站也不安，他打电话给表门，问他的工人到哪儿去了，表门告诉：人都到别的地方做工去了。他一气扔下电话，喊来勤务工，又发疯似地派他们去找工人。小勤务工正乐得找机会给大伙送个信，一出门，他欢蹦乱跳来到野灼窑，见了大伙就学着本田那个狼狈相，大伙一听，都快笑掉了大牙。

罢工的第二天，大伙仍旧上野灼窑干活。这天，本田亲自

出馬了，他提着文明棍儿，叨着烟卷一搖一擺地朝野灼窑走來。还是二鎖的眼快，隔着老远就看見他来了，他急忙对大伙說：“你們看！本田亲自出馬啦！”

大伙抬头一看，果然是他来了。刘富增对大伙說：“甭理他，干咱們的。”

本田到了野灼窑，叫誰，誰也不應，和二鎖打招呼，二鎖也裝沒看見，后来他索性把着老刘头的杠子不放，这样大家才停下来。他笑嘻嘻地对大伙說：“你們害怕的不要，以後，三濱（打）的沒有。”

“以后，下雨沒有雨衣，我們還是不能冒雨干活！”老刘头代表大伙提出条件。

“好的！好的！回去后慢慢地商量，先快快地回去！”

大伙一听，本田这回虽然态度軟了，可是大伙提的条件，看起來还是沒門兒，于是大伙誰也沒理他那份兒。

第三天，铁道系仍然沒人上班。

路修不出来，火車停在那里一步也不能動，矿石更是运不进来，生产沒有門。这时，本田再也沒有什么可說的，准备全部答应工人的条件，通知表門，要他們明天把铁道系的人全部扣下来。

第四天，大伙儿还象往常一样來到了表門。可是，表門上突然加了許多崗。大伙还是不要铁道系的票，可是这次一进門就給扣留下来了。程二鎖来到老刘头跟前問：“怎么办？”

“不要緊，沉住氣，咱們大伙抱緊團，人多勢眾，鬼子不敢把我們怎樣。”老刘头鎮靜地回答。

八点的笛儿拉响后，警卫队把大伙送到铁道系交給了本田。

本田堆着滿臉苦笑，迎着大家，假情假义地說：“苦力大

大的好，快快的干活的給！”

工人一看，老本田对工人提出的条件只字未提，便誰也不動。

老刘头这时代表大家对郭成云說：“你去告訴本田，不下雨沒說的，下雨沒雨衣还是不干活。”

本田見大伙十分堅決，只得把工人的條件全部答應下來。

刘富增和大家商量好了，條件答應了，就愛干不干地干一陣。要求新的條件時，再罷工。

从此以後，無論下大雨，或是下小雨，大家照例到洞里去避雨。

在所謂“年產百萬噸生鐵”侵略計劃的統一行動下，本田又逼着工人打連勤，加班修鐵道。大伙熬得受不住了，索性就在鐵道旁邊睡起來。

一天夜裏兩點多鐘，老本田睡醒一覺，又悄悄地到工地，果然困倦不堪的人們，東一個西一個地睡在鐵道兩側。本田一看，氣得暴跳如雷，高聲罵道：“叭嘎牙路，統統死了死了的有。”並且順手拿起鋤頭拼命地敲打鐵軌。

工人們張開眼一看，原來是本田在那裡作怪。這時他突然放下鋤頭，雙手往腰間一叉，氣勢洶洶地站在大伙面前，小胡子擲得老高，三角眼瞪得溜圓，放开嗓子吼叫道：“叭嘎牙路，睡覺的不行！快快的干活。”

可是大伙站着動也不動，兩眼直瞪着他。二鎖本是一個硬小伙子，再也憋不住了，他氣呼呼地沖着本田說：“我們是人，不是牲口。牲口也得吃飽、睡足才能干活哪！走！回家睡覺去！”

“媽的，不干了！”大伙說着就邁开大步往外走。

本田站在那裡嘶叫着，他想喝住大家，可是，這一套法寶早就不管用了，誰也沒有理他，大家頭也不回地走光了。

第二天铁道系的工人又罢工了。这次大伙又总结出经验，不一块去干活。大伙都分散开来，有的去水道干活，有的去土木，全部化整为零。

本田坐在办公室皱着眉头，脑袋瓜子疼得快要炸了，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想出来。这次，他也乖了，觉得还是趁早答应工人的条件好，于是东奔西跑，到处托人，请工人回铁道系来上班，答应今后不打连勤，班上还规定了休息时间。

铁道系的工人，经过斗争，得到了最初的胜利。

工人在历次的斗争中，知道了要打击敌人，最厉害的办法就是大家要抱团。从此，工人更加加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



第三章

一、曙光就在前头

半夜里升起了紅太阳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鬼子眼看要完蛋了。但是，日本法西斯匪徒，并不甘心灭亡，拚命作垂死的挣扎，厂内和厂外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起来。

鬼子开始一批一批地解雇工人，当时，在衙门口、北辛安一带，失业工人愈来愈多。针对着这种情况，我们过河工作组的同志們（有杜剛、宋怀通、石区长等）都分别到北辛安、衙门口一带积极活动，召集群众开会，演街头剧，讲解当前的国际國內形势。

待到八九月間，中共北平市委工委也派同志到河西来了。

許多石鋼工人家住在河西，通过他們的串連，工委李炎同志便在河西組織了工人訓練班。对工人們有系統地讲了毛主席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論联合政府”，同时，也着重地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許多失业的工人和年青的工人，在这里受到了教育，再回到河东来。

这时，从解放区傳来的報紙和宣傳品，接二連三地傳到工

人手里，有的張貼在模式口、古城、龐村、水沱各處，有的繼續在工人手里輾轉流傳。就這樣，紅色的種子如同春天的飛絮一般隨風遠播，黨的響亮的號角喚醒了千萬人的心！

有一天，年青的黨員劉桐，到河西李炎同志那裡接受任務，回來時心情特別興奮。他總覺得這回往河東帶的宣傳品與往常不同。

這時，正是地里刨白薯的時候，劉桐提着一小口袋白薯向前趕路。從亲戚家帶一小口袋白薯過河，這是常有的事情，誰能知道就在此邊却放着黨的宣傳品呢！

劉桐邁开步子走着，不覺已到永定河邊。淌河過去嗎？不，一是怕弄濕了宣傳品，二是恐被樹樓上的敵人發覺。看看天色，他知道不久就會有大車過河，搭老乡的大車過河就能混過敵人的眼睛。

果然，田大爺趕着大車從那邊過來了。車上裝滿了白薯秧子。劉桐一看心中暗喜。大車由遠而近，劉桐趕忙打招呼：

“田大爺，又拉白薯秧子啦？”

“是呀！你呆在這兒干什么？”

“從亲戚家帶一點白薯回來，在這兒等車過河……”

“上我的車吧！”

劉桐隨手把他的小口袋塞進車上的白薯秧子堆里，就跳上大車，還幫着田大爺趕車，一直坐到了龐村。到田大爺的家門了，劉桐才高高兴興地跳下車來。從白薯秧子堆里掏出了那條口袋，向田大爺說了一聲：“明日見！”就直往古城宿舍去了。

天色傍晚，從龐村到古城宿舍的路上再也沒有敵人的崗哨，但劉桐的心情仍然是那麼不平靜。帶宣傳品已經不只是一次了，可是這次可和往常不一样，這回帶的報紙上面有毛主席的大像片，他想象着毛主席的像張貼出去，工人們看了該多么

兴奋，都会感到真的好象毛主席来到了咱們石景山一样。

待到夜深，刘桐悄悄爬起来，走出古城工人宿舍，四处看好，沒有一個人影儿，他便从容地選擇了一块显目的地方，一方平整的墙壁上，敏捷地从口袋里抽出宣傳品来，抹上浆糊，小心地往墙上貼去。毛主席的像如今端端正正地出現在牆壁上了！刘桐胜利地笑了！刘桐走得远了，回过头来再看，虽然夜色一片漆黑，但他仍能看見毛主席的像在閃闪光，象从地平綫上初升起的太阳一般！

刘桐一夜也沒有合眼，他盼望着天快些亮，好让在燦爛的阳光下来上班的工人兄弟們看到毛主席的像。这像會給他們帶來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第二天，当刘桐吃过早饭，太阳已从东方升起，他刚走出宿舍，就望見在他昨晚貼宣傳品的墙脚下，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群。

刘桐快步搶上前去，一直挤到了墙跟前，抬头望去，只見宣傳品牢牢地貼在墙上，毛主席的像光輝地出現在他的眼帘。他兩眼凝望着中国人民偉大領袖。人群中的議論，一个接一个地傳入他的耳朵。

“毛主席像片都貼到咱們的墙上了，一定是昨晚八路軍來了！”

“八路軍这么快就开来了？我看咱們这里就有！”

“一定有！咱們快解放了！”

“現在能見到他們該多好！”

刘桐眼光发亮地和大家站在一道看，当他回过头来看看兄弟們的时候，人群已經里三层外三层地圍滿了。兄弟們在微笑，兄弟們在向往着八路軍，向往着解放区，向往着共产党，向往着毛主席……。但是刘桐不能在这儿老看，他還有許多事情要

做呢，他只得从人群里走了出来。他又回过头来对毛主席像望了望，才依依不舍地走开了。这时太阳已經升得好高了，照着全厂一片煊紅……。

解放区的宣傳品大批大批地运过来了。先运到河西，再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到石景山來。現在他們携帶得更加熟练了。高德利用和铁路工人的关系，搭乘貨車把宣傳品带到了长辛店；紀增福、刘义、李荣奎、刘煥忠他們更是带宣傳品的能手，把宣傳品絮在棉衣里，浑身上下都絮滿了宣傳品，但誰也看不出来，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搭乘从门头沟运煤回来的汽車，安全地把宣傳品带到了石景山；至于刘义給地下党组织捎信的办法更妙啦，他把书信叠成小疊，放在自行車的手把套里，通行无阻地通过了敌人的崗哨……。

“共产党要来了，解放军要来了，工人要翻身了！”这个信念越来越在工人們心里扎下深根！

从此，源源而来的宣傳品，动人心魄的八路軍胜利的消息和愛唱的解放区的歌曲，都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灌輸到工人群众中間来，任何反动勢力也抵挡不住！

一連串的戰果

工厂地下党在市工委的领导之下，把許多工人群众團結在党的周围。地下党用各种工作和多种方式进行宣傳，象上面所說散播傳单、小册子就是一个例子。党的政策越来越深入人心，甚至連一些敌伪人員的家属，也都起了变化。当时有些厂警队的厂警們一回到家里就受到家属的冷淡，有的老婆对丈夫說：“看你还扛着这个要命的家伙，可怎么好喲！明天八路軍过来，你可往哪儿放它？脑袋插在灰堆里，拔出来，也是一头灰，还

不如趁早回头是岸呢！”

这时，杜广信同志早已参加到石景山区里工作了。他机智地瓦解了石景山发电厂的厂警队。有的厂警自愿留下参加了革命行列，愿回家的，还领了路费。这些活生生的事实，给炼钢厂的厂警队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一些厂警和小头目早明里暗里议论着这些轰动石景山的大事情，在盘算着自己的出路。

杜广信同志看到这个大好时机，便派安昆等同志接二连三地给伪厂警队送劝降信，说明形势，交代政策，鼓励他们弃暗投明。

许多厂警已经在暗地里酝酿要反正了，杜广信同志又亲笔写信给厂警队队长，现在这位队长看到的已经是第三封信了。他正在惊慌失措的当儿，党的组织早已安排了厂警对他说明利害，指明前途。

当天夜里，北厂厂警队一连人就全部连人带枪投向河西去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打击下，而且又由于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了我国东北，迅速击溃了日本最精锐的部队——关东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工人们听到了胜利的消息，又是笑，又是跳。有的激动得流泪，有的爬上了山顶树梢，盼望八路军早日来缴鬼子的械，接管工厂。

八年来，在前嫌和敌后英勇杀敌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却躲在山上观望。现在蒋介石看到胜利了，便想掠夺人民胜利的果实，蒋介石要下山了。可是他一时来不及调兵遣将，因此，除了乞求主子——美帝国主

又帮助，忙着从大后方使用飞机、车辆往沦陷区搬运兵力外，还指示日伪军“维持地方治安”，不准向我抗日部队投降缴械。驻扎在石景山一带的日本中岛部队，就在蒋介石不准向我抗日人民军队投降的指示下，调到了钢铁厂里，抗拒八路军和游击队，专等国民党匪军来接收。伪军——伪绥靖军也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先遣军”，开进钢厂，接管驻防。

敌伪军一开进工厂，工厂就遭了殃。他们除了保护他们原来的外国主子——日本人外，一面便大发“胜利”的横财。国民党匪军来了，更大肆搶掠。厂里二十多个仓库被打开了，一个个象恶狗扑食一样，搶劫起来。夜晚，全厂“戒严”，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禁止工人出入。他们便用汽车把厂里的机器、器材、原料、物资盗运进城。匪军们越搶越胆大，后来索性白天也搶起来。他们怕人阻拦，便在车头上架起机枪，谁阻拦就打谁。

当官的搶，当兵的也搶。官大的用汽车搶，官小的就用马车搶。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为：“大官吃大鱼，小官吃虾米。”你搶我夺，凡是能搬动的貴重器材，都難倖免。匪徒們搶紅了眼，便开始拆机器，机器房的馬达正轉着，他們就要往外搬。

“有电！”工人們拦阻着說。

“老子抗战八年，电还敢电我？”匪軍蛮橫地拍着胸脯，大喊大叫，硬逼着工人拉下电閘，拆下馬达就搶走了，工人們气得跺脚罵。

一天，王长林同志特意到工人宿舍去，恰巧工人們正在議論匪軍拆机器搶劫工厂的事。大伙見他来了，便你一言他一語，把匪軍搶劫工厂的事一五一十地向他敘說了一番。

王长林听后便說：“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不能眼睁睁看着

他們这样糟蹋这样搶，得想办法制止他們，我們只要护住厂子就有办法！”

“对！不能让狗日的胡拆散厂子。我們一定要护厂！”工人們爭着喊。

“要干，大伙就得齐心，人多好办事，他們要往外拉，咱們就拦住不放。”王长林接着說，“他們有枪，咱們有人，大伙甭怕，这可吓唬不住咱們工人！”

“他要动硬的，咱們就給他擠，砸他个狗日的！”年輕的工人，更是火气十足。

自从鬼子投降，工厂停工后，鬼子为了缩减开支，便在“先遣軍”的纵容下，不顾工人死活，进行了一次大裁员。当时原有三万多工人，經過裁减只剩下六千多人。很多工人都失了业，大伙的生活非常困苦，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

王长林和白振东当时住在北辛安，过去在厂子里經過多次斗争，一直为工人所信服。这次經王长林这么一指点，工人都睜大两眼，监视匪軍的行动。人們都明白一句話：“我們只要护住厂子就有办法！”

从这儿，工人們就派出了監視哨，看到有卡車往外拉东西，就互相傳递消息，立刻就把它圍住，使它无法出厂。

当时厂里有一个原来替日寇当翻譯名叫菊本的，是个最坏的家伙。日寇投降后，他和別的一些鬼子，仍然被当做宝贝似地留用在厂。我們河西根据地的工作人员一到河东来工作，菊本就从中捣蛋。我們的人剛一走，他就挨門挨戶地欺压恫吓，敲詐勒索。杜剛同志把这些情况向区里汇报后，区里便决定給他应得的惩处。

菊本自认为沒人能把他怎样，所以，胆子越来越大。用敲詐得来的錢，每天狂喝濫赌，胡作非为。一天，他又喝得大

醉，回到宿舍里，連衣服也沒有顧得脫。不过，他却还没有忘记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就横躺竖卧地睡下了。

他可不知道，我們的人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专等到时候，来个瓮中捉鳖。

当天夜里，武工队便摸到日本人住宅区，进到菊本的宿舍里去了。

睡梦中，菊本觉得有人在床前行动，他刚伸手去取枕头底下的手枪的时候，只听一声：“不許动！”他的醉意早被吓醒了大半。

枕头底下的枪早到了別人的手掌里，他口里却多了一嘴棉花。他現在才省悟过来，知道自己的处境了。

紀增福同志象提溜死狗似地从床上把他提起来之后，又在他嘴巴上扎上了一条羊肚手巾，把他的两手反剪着綁上了。

武工队押解着菊本回到了河西。

自从我們瓦解分崩了北厂伪厂警队之后，又給老乡們撥掉了象菊本之类的一些毒刺，其中还有好几个伪保长。从此，人心振奋，革命的浪潮立刻高涨起来。一个新的战果接連着一个新的战果，就連綿不絕地涌現……。

在高井有个大仓库，日寇生怕这些物資归还中国人民，他們等待国民党匪軍还不見来，便想要伪軍来接管。自号“九路軍”的汉奸队，已受到蒋介石的皇封，得到这个消息，直乐得心头发痒。

三家店是日寇在石景山和門头沟安插的一个重要据点，日寇想用它来镇压石景山和門头沟的工人，还企图从这里进攻我們河西的抗日根据地。高井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供应基地。

但是，我們的敌后武工队，走在了他們的前面了，鬼子乖乖地交出了仓库里面的全部物資：机枪、彈药、大枪、小枪……

这些物資馬上由武工隊和三家店的鐵路工人安昆、劉瑞田、
榮長泰等裝車運往軍莊去了。

為時不久，蔣介石火速派他的嫡系胡宗南匪軍向石景山開來了，和所謂“九路軍”三團“換防”。在八里庄，有個五孔橋，是石景山通往北京的咽喉，是國民黨匪軍必經之路，我們就在这兒給胡宗南準備下了當頭炮。

當天晚上，杜剛同志由石鋼工人帶路，亲自率領武工隊，協同八路軍，連夜就把這個五孔橋給炸毀了，使胡宗南的軍隊一時無法開進石景山來。在炸橋的前一刻，生怕附近居民受到驚吓，還和廠內地下黨員取得聯繫，通過劉桐等同志轉告工人和老乡們，說明炸橋是八路軍打擊敵人的必要行動，請大家不要擔心……。

從此，就以這一連串的戰果作為序幕，揭開了我們對美蔣合股公司的歷史性的鬥爭，展示了兩種命運的最後的決戰。

偽工會——狐群狗党的窩巢

美帝國主義一方面埋怨蔣介石的軍隊不爭氣，一方面就自己出面空運國民黨匪幫。就在十一月間，美帝飛機從大後方載來了純牌的劫收大員朱廠長，把石鋼和久保田鐵工所（現鑄管廠）一起劫收，把工廠弄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生產有名無實，失業威脅時刻都落在工人的頭上。

加在工人頭上的絆索，當然不止這一根。這時，偽工會在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的直接指使下，從各方面下手，欺壓工人，來扼殺工人中的革命力量。

偽工會打出“工人第一，勞工神聖”的漂亮旗號來迷惑人。可是剝開畫皮看看，便知道他們是些什麼貨色了！

伪工会的理事长是胡殿宸。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书记长许惠东特意选中了他。他就是所谓“地方势力派”插在石钢的一根毒刺。

胡殿宸为人阴险毒辣，是有名的笑面虎。惯会两面三刀，有一套欺压工人的“本领”。又加上他在厂里年久日深，人情地理都熟，还曾在原料工段当过几天工人，正好用这块工人招牌来给自己的特务活动作护身符。

胡殿宸一上台，便在伪工会里安插了大批的流氓和工贼，担任理事和监事的有臭名远扬的“大爷”薛玉书，打手邢士宽，洗煤场的一霸陈国忠，恶棍倪才林，再加上一群成天在工人身上打主意想克扣剥削工人的坏蛋，真可算是集牛鬼蛇神的大成了。

“工会”搞起来之后，为了扩大势力，胡殿宸等人又搞了一个国民党的区党部（三十九区党部）。胡殿宸当区党部书记长，其余的伪工会理事、监事等清一色当上了“执行委员”，或者什么委员之类。在区党部下，专设立了一个多达百余人的“清共委员会”，下分总务、情报侦察、宣传、组训等四个组，以胡殿宸为首，外加邢士宽、薛玉书、倪才林，四个人各管一摊，勾结反动军队及伪厂警队，进行特务活动，迫害进步工人。在石景山一带搜集八路军情报，侦察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常在晚上带着武装特务窜到河西去打八路军。他们为了搜查共产党，连家属小孩也不放过。工人王铁头的妻子李小奴由解放区来，他们三番五次地传去审讯，百般刁难，说她是八路派来的。一个姓岳的孤儿，胡殿宸一伙说他是八路军儿童团，把他逮捕起来，审问拷打，几乎被折磨死。

在建立秘密的特务组织的同时，胡殿宸又利用封建关系，公开拉拢全厂的大工头，磕头拜把子，凑成了臭名远扬的“七

十二友”。利用这个封建帮派，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在厂内各部门設下耳目，想把工人的一言一行全放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一次工人徐晋濱說了句：“工会不給工人办事，胡殿宸和工厂勾結一起食污，吃得順嘴流油！”狗腿子赵金生听到后，立刻报告了胡殿宸。胡殿宸馬上派打手邢士寬带着枪，当场把徐晋濱抓去，吊在金頂街的礼堂里，硬說他是共产党，要破坏工厂。他惯会使这一彈打两鳥的手法。邢士寬第二天就把徐晋濱开除出厂了。工人李宝元也在同样情况下，被伪工会的打手拉去审問拷打，把眼都打肿了。木工徐师傅，也是这样被开除出厂的。曹宪波說：“工会不干好事，不是工人的会。”胡殿宸就把曹宪波看作眼中釘，瞞着縫儿想除掉他。

这样，伪工会明里挂的是工会的招牌，实际上就是最卖力的特务机关。在厂子里，工会和朱厂长各是一派，狗咬狗，爭权夺利，但在对付工人这一面又互相勾結，抱得很紧。

伪工会不仅在政治上迫害工人，在經濟上更是变着方儿剥削工人。例如每逢年节，硬逼工人給送礼，办红白喜事，也硬逼工人“随份子”。胡殿宸有个继母住在河西老家，他从来也没有过问过，可巧死了，他突然大动孝心，在工厂里披麻戴孝，为他后媽办起丧事来。这时，他的爪牙便四出活动，让每个工人拿出五千块錢买帳子，再拿三千元当份礼。如果不拿出来，发工资时就硬给扣下来。結果收的帳子，可以挂满一条街；收到的份礼钞票有好多捆。胡殿宸就用办丧事收的“礼錢”，在北辛安开了一个布店和一个粮店。

他的婆罗倪才林見他主子发财有术，也动了心。可是他的媽还没有死，又不能提前办丧事，一时无計可施，于是又在老婆身上打算盘。“要是能生个孩子該多好呵！”可是，他的老婆是从窑子里买来的，偏偏不能生养。想来想去，他急中生智，就

让老婆抱了一个孩子，这就有了借口，于是給孩子大大地办了一个满月。工人呢？那就又倒了一次霉。他們真是从骨头上刮油。

打手邢士寬，見誰一不順眼就吹胡子瞪眼睛。工人上班来晚了，他两手一叉站在门口，来一个打一个，嘴里还罵罵咧咧。工人程來，常常挨餓，又鬧病，干起活来，胳膊腿沒勁，有一次被邢士寬看見了，硬說他“泡蘑菇”，不容分說就是一頓暴打。邢士寬在晚間，經常帶着“糾察隊”查戶口，任意打人。以后他更猖狂，纠合反動軍隊和偽警察借查戶口为名抓兵拉伕，鬧得工人日夜惶惶不安。

象“七十二友”中的薛玉书、陈国忠等等这些牛头馬面黑无常，更是个个凶狠，无法无天。

胡殿宸既有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做后台，又搜罗了这样一些爪牙供他使喚，在石鍋，他是地头蛇。偽工会干的一切坏事，都有他的主意。可是，由于他慣用两面三刀的阴險手段，在表面上一时不易看出来。比如工人反对厂方拖欠工資，他总是假惺惺地站出来为工人撑腰，利用工人的斗争气势，向他的对手——代表“中央势力派”的行政系統显示自己的力量，以索取更多的权利。当工人群众真正起来要斗倒厂方統治者时，他立即勾結武力来鎮压工人。解放前夕，在“反南遷”的斗争中，他又同样耍了这样卑鄙的一手。但是在地下党的领导 下，群众的眼睛亮了，剥开了他的画皮，拆穿了他的阴谋。打垮了这群牛鬼蛇神，終于摧毁了压在工人头顶上的一座反动的大山头。

二、抗爭的波瀾

反对排挤老工人

国民党反动派你争我夺，把工厂弄得破烂不堪，使生产停顿下来。日本鬼子裁减的工人还没复工，却又大量裁减工人。

一九四五年年底只剩下三百八十三个工人，其中里工二百三十六人，临时工一百四十七人。十一号小高炉从前有六十多人，这时只剩下两人，一高炉也只剩下十六人。绝大多数工人都失业了。

那时，华北只有这样一个钢铁工厂，所以工人失业后，一时没法，有的去给地主打活，有的去蹬三轮、赶马车，有的跑到门头沟煤矿去背煤，有的离乡背井流浪四方，到处乞讨过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待他们日本老子倒好得很，每人管两顿饱饭，还给一千元家属补助费。

劫收大员朱厂长来的时候，带来了大批“皇亲国戚”。这些人又亲戚串亲戚，裙带联裙带，越扯越多，仅他的亲信“老媽孙”就带来二百多人。这些人大都是逃亡地主、汉奸、特务。这帮人除了有门子有势力外，要技术没技术，要气力没气力，可是他们一来，大小都是个头目，狗屁不通的也拿“技工”的工资。他们挤进来，许多老工人就得被挤下去。他们更狗仗人势，一

个个张牙舞爪欺侮老工人，称原来工人为“伪工人”。但是工人心里明白，这些人作威作福的日子不会长了，工人一想到共产党、毛主席就有了主心骨。当时工人队伍里流传一首民歌：“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工人有了活路，也就有了斗争的信心。

当时有个刘全义，他牵着“皇亲国戚”的裙带进到钢铁厂后，又搭上了“伪工会”的班子。他仗着这两股权势，刚进厂就当了领班，便横行一时。他见着工人总是吆五喝六的，没有好话，还经常借故开除老工人，安插上自己人。

工人曹金奎为人正直义气，又为工资低曾跟刘全义吵过嘴，因此刘全义便暗地想找碴儿。偏巧曹金奎有一天车坏了一件活儿，这可叫他抓住了把柄，非要开除他不可。这事情弄，工人个个都打抱不平，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可是在哪儿动手呢？如果在厂内揍他吧，厂警队一定会干涉，要在大街上打呢，又怕围着的人多了不好动手，最后大伙商量决定在他下班经过的地方——工厂和金顶街之间的铁道北边野地里动手。

一天下班后，人们三三五五向铁道北汇合了，大伙都埋伏在约好的庄稼地里，外面只留下熊秉江、杨华楼、丘春林、偷汉民四个人，在路上警戒，单等刘全义到来。

过了不大一会儿，果然刘全义骑着车子来了。熊秉江和杨华楼一个箭步跳到马路中间，拦住去路，骂道：“快滚下车来，我们有话问你！”

刘全义看着走不了，只得下来。

大家走上前齐声问他：

“你为什么总欺侮我们？成天要开除这个开除那个？”

“这是我的事儿，你们管不着！”这家伙下车后，还挺神气。

“谁说管不着？今天我们就管教管教你！”偷汉民一步窜上

前去，指着他鼻子一边罵，一边掄起右手就給他一个嘴巴。

刘全义一看苗头不对，知道事情不妙，连忙陪笑說：“哥儿們，干么动这么大气，和兄弟我有什么过意不去？你們只管說，兄弟我一定照办，好！好！到厂里解决去吧！”

他一面裝着笑脸說着，一面蹬上車子就想溜。

丘春林一把将車子揪住，用力一拽，順手一推，刘全义一咧嘴，便从車上滾了下来，几乎來个狗啃地。³他剛剛站穩身，就听丘春林罵道：“甭想跑，实話告訴你，你小子今天跑不了！”这时熊秉江也上去給了他两个掄圓了的大嘴巴。

丘春林轉过身拦腰一把抱住刘全义，隨后大声喊：“打呀！”喊声一落，埋伏在四周的工人，霍地站起一大片，黑压压四五十人，蜂拥圍上，大伙一齐动手，有的摑嘴巴子，有的踢屁股，有的解下皮带抽，还有挤不到跟前来的，就用石头土块象砸过街的老鼠一样砸起来。刘全义这个小“土皇上”就被大伙儿你一拳他一脚揍得滿地翻滾，屁滾尿流。

工人們看看刘全义被打个半死，才住了手，并且告訴他：“以后要是还不老实，就沒有这么便宜的了！”

大伙正罵着，偽工会的狗腿子聞訊趕到，并把熊秉江等为首的四人捆起来，押到偽工会私設的公堂进行非法审問。偽工会的邢士寬威胁說：“非枪毙你們不可！”偽工会定要开除熊秉江等四人。可是他們剛剛說了“开除”二字，机器場的工人和装配段的工人，忽拉一下子就圍上来了。我們地下黨員和积极分子們跟大家站在一起，同声大喊：“不許开除！我們要撤換刘全义！”熊秉江看了一下身后站得和銅牆铁壁一般的工人弟兄們，便挺着胸脯說：“你們錯看了皇历了，現在的工人不一样了！有種的你們开除我們試試看！”这一下吓得刘全义直哆嗦，邢士寬也傻了眼。

这时鍛煉場、鑄型場的工人經過地下黨員送來消息，也立刻派代表趕來，一方面慰問熊秉江等，同時堅決支持撤換劉全義的要求。偽工會看工人確實和過去不同了，忙把劉全義調走。劉全義一走，機械課長王錫澤如坐針毡，他看到劉全義被工人們打得半死，再一想，自己也沒干過好事，眼看着工人氣勢越來越猛，說不定那天也要遭到這種下場，日夜心神不安，過了不久，便辭職溜了。

碰碰“薛疤兒”

通過地下黨領導的許多次實際鬥爭和黨的宣傳教育的影響，廣大工人得到了鍛煉，大伙越來越認識到團結的力量，因而也越團結越緊。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風起雲涌，此伏彼起，一浪接着一浪，特別是打了劉全義、吓走王錫澤的消息在全廠傳開以後，工人們的鬥爭性更強了。平常那些窮凶極惡的反動頭子，現在也不被工人放在眼里，如果他們胆敢欺負咱們工人，就要和他們抗一抗，碰碎他們。

當時，偽工會的宣傳委員薛玉書是個惡棍，由於右眼上有个疤兒，大伙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薛疤兒”。薛疤兒仗着自己是CC系，在廠里挂個司機的名義，擗充工人，實際上什麼活兒也不干，成天招搖撞騙，胡作非為。

薛疤兒還兼一個食堂的伙委。為了整治工人，便在食堂訂了許多“制度”，規定吃飯一定要在食堂里吃，不准外拿。可是他自己不僅外拿，還總要人給他送去。每次作菜還要給他弄個單勺炒，遇到吃粗糧時，他却吃細糧。但這還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想用食堂來作發展國民黨的橋頭堡。

食堂有個大師傅叫李允庭，他早就看不慣薛疤兒這個缺德

勁儿。

一天，薛疤儿兴冲冲地走进食堂，和炊事員們說：

“參加國民黨吧！不然鞍山調來工人，你們就他媽的失業了。參加了就是連長階級，月月獎餉，每月至少發給一袋洋面哪！”

薛疤儿在食堂一喧嚷，有些好奇的人就都圍起來看熱鬧。有人想：“这个大壞蛋，又在出什么主意！”

薛疤儿一看大伙儿圍過來了，心中大喜，于是从怀中掏出一卷國民黨黨員登記表，便散发起來。

李允庭心想：“國民黨一个个尽干缺德事，你就是活標本！”便說：“我凭力气吃饭，干那个屁玩意儿干什么！”听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薛疤儿討了沒趣，好不生气。心想你一个做飯的，也敢和我扭。又看不仅李允庭不参加，別人也都不参加，只得打了退堂鼓。薛疤儿本来对李允庭平时不和他一起貪污舞弊，早就怀恨在心，这么一来非憋着找个碴儿不可。

过了不久，一次薛疤儿发现多吃了二十斤面粉，心想，“这会儿可让我抓住把柄了！”便叫李允庭到跟前問：

“今天为什么多吃了二十斤面？到底这面是哪儿去了？肅給我要鬼！說！”

李允庭一听，就知道薛疤儿和他找別扭，于是回答說：“蒸馒头面有时揉得軟点，有时揉得硬点，吃的人也有时吃得多，有时吃得少，这是常事，說我閑鬼，有什么证据？你要拿出凭据来，你开除我也行；可是要沒有，怎么办？”

薛疤儿本来是故意找碴，没有什么证据，这一問可把薛疤儿問囁了。他臉紅一陣白一陣，話也說不上來。

这时正是吃飯的時候，看熱鬧的人多，一見薛疤儿挨了碰，

哄堂大笑起来。薛疤儿老羞成怒，便要起无赖来，說：“你个臭做飯的，算什么东西！”說着又用力一甩，敞开对襟小褂，露出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并自鳴得意地用手指点着說：“你看！你要知道，我是宛平县执行委员，工会理事，三十九区党部委员，清共委员，七十二友的大爷。你这臭做飯的算个啥，非开除你不可。”說着就气汹汹地給胡殿宸打电话，又給劳政科科长張华峰打电话。

一会儿，果然劳政科来了人，气势汹汹；可是工人們誰也不怕，个个怒气冲冲帮着李允庭說話。来人一見大家齐了心，也只好堆下笑脸，裝做調解人的样子，慌忙把薛疤儿拉走了。

薛疤儿挨了碰，一肚子悶气出不来，他想：“工人們竟敢这样厉害，这样下去还了得！”于是終日打算找机会使使威風。事隔不久，有个閻师傅看見休息室連个門也沒有，冷風直往屋里刮，便从办公室拆下了一扇門安到休息室上。薛疤儿就抓住这个碴儿找上門來了。他橫眉豎眼，指着閻师傅的鼻子大嚷：“老閻！你拆門問誰了？”

“問过办公室了！”

“不行！簡直是搗亂！瞧着！”

第二天，他竟真个带着一帮工会的爪牙来了。薛疤儿两手叉腰，后面圍了一帮狗腿子，一个坏蛋拿着绳子提着枪，正奔屋內走来，大声嚷着：“姓閻的，好大胆，敢得罪大爷！”說着，抽出枪来。

閻师傅一看，枪口对着自己的胸口，便嗖地飞起一脚，照着坏蛋的手踢去，只听“叭噠”一声，手枪飞出老远，掉在地上。坏蛋的手也被踢得象彈弦子似地直抖。

薛疤儿一看，老閻居然敢动手，頓时如狼似虎地大声喝道：“紮！紮！”

那帮坏蛋们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就把閻师傅捆起来，拉着要送伪工会。

工人們听说出了事，闻讯赶来，越聚越多，个个愤慨不平，都說：“不行，今儿不能让他把人带走！”大伙圍着他们，誰也不肯让路。

他們的同伙二爷李玉书一看薛疤儿激起公憤，怕鬧出乱子不好收場，便裝做調解人的样子，說好話，让薛疤儿有个台阶下台，慌忙走开。

从此以后，也就沒有人再把薛疤儿的威風看在眼里了。

砸 汽 車

工人們團結起来的力量，大大打击了伪工会的狐群狗党和劫收大員的“皇亲国戚”的猖狂气焰。当时物价飞漲，工人工資实在太低了，家家戶戶饥寒交迫。工厂到发工資的时候还扣着不发，把工人血汗錢存在銀行里吃利，或者去做投机倒把的生意。他們肥了自己却苦了工人，等錢发到工人手里，物价已翻了几番，連一半粮食也买不到了。

有一次剛盼到发薪的日子，可是劳政科长張华峰，早早就挾着个女人坐小汽車进城了。工資又沒发，工人只有餓着肚腸。

当时地下党根据这种情况，决定組織一次反欠薪的斗争。一天晚上，王长林同志来到了他經常进行宣傳活動的工人宿舍串門。这大院里住着一百来家，差不多全是石鋼的工人和家屬，这里还有单身工人的窝棚。

王长林同志一进宿舍門口，就碰上了运输部工人老張。老張一見到他立刻眉开眼笑，一把拉住王长林的手，欢欢喜喜地說：“你可来了，大伙正盼着你呢！”說着拖住胳膊就往屋里让，

好象一松手王长林就会跑掉似的。

“干嗎？开支了？想請我喝二两嗎？”王长林一面开玩笑，一面随着老張弯腰走进那間矮小黑暗的屋子。

架子工老周、壯工老閻和另外的几个工人听老張招呼王大哥，就知道王长林来了，也都赶忙凑过来。王长林一看大伙一个个气咻咻的勁儿，心中就明白了准是沒开支，于是問道：“今儿不是你們开支嗎？怎麼沒出門，沒去排队买点玉米面？”

王长林一句話刺中了众人的痛处，大家立刻把臉都沉下来。

“甭提了，厂子尽干断子絕孙的缺德事，到开支的时候不开支，今儿支明儿，明儿支后儿，可支到哪天算了？”

“东支西支，棒子面漲價錢可不等着，肚子也不能餓着等啊！”

“他娘的，不知安的那份心，沒下班就摟着娘們兒坐車蹤了，你要問，他还吓唬人。”

“拿去放高利貸，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去了！”

大家的話匣子打开了，怒氣不由一处来。王长林看看大伙越說越激烈，看出經過地下党和事实的教育，群众阶级觉悟提高了，他慎重地看了看屋里的人，都是可靠的穷哥儿們，便开口說：

“我們應該和厂子交涉，要他們按时开支，隨着物价漲工資！”

“这办法好，王大哥！”

这时大伙不約而同地喊了声：“对！”接着說：“王大哥您說說吧！我們都急着呢！”大伙把眼光集中在王长林的身上。

王长林道：“咱們都是穷哥們，我对大伙是无話不說，无事不談。我想把我过去在天津当工人时候的事和大伙讲讲。我們那时就常和工厂交涉工資，只要大伙齐心，多联合一些人，要

是不答应，我們就罢工。”

“罢工！”大伙不由得惊奇地喊了一声，眼前一亮，人人喜形于色。

“对！好主意！哥儿们，咱们也这么办！”老张忙提議和大伙商量。

“行！反正扯坏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个死！”不知什么人說了这么一句。

王长林笑道：“我們要活，只有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我們才能活下去！而且要活得象个样子！”

王长林几句語重心长的話，立刻把大家鼓舞起来。他們常看到厂内厂外貼的标语和小册子，知道只有斗争才有出路。他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那次在古城看見毛主席的像片，这事情真如指路明灯一般，使大家心里有了主心骨。現在又听见王长林这么一讲，更明白了，都異口同声地说：

“对，我們要活，而且要活得象个样子！那咱们現在就去联络！明儿又赶上礼拜六，就定明儿去交涉，不然又拖到下星期了。”

“对！就这么办！”大伙一致贊同。

王长林同志这时又嘱咐說：“咱們商量的事兒可不許向外讲啊！誰要讲出去，那就不是我們自己人了！”

“王大哥請放心，誰要是走露風声，我們大伙和他拚了！”老周一面保证，一面把大家审视一番。

“对！王大哥請放心，我們大伙保证！”人們一起說。

当时临时工一点也没有保障，王长林主張联合他們一起来斗争。大家听了更兴奋起来。約定第二天下午，在办公厅前汇齐。当天晚上，他們分头去宣传鼓动。第二天，天刚过晌，人們便潮涌似地向办公厅走去。办公厅前工人越聚越多，轉眼就

有五百多人，可是人們还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王长林随时听取这边的消息，老周、老閻等都杂在人群里呼口号，工人越聚越多，气势越来越大，工人们个个精神抖擞，神采飞扬。

不一会，張华峰这狡猾的狐狸，两眼滴溜溜东张西望地走出来，一看围着那么多人，知道情况不妙，急忙钻进小汽车要走。这时工人潮水般地一齐涌上，挡住去路，把车子围个风雨不透。

張华峰吓得魂飞魄散，但还想逃脱，硬逼着司机连声按喇叭继续往前开。大家更火了，只听一声：“碰呀！”人們順手抄起砖头石块就向他的小汽车纷纷投去，顶头一块砖头，嗖地飞起，不偏不倚，正落在車窗玻璃上面，只听“花喇”一声，車窗玻璃顿时粉碎。霎时间，車头灯也砸碎了，明晃晃亮晶晶的藍鋼車被砸成坑坑洼洼，噴漆一片片地脱落下来。

張华峰知道这回躲不过了，只好从小轎車里钻出来，想先敷衍敷衍再说。于是一下車就皮笑肉不笑地说：

“兄弟們，有話好商量，咱們都是自家人，犯不着伤和气，这不叫外人笑话嗎！”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全身却直筛糠。

“不跟你廢話，現在要你作到两点：第一，給我們按时开支；第二，按物价給我們漲工資。”老張代表大伙和他办交涉。

“不答应今天就甭想走！”人群中又喊起来。

“临时工要优先补里工！”临时工代表也提了要求。

“不答应不行！”圍在前面的工人齐声质問。

“快說，快說！”圍在后面的工人也随声助威。

張华峰知道硬的不行，忙求饒似地说：“兄弟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下礼拜一定开支。关于涨工资之事，兄弟不能擅自做主，我一定向上司請示。兄弟很願替大家效劳。

临时工补里工的事呢？只要增人，我就先尽着临时工补！”說着一面又是鞠躬，又是作揖。

“你不要咬文嚼字，你就按照我們提的办！別在我們手里犯二回，下回就沒有这么便宜的了。”人們警告他說。

“是！是……一定照办，一定照办。”最后張华峰只得連声应承。

通过这次斗争，不但工人能够及时得到工資，得到实物，临时工得以优先补里工，而更重要的，是工人弟兄們了解了一条真理：只要工人弟兄們抱紧团，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

真理掌握了人，就能发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工人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三、“接收”大員的西洋景

猴子騙猪糧

在美帝指使下，蔣匪帮加紧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蔣匪帮打着如意算盘想坐享其成。

坐着美帝飞机匆匆赶来劫收的朱厂长，一进石鋼大門，便赶着查点仓库。和他想的剛好相反，仓库里破破烂烂，空空蕩蕩，剩下的东西已經不多。这位劫收大員不看还好，一看之下，不由得大发雷霆。

朱厂长盛怒之下，便順着劫收風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馬上把仓库紛紛貼上了封条，制止军队打开仓库。接着便給偽經濟部華北資源委員會寫了个請示報告。報告“先遣軍”搶劫石鋼的情況，并請求立即組織厂警队和增加一部分得力的“接收”人員。奧妙就在这增加所謂“得力的接收人員”上面。原来这一本奏上，就是为了打开大門鋪好路子，好把自家的“皇亲国戚”拉进石鋼來。

第二把火，是招兵买馬，扩充自己的实力。凡是掌权的地方，他都放上了自己的“皇亲国戚”，搞起“家天下”来。

石鋼在城里有个采购机构——北平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个肥缺，他便放上自己第一个妹夫亢文星。接着便要第二个妹

夫李順負責管理办事处的仓库，第三个妹夫史东魯也当上了工厂仓库主任，第四个妹夫崔忠，在会计科担任审核专员。他的一姐挑卢绵池掌管财务做出纳科长；他的小舅子又当上工务处工长。他的老朋友，特务分子张华峰，在劳工科当科长掌握了人事大权。厂警队是枪杆子，朱厂长除了安插自己的弟弟朱玉峨外，又让人找来自己的亲信祁殿邦（日本侵华时临城县警备队长）和他弟弟一起做厂警队的大队长。此外，厂里的小头目，也马上换上自己的三亲六故、七姑八姨，搞起了临城、高邑派。这样亲串亲，裙带连裙带，钢铁厂便变成了朱家的天下了。

第三把火，朱厂长这帮“皇亲国戚”一上台，便结成一个心腹的贪污集团。他们假借清点物资的名义，把“先遣军”没来得及抢走的原料、器材和产品来个“一扫光”。鬼子准备建筑三号高炉，二、三焦炉，二洗煤和新机厂的建筑器材全被劫走了；二高炉的附属设备：卷扬机、吊车，铸造厂的马达，洗煤机上的零件和皮带也都拆走了；大批的焦炭、生铁、水管、机器、洋灰、电灯泡……凡是能搬动的，都装上火车运走。城里的办事处，成了贪污的据点，亢文星和崔忠，除了把物资转卖出去，还勾结商人，大开假单据，使自己登时暴富起来。

国民党反动派文争武斗，你抢我夺，一次劫收，再次劫收，便把一座工厂，弄得百孔千疮，破烂不堪。正如当时流传的歌谣所说的：

劫收大员吹拍驅，
帶着耙子把事干；
七姑八姨一大串，
工厂弄得稀破烂。

到一九四七年秋天，国民党“接收”已有两年了。朱厂长一帮贼伙，打着恢复生产的幌子，左一遍右一遍地向上面要钱。搜下来的钱，全数落入私人腰包。他们非但没有为工厂添进一件设备，反倒把工厂里的设备器材任意盗卖。工厂愈来愈穷，而朱家的财富却一天比一天增多，派头也一日比一日闹起来。

为了应付场面，焦化车间部分设备勉强投入了生产，四组焦炉只开了一组，这已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底的事了。高炉呢，速炉旁、炉顶的草都沒除尽，更不要說出铁了。虽然如此，朱厂长也没有放过借以宣传的机会。他到处吹嘘如何在困难中恢复了生产。这一吹不打紧，竟吹到伪行政院院长张群的耳朵里，偏巧又碰上他心血来潮，便想亲自来看看这个大厂开工后的“壮丽”面貌。

张群来厂视察的通知一下来，首先骇坏了朱厂长。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这时才后悔，不该把牛吹得太大了。

当天晚上，朱厂长找来了他的顶顶可靠的几名心腹，秘密开会研究对策。这个说：“应该赶快改账。”那个说：“应该把房子粉刷一下。”七嘴八舌，其说不一。

可是最紧要的是大部分生产单位都没有开工生产，焦炉、高炉破破烂烂，设备残缺不全，这如何掩飾得过去呢？

朱厂长不耐烦地摆摆手，压住大家的话头说：

“张院长要是发现许多设备都没有开工生产，怎么办？”

“这……”他这一问，大家一下都哑口无言了。

停了一会儿，一个人若有所悟地说：“有了，有了，咱们就說今天停炉了。”

“那怎么成？剛好院长来，偏偏停炉，院长非喊咱们一顿不可：‘你们怎么办的事？用停炉来迎接我呀！’”有人說。

“挨喊还是便宜的，說不定砸了饭碗吃官司。”

朱厂長越聽越不自在起來，便說：

“這麼說，怎辦呢？要不就承認沒開工吧！……”

這一說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對：“承認沒開工，他要問你：‘錢上哪去啦？’你怎麼答復他？”

大家啞口無言。

“我倒有個主意，”說話的人獐頭鼠目，一副狡猾的樣子，“現在爐子煙囪里不是不冒煙嗎？如果想辦法叫它冒起煙來，不就得了！”

“嘿！高見！高見！”大家象得救似地舒了一口氣，一致贊同。

經他這一提醒，這些老爺們一個個不禁眉飛色舞起來，有的接過去說道：“要煙囪冒煙那還不簡單！只要燒上點干柴爛草就成了。”

獐頭鼠目的家伙揚揚得意地點點頭說：“這回你算說對了。不過，如果再澆上焦油一起燒，那麼烟不是就會變濃嗎！另外，還有機器，只要是能够轉的，都讓它轉起來，空轉也好，實轉也好，只要一齊轉動。这么一來，不就……”

“不就象個全面開工的樣子了嗎？哈哈！……”

朱廠長看看再沒別的高招，賭徒僥倖的念頭緊緊抓住他，他揮舞一下那雙貪婪的手，想冒風險賭一注。於是事情就这样決定了。

第二天，幾個人親自出馬，分頭進行準備。骯髒的馬路有人在清扫，也有人在離爐、焦爐上鋤野草，還有人往高爐里搬木柴，倒也是一片忙碌景象。工人們很納悶，這是為什麼呢？真的要烘爐出鐵嗎？可是爐子里還有一塊大鐵瘤，不对，那又是幹嗎呢？工人們揣摸不透。

雖然“法宝”是找到了，但終究是一種冒險的做法。朱廠長

怀揣小鬼子，一天到晚，心神不安，他明白这一着，蒙混过去，能骗取巨款，蒙混不过去，就会跌断脊梁。但是他想：“豁出去了。成功呢，这石景山的天下可以照常坐下去，失败呢，反正铁打衙門流水官，誰还能够坐一辈子！只要搜足了，就行罗！”

九月四日，張群果然来了，带来一帮婆罗，前呼后拥，由許惠东陪同，来到了現場。朱厂長作贼心虚，看看临近現場，赶忙抢先一步，向張群附过身去，低声称呼一声“院长”，接着建議：“炉子上太危險，太骯髒，請貴賓們在远处观望。”而這批衣着讲究，举止“文雅”的达官貴人們，也就欣然領諾。

胡殿宸还怕不妥当，把平日看作“眼中釘”的工人們，象曹先波等人都隔离开，不让靠近高炉。

曹先波啐道：“呸，不看倒好，少沾一些脂！”

有的工人气愤地說：“他不能讓我們看，看了就露餡！”

朱厂長跟在張群后边，裝出滿臉笑容，一面唧唧唔唔地和他应付，一面不斷用眼睛偷看那些烟囱。烟囱上冒出縷縷黃烟，一群在烟囱上做窝的鳥雀，正圍繞烟囱飞鳴，朱厂長这才稍微舒舒心。

这位院长大人呢，裝得滿內行的样子，眯縫着兩眼，笑嘻嘻地指着現場上空对旁边的人說：

“諸位請看，好一片繁榮景象！”

其余的人，也跟着滿口奉承。

張群又十分滿意地轉身对朱厂長說：

“恢复得很快，恢复得很快！”

朱厂長受寵若惊，忙道：“此乃院长领导有方，党国之幸。”其实他心里真巴不得他們少在这儿停留比什么都好。稍微呆了一会儿，他忙催道：

“院长，午饭已准备好，请用点我們乡下的便饭。”一面說，一面就往餐厅里让客。

張群等吃了一餐丰盛的酒菜后，滿意地回去了。临走时还答应立即再撥款六百亿元。

朱厂長把張群送走后，一边揉着因为裝笑而僵痛了的两腮，一边想到那快到手的六百亿时，他却真的笑了。

連台丑劇

事隔不久，朱厂長被这次“視察”駁出的冷汗剛干，貪污的热汗又冒出來了。他串通了駐丰台車站的鐵道部队，把从唐山买来的炼焦煤，偷偷卖岀几百吨；他的弟弟朱玉誠等，更是明目張胆的，打开山上的火药庫，一連三夜，把火药、雷管、药綫等，拉到門头沟去卖……。上次騙局的成功，更給他們壯了胆。但沒想到从盜卖火药的事情上，惹出亂子來。

伪駐厂部队二〇八师师长听说卖了那么多火药，于是要来分成；伪工会胡殿宸等也要沾点油水。由于分赃不均，三方面有如野狗打群架，你咬我，我咬你，直鬧得石景山下滿城風雨，不可收拾。風声慢慢傳出去了，本来石景山鋼鐵厂这个肥缺，早有人垂涎三尺，乘此机会，哪有不把猪嘴巴伸进菜园的道理。朱厂長在石景山的天下，这回再也坐不成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原伪資源委員會华北鋼鐵公司籌委會石景山鋼鐵厂，改組为华北鋼鐵有限公司石景山鋼鐵厂，这时伪資源委員會便派了一个委員来当總經理，朱厂長还没有来得及把那六百亿元揣进腰包，就只得辞职离厂了。

这个新經理自称是主張“实业救国”的实业家，一到工厂頗具雄心，馬上拟訂了一套振兴石景山鋼鐵厂的計劃。

也算他的“出师”不利，還沒等檢閱“三軍”呢，工人們就把他新帶來的張牙舞爪的交通股長打了一通。

工人的反抗斗争，在這個新經理看來，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現在工人居然打起上司來了，這還了得！為這事，他特地召集了大小頭目來“訓話”，規定“如果再有人用凶惡手段脅迫上級人員”，“一律開除並依法嚴辦”。同時要下面的頭目們隨時注意，“必須建立嚴格的紀律”等等。這聲號令一下，馬上就出現了許多迫害工人的丑聞。他們還訂出了若干侮辱工人的“守則”，在“公役守則”上就規定着，進辦公室先脫帽後鞠躬，端茶倒水雙手捧，吸煙飲水有一定時間，要管買菜、看孩子等等。

此外，這個新經理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摳”。因為他把大家摳得太苦，人們給他送個外號叫“大摳”。工人們碰到一起時，總是帶着及其輕蔑的口吻談論這位新經理。

這些人是無法認識歷史的；他們象大道邊上的土蠅螂似地妄想拖住飛奔前進的車輪。

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的戰略思想武裝下，已在中国大地上面使美帝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走向復滅的道路，使革命的車輪摧枯拉朽地向前飛奔。正如毛主席指示我們的：“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

當時，石景山鋼鐵廠用的石灰石就在游擊區里，運輸工人常來常往，遇到的八路軍戰士都管他們叫工人老大哥，對他們問冷問熱，告訴他們許多解放區的新事物。工人們找他們談話，跟他們學解放區的歌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成了石鋼工人愛唱的歌了。經過地下黨的組織，工廠里也發出了“反飢餓、反迫害”的怒吼。

工人們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但要撕毀這些屈

辱的守則，而且要給這位經理以應得的教訓。

這個新經理因為要“厉精圖治”，所以常在夜晚“巡營”，各處轉游，看看他的部下工作得是否認真，看看工人是否有破壞“紀律”的地方。

一天，他正走到二高爐旁邊，迎面來了一個衣著襤襠的工人。工人上前問他：

“你是經理嗎？”

他帶著很有威嚴的神氣，回答道：“是呀！你問這個干什么？……”

“問你幹什麼訂侮辱工人的守則？”

“還要教訓教訓你這份大經理呢！”

話猶未了，“啪！啪！”兩個狠狠的耳光，熱辣辣地打在他的臉上。他還沒弄清是怎么回事，眼前的人已無影無踪了。他氣得跺腳直吼：“來人啦！來人啦！”在四周房子里看的工人，樂得都喘不過氣來了。

新經理眼看這套官僚統治行不通，但他並不想甘休，還夢想要實現自己的那套所謂的“復興計劃”。

他接過來這個破烂的廠子，除了一些缺胳膊少腿的生產設備外，能够用來周轉的資金，只有朱廠長還沒來得及提取的那六百億元。用這個新經理自己的話來說，這廠子好比一輛拋了錨的戰車，六百亿周轉金，好比發動機里僅剩的一點點剛够啟動的油，一搖過搖把，再不走就永遠停住了。新經理心里想，不行：我懂技術，我有辦法。因此他提出第一步先開十一號小高爐，生產點鐵好周轉，以作為中途加油之用。第二步建立小型的化工廠，製造漂粉、糖精等；把重工業輕工業化，以增加收入。并以此盈余補貼生產鐵的亏损，好使出廠的鐵價降到市價以下。这就是他可悲而可笑的“復興計劃”。

后来他看到偽資源委員會撥發的貸款不濟事，又曾去南京活動，大吹什么工业救國，活動到十萬元美金。他盤算：假如漂粉塔等等賺錢的營生走得通了，那麼，輕工業化的“復興計劃”的車輪不就可以轉動開了嗎？所以，当他每一想到自己手擬的“復興計劃”，就未免有些兒“飄飄然”之感哩！

按照他的計劃，十一號小高爐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湊湊合合地开了爐，日產生鐵十五噸左右，可是仅仅生产三个來月，就被迫停爐。當時美國的洋鐵充斥市場，價錢只到中國鐵的一半，中國鐵賣不出去，小高爐只好停爐讓位。

小高爐不行，這個經理並沒有完全灰心，他还想用大爐再試驗，于是他督催加紧修复一高爐。

有国民党这样腐朽的官僚机构，就得有配得起它的一套人馬刀槍。由上到下，可算得上半斤八兩，旗鼓相當，从此演出了一場接連一場的丑劇。

“復興計劃”的一出

一高爐的修復工作，算起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就開始了，可是兩天打魚三天晒網，搞兩天停兩天，直拖到一九四八年初，才把爐內積物清除，開始修補爐體。

由於日本鬼子投降時對爐體進行嚴重的破壞，爐牆磚有些已經燒酥，不能使用。於是這個經理下令尽快地把壞磚挖掉，換上好磚。

爐子里六七丈高的腳手架搭起來了，廠方捨不得用新料，全用些破烂杉篙和木板來湊合，人走在上面，一走一晃。為了避免冰凍，每層木板上還要放上幾個大火爐，板子經不起，被壓得中間彎下去，兩頭翹起來。這還不算，拆下來的舊磚，准

备砌上去的新磚，抹縫用的稀泥、工具……，也全都压在这座勉强支撑起来的架子上。工人們看了不放心，就一再向監工提出換結實的，但是他們始終置之不理。

挖補工作，最后只剩下爐喉部分了，这时牆上的坏磚一块块减少，可是堆在架子上的却一块块增多。

一天夜裡，北風怒吼，滿天漆黑，夜班工人又來上工了。

这夜的值班監工，就是那个外号叫“老媽孫”的工程師。這人是揪着飛機尾巴來的，臭架子特別大。每天都得派兩個工人到他公館里去，給他私人干活。不是裝水管，就是安地板，再不就是修房子。連他出門都得兩個人給他提皮包，跟着他。他從來沒把工人放在眼里，更談不到對他們的安全負責关心了。

工人們爬上靠近爐喉的最高一层踏板，开始提心吊胆地干活兒。正干着，忽听得架子格吱吱地直响。

“不好，架子要塌！”“快下去！快下去！快！”“快去找老媽孫！”

高爐里一片混乱，长长大大的人影，在灯光下紛亂地映在爐牆上。几个跑在前头的人，急忙去找老媽孫。老媽孫一听，又是說架子的事，早不耐煩了。話沒听完，就把手一揮，說：

“跟你們說不要緊！不要緊！又跑來了。快干活去！別耽誤時間！”

“你去看看不行嗎？”工人們再三說。

老媽孫把頭一扭，理都不理。工人們只好又回到爐里工作。

架子响声愈来愈大，眼看就要塌下来，大伙一齐放下工具，就往外走。

人們能够出入的只有通向爐腹平台的一个方孔，前面几个人剛钻出去，就听得：

“嗨！誰讓你們出來了？真豈有此理！快回去！你們不知道經理有命令嗎？快！回去！”

大伙抬头一看，原来老媽孙堵在方孔口上。他手里提着一根棍子，正对着往外走的人们，一边揮舞着棍子，一边乱嚷狂叫。

工人们立刻火了，没好气地说：“架子要塌了！”

老媽孙还是堵住出口不准出来，要大家回到架子上去干活。

人们往回走，脚下发出来的“嘎吱嘎吱”碎裂的响声，更增加炉内阴森恐怖的气氛。人们刚回到炉喉工作地点，忽然“咔嚓”一声巨响，同时灯光突然一闪，炉内顿时一片漆黑——架子塌了，电灯灭了，接着火炉翻了，烟火熊熊。炉火烧着了草包、木架，立时浓烟四起，黑烟卷着尘土，直向炉内二十多名工人扑来，大家乱作一团。

炉内唯一的出路，就是炉喉部分的那个方孔。可是，原来上下走路用的梯子也塌了，要下下不去，要上上不来。王金恒等几个手脚快的人，一把抓住吊砖的滑车绳子滑了下来，可是滑车架子接着也塌了，大多数没来得及滑下来的人都困在炉里。有的挤在几根尚未倒了的杉篙周围，有的爬上还没砌好的炉墙窟窿里避难。被困在炉里的人们，虽然暂时都有了避难之处，但高炉本身犹如一个高大的拔火罐，拔得火旺烟漫，木架子也劈劈啪啪地燃烧起来。情况异常紧急。

老媽孙听到架子塌的消息后，来到了现场，他把头从方孔里探进一点，立刻就缩回去了。他被烟熏得直揉眼睛，可是嘴里还说：

“不要紧，不要紧！”

炉外的工人急得直跺脚，听老媽孙还在不慌不忙地打官腔，

便罵道：

“混蛋！你們這群狐群狗黨，殺人不見血的家伙！”

大伙真想把他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他一頓，但是人們沒有这个閑工夫，救人要緊，于是便都朝爐頂跑去。

這時被困在爐子里的人，定了定神，便設法一个个从爐蓋邊上的窄縫里往外钻。縫很窄，又离爐喉有一人多高，必須由下邊的人托住上邊人的腳，上邊的人才能勉強够到爐口，然后再貼着身子，狠命地往外挤，才能挤得出來。

就这样，一个、两个……总算大部分人都钻出来了。最后只剩下了鄧國忠、賈士林兩個人了。他倆渾身是土，滿身是汗，挤在爐牆的窟窿里，烟熏火燎，实在難撐難熬。這時木架子已經全部倒了，火勢也愈燒愈急。賈士林揉揉熏得直流泪的眼睛，看了看鄧國忠，想到爐口挺高，沒人托着是上不去的。現在爐里只有兩個人，總要有一個人留下。老鄧腿有殘疾，應該先讓他出去。于是就對鄧國忠說：

“老鄧，來，我托你上去！”

他不由老鄧分說，使盡全身的力氣，一把就把鄧國忠托起來，鄧國忠不顧賈士林的勸說，拚命掙扎，嘴里直嚷：

“不行！不能把你一個人丟下！”

“甭管我！你先上去吧！”賈士林說着，一鼓勁，鄧國忠便被爐頂上的人接住，拉了出去。現在爐內只剩下賈士林了，他個兒又矮，沒有人托住他，無論如何是够不着爐口的。

大伙看了真急得要死，但一時又想不出办法來。老媽孫看見自己捅了漏子，裝出着急的样子，向爐內喊：

“賈士林，你往下去呀，往下去呀！”

“你混蛋！你滾开！爐底六七丈深，還着着火，你讓他燒死還是摔死？”劉萬禎嗓子都急啞了，他漲紅了臉對老媽孫叫罵。

“姓孙的，你不是說不要緊嗎！”有人指着老媽孙的鼻子問。老媽孙一看形勢不妙，不如趕快來個軟的，于是裝出副可伶相，期期艾艾地說：

“我……我看着……好象不碍事嘛！”說着，他趁大伙忙着救人的當兒，偷偷溜走了。

脚下是一片火海，濃烟熏得賈士林睜不开眼，呼吸愈來愈困難。耳边只听得爐頂的哥兒們喊他上來，可是爐頂那麼高，怎麼能上得來呀！他覺得腦子里嗡嗡地响，他什么都想起來了，他記起了人們對他講過解放區工人當家作主的生活，記起了卷揚機旁出現的“反飢餓，反迫害”的標語口號，他又記起了城里成千成萬的青年的示威，這時，他的愛恨格外分明，……老媽孙一張凶惡的臉正在他眼前呲牙裂嘴，晃來晃去，他不由得狠狠地向他扑去。

“劊子手！抓住你！”

他一把抓住的并不是老媽孙，恰巧是上面工人兄弟們系下來的一條鐵絲索套。隨着他便搖搖晃晃，身子慢慢地上升，昏迷中只聽上邊的人拚命叫：

“賈士林抓住啊，抓住啊！”

“抓住了，抓住了！一定抓住他！”賈士林兩手緊緊地抓住鐵絲索套，象捏着老媽孙的脖子似地，不肯松開。

上面的人使勁拽着鐵絲繩，終於把他拽出來了。被救出來的賈士林，已經昏迷不省。但最後的一個人，總算被搶救出來了。人們舒了一口氣，有的人竟高興得流泪。人們七手八腳，趕忙把賈士林抬到爐下休息室，和醫院聯繫。可是醫院的答復是“醫生都睡覺了”，不給治。大伙又氣又急，只好圍着照顧睡在硬板凳上的賈士林。他一会儿抽搐一下，一会儿囁嚅几聲。他每個動作，每點聲音，都帶給人們希望。一個小時、兩

个小时……过去了，时间在折磨人們焦急的心，三个小时过去了，賈士林終於慢慢地苏醒过来。

一高炉就这样用工人的血汗修成了。

三月二十六日零点五十分点火开炉了，修理了将近两年時間的炉子要出铁了。

炉子零点五十分点的火，上料送風忙乱了一陣，到早晨五点钟，值班員象煞有介事地发出“出铁”的命令。工人們打开出铁口一看，哎呀！真是奇事，只見通紅的火焰噴出来，而铁水呢，却象眼泪似地淌了几滴，就不流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加进料去，出不来铁呢？技术員們滿臉狐疑，圍着炉子轉來轉去。几个人用中國話夾着英國話低声交談。末了，把图纸找来了，圍着图纸看了半天，也沒看出个所以然来。

工人們見把图纸都找来了，一个个忍不住暗笑。这些在炼铁高炉旁干了多年的老师傅，一眼就看透了关键是冶炼時間不够。

“剛娶媳妇就想抱儿子，也太心急了！”老工人刘万元对着另外一位工人說。

“甭管，看他們还要鬧出什么笑話。”炉前繼續騷亂，什么原因也找不着。

几小时后，铁水流出来了。技术員們正在納悶，忽听得“嘭”的一声巨响，“打炮”啦！一千多度的铁水象开了花似的金花四濺。技术員們这一下可鎮靜不住了，一个个抱头鼠窜。其中一位在慌忙中搶到梯子口，下梯子也来不及一級一級地走了，兩級一步，一脚踏空，一个跟头从梯子上滾了下来，摔倒在地上。

其实，当时的技术人員并不少，可是，真正懂得技术的却不多。留美的电技专家，不会修理发电机；冶炼专家不会修理

高炉。一見高炉出了毛病，撒腿就跑。有点技术沒有“門子”的吃不开。有几个研究治铁和机械的工程师，放在材料科当管理員。一个数学教授干上了收发室的文书。那些技术員和管理人員，誰也不問生产，上班后屁股往沙发上一坐，脚翹在桌子上，吸着香烟，端着茶壺，一起胡扯閑談。有时，还把門一关，打起麻将，推开牌九，狂赌起来。这样腐朽透頂的制度，怎能管好生产呢！

一高炉終算勉强恢复生产了。平均每天加进八十吨馬口铁和廢铁。就这样，也只得到一百四十多吨铁水。但是，这也没有改变赔錢的命运，生产的铁，依然是卖一吨赔一吨。多出一吨，多积压一吨。因为受美鋼的排挤，原料又接不上，高炉便慢風作业。炉温低，風量小，所以老半天出不了一炉铁。三天两头地还得出事故。当时的生产情况就是这样半死不活。

贻笑万年的漂粉塔

原来这个經理寄以最大希望的“小型化工厂”，也就是他想用它把公司由赔錢轉为賺錢的“聚宝盆”，也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里，和修补高炉的同时，开始修建了。

按照經理的“計劃”，要使这“小型化工厂”有利可图，要搞染料、漂粉、糖精等等。但是真正着手修起的只有漂粉塔，和一部分电解車間的設备。

一个鋼铁厂究竟为什么要搞“漂粉”、“电解”等等，实在使工人摸不清。直到八月里，来了一个新技术員严澤庭，大家才开始弄清楚這個問題。

新来的技术員，不但技术好，而且年青、热情，懂得工人的痛苦，願意和工人們一起聊天，自然而然地，工人有什么

話都願意对他談。于是工人們便把几个月來埋在心里的疑問，向他提出來：

“老严，咱們鋼鐵厂，不煉鐵不煉鋼，倒搞起什么电解來，這是为什么？”

“老实說，这两下真是一丁点儿的关系也拉不上。”严澤庭笑了笑說。

“那么，他們为什么搞这一套呢？”經技術員一說，大家更莫名其妙了，便追着問。

严澤庭沉思地說：“这就是想着方儿賺錢，想把重工业輕工业化！”

严澤庭又進一步解釋道：“咱們厂出的生铁，沒有从美国买来的铁便宜，咱們的铁是卖一吨，賠一吨。所以，他們想开个化工厂，生产点容易賺錢的东西，想撈回点錢来！”

“呸！想得怪好，真不嫌丟人！”

“鋼鐵厂不搞鋼鐵，倒搞起什么‘漂粉’、‘电解’來，亏他想得出！”

“这种社會制度就会出这种事！”严澤庭看着大家說。

严澤庭知道得很多，說話又有意思，工人們和他談過話後，越想越有道理，所以更願意和他接近了。严澤庭就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員。

經過严澤庭的启发，“电解”車間的工人們團結得更緊密了，更有意識地給快要倒塌了的牆挖牆根。

就这样，电解車間的几个石头槽子，凿了好几个月，還沒凿出來。等凿出來了，向一块拼的時候，又老合不到一块，不是这儿多出来一段，就是那儿缺了一块，等到湊到了一起，角度又不对了。

再說那漂粉塔，工程进行了八个多月，塔已經豎起來了，

最后，要往塔內安装攪拌器，可这时候才发现：每层塔板都是整块的铁板，没留安装攪拌器的空洞，攪拌器的軸从哪儿穿过去呢？

装不上，只好現凿。

这件事傳出去还没有两天，另一个更大的笑話又出来了，漂粉塔的設計，还遺漏了一整套的上料設備。即使装上了攪拌器，也只好攪拌空气了。

笑話一个接着一个，层出不穷。經理知道后，只气得臉发青，这时他才想起找那位他所任命的“厂长”兼“工程师”卞崇学来。可是这位“厂长”并不在厂里，他住城里，輕易不到厂来，一个星期也說不定来上一次。他为什么不到厂里来呢？原因是他怕河西的八路軍。他为什么这样惧怕八路軍？原来他并不是什么工程师，而是个軍統特务和贩卖軍火的軍火商。經理的腰干子当然沒有他的硬，所以对他也无可奈何。

漂粉塔和电解設備，直修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工厂解放，还没有修好。那座沒有完成的漂粉塔，孤零零地遺留下来，成了对旧中国工业的一个嘲笑。

从国民党“接收”到完蛋，三年多的时间，总共只产铁三万六千零六十九吨，炼焦炭四万七千九百吨，据说这还是当时全国少见的炼铁厂呢！

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众怒难犯

一九四八年，蔣匪帮統治日趨崩潰，法币暴落，物价飞騰。入春以来，竟比头年漲了二百多倍。金元券出来以后，物价更象脫繮的野馬，漲得更凶，不到几天，黑市面粉每袋就沖破了一百金元券的大关，一斤玉米面也要卖一元五六角。

当时，工人的工資却很少增加，低得十分可怜。別說养家，本人也无法过活。物价仍然无止境地上漲。一次，工人剛开完支，糧价就漲了一角，等工人來到糧店，又漲了一角。这时工人陳傳鼎听到城里回來的人說，城里糧食比北辛安賤二角，于是他就急急忙忙向城里趕，趕到城里一打听，比北辛安還高一角，真窩火。怎办呢？为了多买几斤糧食，他气也沒喘又往回跑，等他回到北辛安，“武小鋪”和“西天順”两家糧店都關了門。他再一打听，比城里又貴两角。他再不敢跑了，赶紧排在队尾，等着糧店开门。

太阳快落山了，糧店门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大伙儿都餓着肚子焦急地盼望。好容易糧店才开开门，門板一打开，玉米面又漲了一角。陳傳鼎領的有数的几个錢，跑了一趟城里，回来就不管用了，結果只买了二十来斤玉米面。当他拖着沉重的步

子，提着輕飄飄一个月的口粮回到家里，老婆孩子听说这一个月又要断炊，大家抱头痛哭起来。

只要工厂一开支，粮价就飞快地上涨。有一次刚开支，安昆便急急忙忙地赶到“福大”粮店。这时，粮店门口已经摆上了长蛇阵。

他刚排好队，发现邻居王大媽也站在队里。王大媽起五更就来了，很多人都是三更半夜就来排队等候。就是排上队，大伙心里也都捏把汗。一是怕排到自己跟前时，小窗户口“嘭”地一关不卖了，就拿着钱也干瞪眼；二是怕排到自己这儿时，王大胖子一出来把黑板一擦，牌价又涨几角。

王大媽站在队伍里左手拿着一个面口袋，右手紧紧攥着钱，两眼盯着那块小黑板，等着买点玉米面。

人们越急，粮店却偏又那么慢慢腾腾的，一份一份称着面。好不容易才轮到王大媽。王大媽腿脚不灵便，她颤颤悠悠地向柜台前靠了靠，接着问道：“掌柜的，棒子面多少錢一斤呀？”

“你沒有看見牌子上写着一元二嗎？”账房先生不耐烦地回答。

王大媽一面問價錢，一面把口袋翻个过，一脚門里，一脚門外，用手揪着口袋头，向墙打了打，又抖了抖口袋上的尘土，随即把金元券和口袋递给伙計說：“給我称十斤。”伙計剛要伸过手去接，这时，掌柜的突然停下正撥弄得“劈劈拍拍”响的算盘，看了看表，然后喊了声：“老王，先到外面改下牌价，玉米面一元四角一斤，大米……”

王大媽一听大吃一惊，连忙惊惶地問道：“我这該算一元二一斤吧？”

“不！一元四角一斤。”掌柜漫不经心地拉着长长的声調回答着。

王大媽一怔，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頓時氣得發昏，一屁股坐在門坎上，放聲大哭起來：“你們還講理不？這是什麼世道啊？……”

“嫌貴就別買！”掌櫃的从小窗口伸出腦袋，凶狠地瞪着兩只賊眼睛，厉声向王大媽喊道。

大家非常氣憤，恨不得上去揍掌櫃的兩個耳光。狡猾的掌櫃的一接触到人們憤怒的目光，象烏龜似地連忙把頭縮了回去。

人們勸王大媽趕快買了吧，能買幾斤就買幾斤，金元券不頂用。

王大媽滿臉淚痕，提着八斤半玉米面走回家去。

又過了一會兒，眼見快要輪到安昆了，牌價又改了，玉米面每斤漲到一元五角。

大家排在那裏正急着買面，這時，偽警長帶着幾個警察趕來了，他們以維持秩序為名，却把後來的三姑六姨，一個個都弄到隊伍前面去。排在前面的人，誰也不肯讓。警長命令警察把那些姑娘一個勁地往隊伍前面塞。這樣一來，隊伍被擠亂了。人們都向小窗口擁。有男人的喊聲，有女人的叫聲，還有小孩的啼哭聲，吵吵嚷嚷，亂成一團。

安昆和運輸部的工人們本是排在前頭，這麼一擠，都被擠到後面去了。安昆看到那個可惡的警長如此無理，實在氣憤不過，於是也就氣沖沖地向前擠去。偽警長發現他向那幫姑娘們擠去，便一把揪住他脖后的衣領，用力地往外拖，并且厲聲吼道：“出來！”

安昆氣極了，攢起拳頭，抹轉身來，對准警長的胸脯就是一拳。警長一側身，也回安昆一掌。安昆不肯相讓，又狠狠地揍他兩拳。一來一往，兩人扭在一起。

“你這該死的東西，瞎了眼啦！敢打我們的警長！”幾個警

狗圍了上来。

“警長？警長就不講理！許你們加人，不許我們買糧，凭什
麼還打人？”安昆毫不畏懼地反駁質問。

“別跟他廢話，馬上給我帶走！”警長一面嘶啞地喊叫，一
面揉着被打痛的地方和整理被扯亂的衣服。

“狗腿子！”安昆不屑地罵，“你們的日子沒有幾天了！”

“走！走！咱們都跟他去！”工人魏金亭一看偽警狗要帶安
昆，可氣極了，便朝着人群高喊揮手。老魏這一喊不要緊，所
有的工人和工人家屬一齊圍了上來，齊聲答道：“去！去！”偽警
長見事不妙，連忙給幾個狗腿使了個眼色，丟下安昆，拔腿就
跑。眾人一見，忍不住褒笑起來。

大家笑了一陣，仍然回過頭來買糧食，可是那些三姑六姨
早已擁在小窗口下邊了。

安昆一見，剛剛壓下的氣，又復燃起來。當他看到窗口旁
有兩根支雨棚的柱子，他本是棚匠出身，對於上高是內行。他
到左边那根柱子前面，雙手把柱子一抱，身子用力向上一竄，
立即爬上了柱子。然後用兩腿緊夾住柱子，一個龍盤柱，再把
身子探過去，直抵小窗口。

“拿口袋來，我替你們買。”安昆回過頭來對那些擠在後面
的人喊道。

立刻就遞上來一二十個口袋，安昆接過來就往窗口里送，
掌柜的故意刁難起來：“喝！好本事呀！上面飛進來的不賣！”

“凭什么？”

“你這個糧店專門給警長開的嗎？難道只賣給那些狗腿子
們嗎？”

“這家伙太可惡了！一会儿一漲價，一会儿又不賣，把他
拉出來講講理。”

“对！对！把他拉出来！”

工人和工人家屬人人憤憤不平。大伙拉开嗓子一齊吵嚷起來。安昆大声質問：“你到底卖不卖？”

掌柜的心想：方才警長都挨揍了，連忙答應：“卖，卖，卖！”

这种日子就使工人們越來越清楚了一條真理：惟有八路軍打過來，窮哥們才会有好日子过，压在工人頭頂上的几座大山才会搬倒。

打倒“自治會”

工資低，物价漲，糧米難買，工人生活異常困苦，临时工的生活，就更加悲慘了。

当时厂里的临时工比里工还要多，他們是从失业工人中挑出的最低廉的劳动力，工作沒定时，生活更沒法維持。

临时工苑德貴，一連好几天沒有上工了，家里餓得揭不開鍋，他老婆被逼无奈，只好勸丈夫說：“你已經几天沒上班了，家里沒吃沒喝，这可怎么办？去找自治会会长吧！我們再不能三天打魚两天晒網地歇着啦！”她的聲音由陰沉變得顫抖。

“唉！找李樹棠有什么用，他不會管咱們的，沒办法，明天我再去碰碰吧！”苑德貴叹息地說道。

东方剛露出魚肚白色，工厂里的路灯還沒有熄灭，临时工就排成一串串的长队在厂門等着上工，一个个衣着破烂，苑德貴也早排在队伍里了。

过了一陣子，工头張廣恒出來点名了，苑德貴伸長耳朵，靜靜地听着，每喊一声，他的心就隨着跳动一下。

名字已經點了不少，可是還沒有叫到自己。苑德貴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几步，他翹起脚跟把身子探向点名的工头，偏沒

念他的名字。

点名終止了，張廣恒用力把名册一合，扭头就走。苑德貴臉色刷地變得蒼白，一时头昏眼花，天旋地轉，他自言自語地嘟囔着：“又完了！又完了！”

“苑德貴！”

苑德貴一愣，这时有誰喊他呢？抬头望望空蕩蕩的廣場，才发觉只有自己留在場上。他順着叫声望去，喊他的是另一个工头王福海。虽然这也是一个騎在工人头上的豺狼，但今天却例外地朝着苑德貴笑嘻嘻地走来。

“王头，今天还用入嗎？”苑德貴問道。

“怎么？你沒有上班呀！”王福海虛情假義地說道。

“可不是嗎，算今天已經三天了，拉家帶口怎么办哪！”

王福海見苑德貴心情那么沉重，挤了挤三角眼，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好办！兄弟我今天忘了你，明天准叫你上班。好了，別愁，走，喝二兩去，我請客。”

“王头，那有这理，我不……”

沒等苑德貴把話說完，王福海連拉帶扯，嘴里還不停地說道：“怎么？哥哥請客你不賞臉，高攀不上嗎！走吧，哥哥還請得起你！”

苑德貴一时沒了办法，也就只好跟他进了仁家酒鋪。

王福海很大方地要了一些酒菜，旁若无人地敞开肚子吃喝起来。

喝罢酒，吃完菜，該付錢了。王福海似乎有些醉意，拉住苑德貴，改變了口吻說：“兄弟你太好了，今儿你請我喝酒，明天我保证你上班。”說着回过头來就告訴酒店掌櫃的：“今天苑兄弟請客，替他記在賬上，明儿他就上工，我担保還錢。”說完，便搖搖擺擺地走出了酒店。

苑德貴这才明白过来：吃人的豺狼不管是笑臉的还是凶惡臉的，都是要吃人的。

第二天苑德貴总算上了班，被分配到运输部去临时装卸火車。

管装卸工作的是一个里工的工头，名字叫韓永定。他不常在现场，不在的时候，就派老范代替他。老范为人和气，和大伙有說有笑，經常給大家說“画皮”的故事。

苑德貴觉得老范这人很好，老范也觉得苑德貴为人老誠，两人一来一去地便交上了朋友。老范常把一些革命斗争故事讲给苑德貴听。苑德貴听起来兴趣很濃。苑德貴什么事也願意和老范商量。两人情投意合。苑德貴在老范的影响下，慢慢地变得坚强了。

一天，苑德貴突然听说厂里要以官价配售临时工一袋面粉。心想：“这真是奇聞，国民党这些坏蛋怎么发了慈悲？”过几天，有人說亲眼看見大車滿載着一袋一袋的面粉往临时工自治会拉。可沒过两天，听说只配售半袋面粉了。再过几天，又听说临时工的还被自治会給扣下一半，每人只配售一角面粉（一角就是四分之一）。接着又听说国民党每月向临时工征收所得稅，还要上什么人头稅。……

配售的面粉沒有到手，增加所得稅和人头稅的命令倒真的下来了，規定临时工要从前两个月交起。这可把大伙气炸了。

苑德貴得到这消息后，急忙去找老范商量。

“想法把大伙联合起来，抓住扣面的事和他們讲理，一定把面粉拿到手。至于‘稅’就給他們‘抗’！咱们穷光蛋还怕什么？要生存，就得斗争！……”老范一面給苑德貴出主意，一面又讲了些长辛店、門头沟工人斗争的故事。

苑德貴睜大两只眼睛，全神貫注地听着，觉得老范說的一

字一句都有道理，心里暗暗羡慕，他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如果自己也能象他一样该多好啊。苑德貴和老范虽然是好朋友，可是苑德貴并不知道就是这个好朋友，便是共产党派来的地下工作同志，党派他到工厂来关照工人的生活，宣传党的政策和了解工厂的情况。

苑德貴听了老范的话立即去找伙伴们商量，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临时工又都在上工地点等着了。这次却没有排成长串，而是聚集在一起商量事情。

过了一阵，工头张广恒又出来点名了。他刚要开口，工人已经把他围得水泄不通。

“为什么还不配给白面？”苑德貴首先提出质问。

“要配给，要配给，过几天就配给。大伙站好，我要点名了！”张广恒故作镇静，企图滑过去。

“配给多少？”人们并不理他，人群中又有人高声问。

“每人配给一角面。大伙赶快站好，我马上就要点名了。”

张广恒表面镇静，心却慌了。

“为什么只配给一角面？其余叫谁克扣了？”人们叫嚷起来。

“打倒克扣工人的自治会！打倒不给工人办事的自治会！”

“打倒自治会！”

工人们都吼起来了！

“嫌少！你们不会不要！赶快给我站好，我……”张广恒由发慌变得发火。

“你这象人说的话么？”没等张广恒说完，人们就大声喊起来。

张广恒想把工人吓住，他摆弄着两手，大声咆哮起来：“这还了得！你们敢造反么？不干就给我滚蛋！马上就给我滚蛋！不然，我就……”

張廣恒這回可打錯了算盤，他話還沒說完，人群中就擠出一個人來，高喊：“甭跟他廢話，打他個狗雜種！”說罷，上去照着張廣恒就是一拳。

人們一拥而上，劈头蓋臉地把張廣恒打在地上，一剎時，把他打得鼻青臉肿。

張廣恒再也不敢耍橫了，雙手緊緊地把頭抱着，縮成一團，連連央求道：“別打啦！饒了我吧！這不是我，是自治會決定的，你們去找自治會吧！”

“拉上他，大伙一齊去找自治會！”苑德貴向伙伴們喊着，他簡直象個指揮員，誰也不相信就在這個空場上，他曾因上不了工餓得發暈被工頭敲詐！人們拖着張廣恒，怒氣沖沖地一齊向自治會奔去，一個提高了覺悟的工人就象一只醒轉來的猛獅一般。

自治會還沒有開門，會長更沒有來辦公，只有一個管賬的住在这里，在賬房里睡得正酣。人群的喊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連忙爬起來，趴着窗戶往外看，只見黑壓壓一片人群，包圍住自治會。他哪裏還敢開門，踹開后窗戶，象耗子一樣地鑽了出去，直向偽工會跑去。

人們見沒有人出來開門，就砸破門扇冲了进去，發現后窗戶已被踹破，才知道管賬的逃走了。這時只聽見人群中大喊：“打倒自治會！”“打倒狐群狗黨！”“自治會不替工人辦事！專治咱們工人！砸了他狗日的吧！”話剛落音，人們就乒乒乓乓砸开了。自治會的牌子砸得稀烂，電話機打碎在地下，桌椅板凳劈成一塊塊地從窗口扔到外面，賬簿、檔案撕得粉碎，散得遍地都是……。

“兄弟們！到庫房去扛白面去！”這時，老范已把面粉仓库打开了。

人們象潮涌似地向仓库涌去，几百袋面粉登时给扛光了。

伪工会得到账房和张广恒的报告后，立即派邢士寬带着纠察队和厂警队赶来。可是，人们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只得回到被砸得稀烂的“自治会”，在那儿互相埋怨。他们看到地下火山突然爆发，那熔岩的洪流就快冲刷到他们头上了！

黎明前的战斗

“反对南迁”的烈火，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华北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反南迁的巨浪汹涌澎湃，席卷了全厂！

国民党的吸血官僚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血肉堆垒起来的殖民地企业机构，在劫收时，任意破坏，搞得四分五裂。现在眼看解放大军就要来了，又想把工厂全盘拐走。

我党地下党员楊文耀、孙大文、張蘿芳和地下工作人员嚴澤庭等同志，受到城市工作部的指示，到处串联，广泛地进行护厂宣传。工人护厂的高潮越来越猛。

这时，厂里出现了好多标语：“保护工厂，反对南迁！”“机器是我们工人的饭碗，南迁就是砸工人的饭碗！”“工人要活路！”风声愈传愈开，北平就要解放了，国民党就要垮了；共产党解放军不打人不罵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保护好工厂，迎接解放！……这些消息象长了翅膀似地在工人中間流传。

广大的工人群众，在地下党的发动和号召下，拒绝拆机器，拒绝装箱，拒绝搬运。工人们日夜守护在机器旁，不准敌人随便动机器。“反南迁”的标语，从石景山的山头，沿着电纜杆一直贴到城里。

经理一见工人的声势这样浩大，心里又急又怕，于是便

向偽工會求援。可是這時地方派却按兵不動。地方派手下豢養着一批專門鎮壓工人的打手，這批爪牙，沒有胡殿宸的命令，他是調遣不動的。這次南遷，胡殿宸這地頭蛇事先不知道，未免有些吃味。胡殿宸越想越氣，認為這純粹是拆自己的台，因而便從中做梗。我地下黨早就分析了敵人之間的這個矛盾，而且利用了這個矛盾。

經理一看南遷不太順利，只好拿出看家狗的本領，向南京告急。南京反動派接到報告，一面敦促重慶方面火速派人去北京拆運機器，一面打電報給地方派加以訓斥。這時電報還沒接到手，所以胡殿宸還滿口講着“工人切身利益”“如今護廠要緊呀”這些假話，到處活動，想保住自己的鐵杆莊稼。可是重慶那方面，早派來十個拆運機器的工人到石景山來了。只因經理為形勢所迫，始終不敢讓他們進工廠罷了。他煞費苦心地把他們安置在廠外一個地方住下，怕他們受廠內工人的影響，想等反南遷高潮低落以後，再叫他們动手搬機器。

王長林聽到這個消息後，便四處尋找重慶來的工人，想說服他們。可是，一連幾天都沒有找到。

一天中午，王長林向北辛安李家飯鋪走去，飯鋪裏面人聲嘵雜，亂亂哄哄，吃飯的人正多。王長林同志進去一望，只看見西北角上，一張圓桌，坐了八、九個外路人。一听，全是四川口音，不覺心一動。便靠近他們選個位置坐下，隨便要了些飯菜，一面吃，一面側耳傾聽。

“我們啥子時候才能回去羅！”其中一個矮個的人說道。

“老兄弟，莫不是想吃‘賴家湯元’了？”有人打趣他，說完大家都笑了起來。

“你們又开玩笑羅。我是說在這裡有不少日子羅，每天發幾個臭錢剛够糊口，又聽說廠里的工人反對拆機器，要不然我們

干脆回重庆去，总在这儿住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矮个的工人放下饭碗说。

王长林一听，连忙向他们打招呼：

“诸位是从重庆来的？”

“是嘛，你是铁厂的工人哇？”

“在这儿吃饭的，大部分是厂里的工人。”王长林用手指了指别个桌上吃饭的，继续说：“咱们是一家人，有话实讲，你们是不是来帮助拆运机器的？我们正想和你们联系……”

没等王长林说完，矮个的工人就搭腔了：“是的！我们就是拆运机器的，有啥子事情，就请你讲嘛！”

王长林诚恳地说：“天下工人是一家，机器是我们的饭碗，现在厂子想把机器搬走，这等于砸几千工人的饭碗子，就连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跟着挨饿，我们不能等着饿死呀！所以大伙决定和他们拼命了，谁也不准拆迁机器！”王长林说到这里顿了顿，望望大家，接着说：“我们听说你们来了，就到处打听你们的住处，想和你们联系，咱们都是穷工人，我们相信你们能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原来是这样，我们点滴不知。您老哥莫要误会哈！”

“我们都是穷哥們，不能用自己的手砸穷哥兒們的饭碗。”

“对！我们不管罗，也不在这儿活受罪，明天就回去！”

大家谈得分外亲近，事情就这样說定了。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南迁机器的阴谋诡计，城市工作部指示发动工人进行全面怠工，把扩厂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炼焦工人再也不抬焦炭了，焦炭堆得象山一样高，但誰也不去管它。

炼铁炉上一批料本来只需十分钟时间，这时却要用两个半小时，如果不到跟前去看，根本看不出吊车在动，而且装进去

的也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火車司机开着火車慢慢地蠕动，活象蜗牛爬行一样。車头上还用粉笔写着“反对饥饿”的标語。七、八月間天气正热，車头里又闷又热，司机干脆跳下車，搖着扇子，跟着火車慢慢地散步。有的索性就把車撂在轨道上，躺在树下睡觉。火車从小东門开到棧桥只有二千米的路，就要一天的时间。

送風机工人老郭的办法更妙，他悄悄地走到送風机旁，把風量表的低压管拆开，用塞板塞住管子，然后用尘土盖好，再关上主气門。这么一来，从風压風量表上什么問題也看不出，可就是送不出風。

一高炉的風量自然不够了，炉子逐渐冷了下来。厂长和主任急得抓耳搔頭，可是就找不出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全面怠工一天比一天深入，生产就和停下来一样，只有高炉还冒几缕微弱的輕烟。

这时，在高炉洋灰管上、小东門等处，又出現了“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对机器南迁！”“反对饥饿！”“反对迫害！”“不解放我們沒出路！”等許多标語。工人們看了更加振奋，斗志更强了。

在一高炉炉前出現了杜广信同志派人散发的昌平县大队的傳单，号召工人护厂，反对南迁。当时，曹宪波和郝風至好多人都把傳单秘密地藏在怀里，回到动力厂开着車看傳单，兴奋得簡直要跳起来。

胡殿宸一伙看到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又恐慌起来，赶紧跑去向許惠东請示。这时南京的电报已經到了，許惠东也被城里的学生运动吓昏了，但还强打精神，对他作了詳細訓示。这回胡殿宸回到工厂来，便露出来另外一副嘴臉，一个个腰挎盒子枪，走起路来都踮着脚根，头顶上冒着藍烟，自以为这回可算通

天了。

胡殿宸绷着铁青脸，气冲冲地罵工人道：“你們不願干就給我滾蛋！”說到這裡，右手把盒子槍用力往身前一轉，“卡”地一声打开枪盒子的皮盖，張开大嘴，圓瞪着两眼，高声叫道：“你們里邊一定有共产党，一定有八路軍搗亂，我要協助政府戡亂救國……”

尽管胡殿宸等大吵大叫，工人們再也不理會他們了，大伙坐在机器旁边，一齐响亮地回答說：“吃不飽，干不了！”“吃不飽，干不了！”

胡殿宸气得发疯，經理手忙脚乱，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拆机器的早都走得一个不剩，这里的工人早已和城里的工人、青年結成一座铁的长城，反对南迁，迎接解放。經理是想把机器拆走，押运江南，立功請賞。胡殿宸是想扣住机器不放，硬要工人干活，由他任意毒打。两派各揣心腹事，你咬我奪，互不相让，可是面对工人，都觉得咒念不灵了。他們又何曾想到，形势发展有如迅雷不及掩耳，解放大軍已迅速过关，进逼平、津，国民党反动派連逃命都来不及，哪还顾得上搬机器！这时，党的号角更响亮了，进一步向工人开展护厂宣传活动。“工厂是我們的家，机器是我們命根子，保护工厂就能保护住我們的飯碗！”打动人心的口号在工人群众中越傳越广，工人們日夜守护在机器旁边，铁錘鋼棍都成了他們护厂的武器。工人們紧密地團結在党的周围，随时倾听党的号召，受到党的鼓舞。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忽然枪声四起，人民解放军来到了石景山！工人們盼望很久的日子終于來到了，这是石景山工人們永远不能忘記的日子，光荣的日子，胜利的日子，推倒压在工人头顶上面三座大山的日子。

胡殿宸这样狐群狗党全都慌了手脚，吓得魂不附体，暗中商量对策。厂里的所谓头脑人物，一个个跌跌撞撞地爬上了汽车，还没等坐稳呢，就叫马上开车。

有些职员带着老婆孩子和一些箱笼行李来迟一步，只见汽车已经开走了。他们捶胸顿足，望着那滚滚烟尘，连哭带骂：“好狠心啊！我们跟你们这些年，你们一步都不等啊！”

楊文耀看到这些人大部都是技术人员，虽然平日看不起工人，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很糊涂，但和那些怙恶不悛的国民党党棍子们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分头对他们说：“解放军已经到了，你们用不着逃，唯一的出路是和工人一起保护机器，保护好图纸和档案，迎接解放军入厂。”接着，楊文耀又把共产党对待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向他们宣传了一番。

楊文耀和大家交代完党的政策，看看和孙大文约定碰头的时间已经到了，才离开了。

在送风机旁边，楊文耀和孙大文两人激动地会面了。两人连忙交换护厂的情况。

“炼焦厂已委托一位工程师负责，机电厂由两个积极分子负责，工人也都发动起来，护厂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孙大文说完，楊文耀也把自己这边的情况告诉他：“铸造厂我已进行了布置，炼铁厂早停止的炉，敌人想把炉子鑄死，可是没能做到。现在已把炉子封好，送风机也按操作手续停下来。高炉已由工人看守，风机关室附近有一股敌军，我亲自到那儿去监视他们。发电所的情况怎么样？”

孙大文道：“发电所的工人都已经组织起来，那里有敌人盘踞，山上敌军指挥部全靠发电所的电，山上埋的地雷，也是电引火，敌人在敌军指挥部撤退之前，不会破坏发电所。我亲自到那儿去！”

兩人交換好了情況，趕忙分手了。

十五日，鋼鐵廠已被我軍團團圍住。主攻石景山的人民解放軍是四二九團，指揮部設在北辛安。這時敵人已成瓮中之鱉，但是眼看就要滅亡的敵人還在作垂死掙扎。我軍指揮部打電話給敵軍叫他們即刻繳械投降，可是他們還執迷不悟，自尋死路。

十五日大清早，忽然有兩個老人來到我軍指揮部，前來要為解放軍帶路。

兩位老人一見到團長，就激動地說：“你們可來了！我們是地下黨員，前來聯繫，要求任務。我們在這兒熟悉地理，可以帶路。”

團長一看這兩位老人，都是老工人模樣，臉上流露著這回可見了天日的那種強烈的激情，心中很是激動。又聽說他們在此地住了好幾年，心中一動，便問道：“二位同志可認識王長林和白振東兩位同志？”二人一聽，不由得笑了，王長林忙說：“他就是白振東同志，我是王長林。”話音剛落，團長立刻站起來，緊緊握住二人的手，親切地說：“你們辛苦了，我們臨出發前，領導上指示我們：要我們找兩位同志聯繫，我們正在打聽你們的消息呢！”王長林、白振東兩位老同志一聽，非常感動。

在一座小高地上，王長林、白振東領着團長和一些指揮員，觀察地形，介紹情況，研究如何進攻。王長林、白振東二人直沖沖地站在那裡介紹進廠路線。團長和指揮員們都非常擔心他們的安全，小警衛員更是着急，緊忙跑過去，一面用自己的身體蔽着他們，一面象命令似地說：“快趴倒！不要暴露目標，小心敵人的冷槍。”王長林、白振東二人笑了笑說：“不要緊，這一帶的炮樓是我們修的，那時修它就是為了今天。槍眼砌的外面高裏面低，要是打飛機倒挺合適，地面保險安全。”王長林同志幽默地笑了笑，看了看團長，接着又說：“說起來也真可笑，

炮樓竣工以後，匪軍團長還稱贊炮樓修得牢固哩！”王長林同志的話一出口，逗得大家都笑起來。

總攻前夕，匪軍已經亂成一團，在廠內山下村一帶象瘋狗似地大肆搶劫侮辱婦女，搶走糧食，搶去職員、醫院大夫和護士的手表、金戒指，甚至扒掉人們身上穿的毛衣、腳上穿的皮鞋。

十六日總攻開始了，我軍分東西兩路向廠內進攻，王長林、白振東二位同志，一人引一路攻入廠內，匪軍被逼逃到石景山上。我軍為了不損壞工廠機器，這次戰鬥全部使用輕武器。敵人欺我們沒有使用重武器，便盤據山頂憑仗地形優勢，繼續頑抗。

傍晚，我軍向山上匪軍喊話，要他們繳械投降，否則就要徹底消灭他們。可是匪軍繼續與人民為敵。“敵人不放下武器我們就滅掉它！”我軍炮兵開始轟擊山頂。一發發的炮彈在山頂上爆炸，石景山山頭升起一股股的濃煙，炮彈翻起了一堆堆的泥土。碉堡被摧毀了，敵人的槍聲也哑了。霎時間，冲锋號響起來了，隨着雄壯而嘹亮的號聲，英勇的戰士們勇猛地衝上山頭。匪軍紛紛繳械投降，只有一股頑固的匪軍軍官，帶着他們搶劫的財物和姨太太，狼狽地從山上連滾帶爬地滾下山去，企圖通過第三貯水池逃走。

第三貯水池池面結了一層薄冰，敵人以為這回可得了救，紛紛向冰上搶行。那知冰經不起踏，匪軍們就象餃子下鍋一樣地沉到池底。

石景山地區的敵軍全部被歼滅了，石景山解放了。

石景山上升起了紅旗，紅旗迎着晨風招展，紅旗開辟了一個無限廣闊的前程，開辟了一個無限美好的前程，在前進的道路上旭日正在東升！

（上部完）

